

大醒生  
著

八指頭陀評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804B

大醒生  
著

八指頭陀評傳



# 八指頭陀評傳目錄

## 八指頭陀遺像

題辭 一……………了空

題辭 二……………張聖慧

## 評傳

第一章 頭陀之身世……………(一)

第二章 頭陀之生活……………(三)

第三章 頭陀之道行……………(四)

第四章 頭陀之禪悟……………(五)

第五章 頭陀之法化……………(六)

第六章 頭陀之衛教……………(八)

第七章 頭陀之師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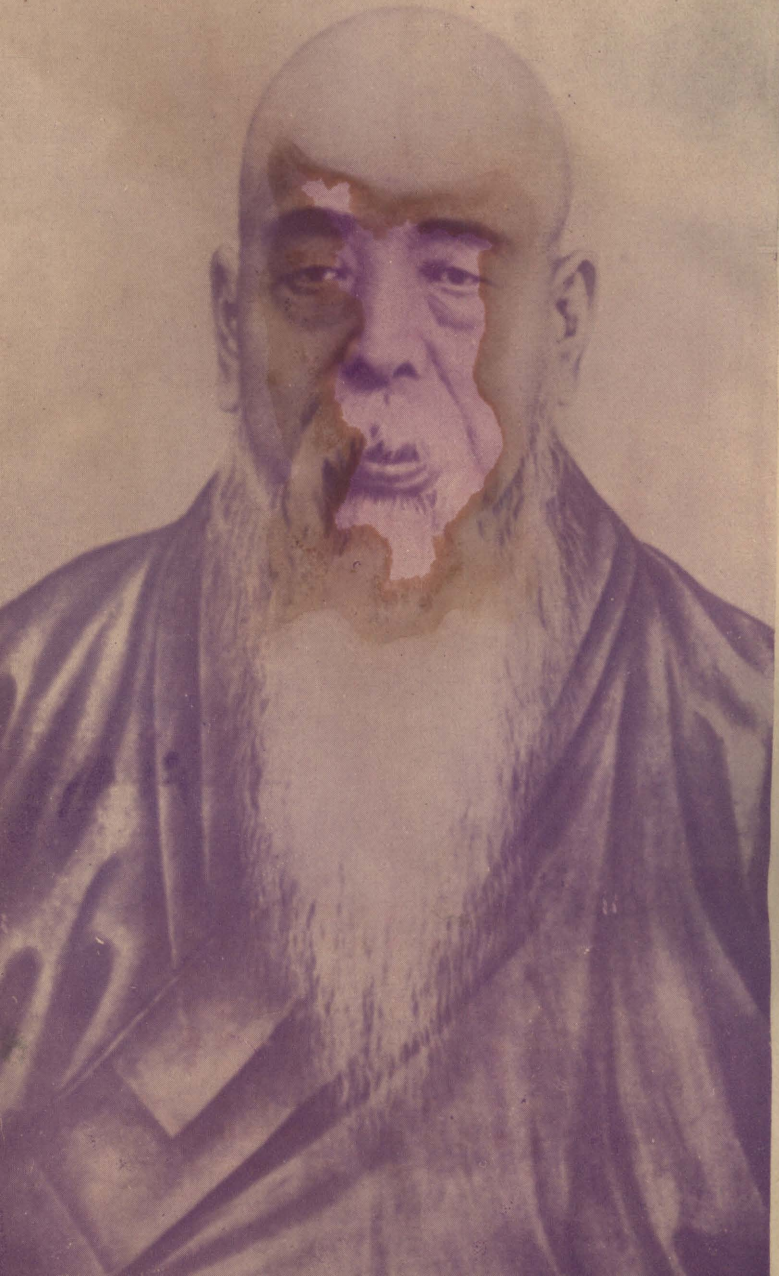
第八章	頭陀之友情	．．．．．	(一一三)
第九章	頭陀之悲心	．．．．．	(一二一)
第十章	頭陀之愛好	．．．．．	(一四六)
第十一章	頭陀之苦吟	．．．．．	(一六〇)
第十二章	頭陀之年譜	．．．．．	(一七七)
後跋	．．．．．	．．．．．	(二〇一)



吾愛頭陀意，慈悲何  
太深？毫無私己處，  
惟有利人心。弘法宣  
禪偈，憂時作苦吟。  
那堪思往事，荆棘滿  
叢林！

大法垂危久，其如衆  
目盲。心勞三十載，  
淚洒萬千行！殉教亡  
身後，梅花冷骨香。  
我今對遺像，一見一  
神傷！

八指頭陀寄禪禪師遺像



題大醒法師所著八指頭陀評傳 附七絕四章

大醒法師於武昌關中成八指頭陀評傳十二章綜頭陀畢世修持胥由其詩中尋繹而出俾讀者恍然親見其爲人而評其爲一千八百年來中國佛教史上一個有數的詩僧又曰頭陀之詩當幼童牧牛時期聞村人讀唐詩已播下種子後登岳陽樓得句郭菊蓀先生授以唐詩三百首一目成誦遂由種子而熏習發動而萌芽而增長頭陀乃以一代詩僧聞於虛古今之言詩者多矣自唐以來僧而善詩者齊已惠休之儔不已等諸鳳毛麟角乎顧頭陀胡以初不識字之緇流迺至獨有

\*\*\*\*\*

\*\*\*\*\*



\*\*\*\*\*

慧悟苦參而外繼以苦吟湘綺謂其詩高澹絕似賈島  
姚合比之寒山爲工他若葉楊二氏或稱其駘宕或品  
以謹嚴洵知言哉然微諸子無以深稔頭陀之生平亦  
微大醒更無以闡述頭陀之悲苦邇者大醒師以其評  
傳屬題了空固平昔瓣香頭陀者重以師命弗敢辭謹  
爲叙其崖畧而繫以拙什誌頭陀並以質醒師云爾

### 右七絕四章

關房日月不空過

師於閉關時書空過日記一冊

手把高僧傳揣摩藕

益蓮池編已矣

師編藕益蓮池慈山慧遠各高僧選集已出十冊

全神注寫吃

頭陀

八指頭陀口吃亦名吃頭陀

\*\*\*\*\*

\*\*\*\*\*

一代詩僧信有傳也曾記事也編年海潮音載有八再

從詩裏尋原委顯出頭陀最上禪

編纂都爲十二章頭陀心事費商量一生刻苦尋常事

直把詩囊作智囊

一日千言落萬箋師閉關五六十天編校三十大醒之

筆大如椽祇今邏輯高僧集四十圓成尙五年師定於

時編成高僧集五十冊現  
年三十六歲已出十冊

在家弟了空敬題

\*\*\*\*\*

\*\*\*\*\*

# 題辭

張聖慧

頭陀信是再來人，秀目豐髯八尺身。黃犬飼餘明本性，白桃花落悟前因。禪心參透岐山雪，詩句吟成湘水春。太白莽蛇華頂虎，凝神不懾獸歸馴。

天挺英姿凜似冰，平生朗節足堪稱。持躬儉等禪和子，領衆勤同職事僧。律學南山精密處，法傳臨濟最高層。師門繼起多龍象，擴大光榮道益增。

國事蝸蟻嘆末流，慈懷悲世慨同仇！振興佛法創新學，團結僧伽見遠猷。衛道殉身風百代，憂時危論話千秋。而今象教重輝日，英烈餘芳萬古留！

子期流水伯牙琴，聽到無聲意轉深。四顧蒼茫濛傑淚，一輪皎潔聖賢心。昔年素志誰知己？今日遺編有賞音。好使同嘗禪悅味，輯成信史供探尋。

\*\*\*\*\*



# 八指頭陀評傳

大醒著

## 第一章 頭陀之身世

人間火宅不可住，我生不辰淚如雨——母死我年方七歲，我弟當時猶哺乳，撫棺尋母哭失聲！我父以言相慰撫，道「母已逝猶有父，有父自能爲汝怙」。那堪一旦父亦逝，惟弟與我共荒宇——悠悠悲恨久難伸，搔首問天天不語。竊思有弟繼宗支，我學浮屠弟其許。豈爲無家乃出家，歎息人生如寄旅！此情告弟弟勿悲，我行我法弟繩武！——祝髮示弟（原註「癸酉補作」）·詩集一——

八指頭陀，是在一千八百年的中國佛教歷史上一個有數的詩僧！就詩而論：有清一代，沒有第二個詩僧堪與倫匹。明季紫柏憨山二老宿的禪定



般若雖高過頭陀，而詩的天才却不及他。頭陀的詩，不但宋朝石門文字禪的作者惠洪比不上；即皎然齊己惠休唐僧亦不高過他到那裏，我們打開皎然集白蓮集禪月集來和八指頭陀詩集並讀，覺得頭陀詩中的真情詩中的思想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在八指頭陀詩集的序文裏：——

葉德輝說：「其詩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詩格駘宕不主。」

王闓運說：「自然高瞻，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比之寒山爲工。……余初序之引賈島以比意，以爲不過唐詩僧之詩耳。既隔一年，復有續作，乃駸駸欲過惠休。」

楊度說：「師詩格律謹嚴。」

在頭陀嚼梅吟的跋文裏：——

徐鼐仙說：「辭氣淡雅。……景者景，情者情；不執一體，不泥一格，而洋洋灑灑，非若世之拘拘於吐唐茹宋。……其咏歎淫佚，



明白曉暢。」

呂文舟說：「淋漓感懣，沈鬱頓挫，又豈寒瘦之郊島所能望其項背哉？」

上面都是頭陀的詩友當時公平的評語：

在頭陀自己也曾對吾師太虛大師說過他的詩，是——

傳杜之神，取陶之意，得賈孟之氣體，此為吾詩之宗法。

——太虛大師作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

我覺得頭陀的詩：古詩却頗得「傳杜之神取陶之意」，而律絕氣體并不如賈孟的瘦寒。且於「點宕不主」「自然高淡」「格律謹嚴」「明白曉暢」「沈鬱頓挫」外，而尤以能抒發真情實感及佛教思想為希有！詩固貴乎言志——思想，但詩亦不能離去情感；思想與情感合而成詩，這種詩纔能稱做詩。有思想而無情感，又何必必要寫成詩句？專重情感而沒有思想，則是無病呻吟，且與人世的實際社會無益！我們的頭陀呢？他有的是真情；他有的是實感；他有的是佛教思想。因此，在頭陀的詩中，處處見到有事有物，憂世



憂時，有佛學，有經歷，有名言，有至理。所以我評八指頭陀是一千八百年的中國佛教歷史上一個有數的詩僧，自信的當！

談到頭陀的身世，當作者讀到關於頭陀身世的詩句文字，有幾次掩卷含淚讀不下去，我們看上面引的他的祝髮示弟一首，想見頭陀幼年時代失去怙恃的苦況，就已够心酸了！

頭陀生在湖南湘潭縣，地名叫做石潭——又名雷翁的一個鄉村裏。他原籍本在江西，後來遷到湖南的茶陵，明末纔又遷至湘潭。他的原名叫讀山，族氏姓黃，其先世乃爲宋朝大詩家山谷老人的裔孫，他在王益吾祭酒以二絕句題余吳中遊草即次韻書懷（續集七）裡，說到——

虛擲空門閒甲子，祇依山谷作詩孫。

頭陀七歲就失去了母親，十二歲上他的父親又死了！在頭陀致李梅癡太史書中，我們纔知道頭陀有「同胞一兄三姊妹七人」。當時除他的「諸姊皆已嫁」出之外，只一羣喪失了父母無依無怙的小兄弟姊妹，在一個種

田的人家，在人生的途徑中，這是怎樣孤苦的事？難怪頭陀要說「零丁孤苦，極厥慘傷」了！

頭陀的父母死了之後，他的弟妹因為年幼都依着族父去過日子，而他就替「農家牧牛」。其實他這時候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幼童，但是因為「無所得食」，除去替人家牧牛，在那個石潭的窮鄉裏還有怎麼辦呢？

頭陀生來就沒有讀書，以一個牧牛的童子成了一代的詩僧——也可以說是一代有名的大詩人，誰也預想不到而不信的。其不知頭陀生來就是不凡人：他有宿慧，他有善根，他又富於覺性和感想。他在十一歲的那年，「始就塾師授論語」：他「爲農家牧牛，猶滯書讀」。這裏，可以想見一個牧童騎在牛背上讀書牛角上掛着一束書的一幅圖畫，也就可以想見頭陀在兒童時代勤學的苦況了。就在這當兒，頭陀有一件幸而又不幸的事，在頭陀詩集的自述文中有這樣的一段：——

一日，與羣兒避雨村中，聞讀唐詩至「少孤爲客早」句，潛然淚下！





塾師周雲帆先生駭問其由，以父歿不能讀書對。師甚憐之，曰：「子爲我執爨洒掃，暇則教子讀，可乎？」卽下拜，師喜甚！每語人曰：「此子耐苦讀，後必有所樹立，余老不及見耳！」無何，師以病歿！然余遵師遺訓，不欲廢業。聞某豪家欲覓一童伴兒讀，卽欣然往就；至則使供驅役，自讀輒遭訶叱！因悲歎以爲屈身原爲讀書計，旣違所願，豈可爲區區衣食爲人奴乎？卽辭去學藝，鞭撻尤甚，絕而復甦者數次！

頭陀幸而遇到了周雲帆先生，不幸周先生又死了！這也許是頭陀生命中應受的業障。頭陀幼時是一個有志氣的兒童，他雖生小在種田人家，牧牛的生涯倒還過得去，一旦要他做人家的奴才，供人家的驅役，被人家的訶叱，而且又不許他讀書，這使他受不了了！頭陀受不了做奴才的虐待，去學藝，（學的什麼藝，無從考知）那裏曉得又要受着做老闆的鞭撻！在當時頭陀的遭遇和所受的苦痛，於上面的一段文字中已可想見了！尤其在短短的二三行文裡把一個富豪訶叱奴僕和一個市儈鞭撻學徒的虐待慘狀描寫的逼真。其



實這正是中國社會傳統的弊習，也是衆生不平等的觀念。到現在，我們除去對於留頭陀執麈洒掃而教讀他的周雲帆先生追念致敬以外，我們對那位訶叱頭陀的富豪和那位鞭撻頭陀的市僧也表示誌謝；因為我們的頭陀假如不是經過當年那兩次的訶叱與鞭撻，他怎能會感到火宅之苦而「動出塵想」，他怎能成爲後來一千八百年的中國佛教歷史上一個有數的詩僧哩。

在頭陀幼童牧牛時代，除去得到周雲帆先生的知遇之外，還有一位姜市（即薑雀）的李母周孺人，也是待他唯一的一個好人，不可不把她記述一下：光緒二十八年的二月裡，頭陀因應寧波天童寺之請任住持，由長沙上林寺「還里拜辭先塋」的那天，有姜市掃周孺人墓（續集三）并序云：「周孺人者，余同里李春圃母。余幼失怙恃，爲人牧牛，數過其門，孺人知余爲孤兒，常呼與語，躬爲縫衣櫛髮，慈惠備至。余出家後，孺人見之，哭云：『汝奈何爲此也！』」今春二月，余應四明天童寺請，還里拜辭先塋；詢之，則孺人歿已十年矣！因謁其墓，爲五絕四章以代哭云」：

\*\*\*\*\*

昔人感一飯，千金報其恩，我懷李母德，袈裟拜墓門。

未拜涕先流，兒時此牧牛：憫我無母兒，時常梳我頭。

穉年失怙恃，捨母無所依，我飢飽我食，我寒溫我衣！

欲去復躊躇，遺恨此山隅！惟將雙淚痕，流作報恩珠！

一個與流浪牧牛的孤兒毫無親戚關係的婦人，却能對他憐惜而施種種慈惠，比那一般的富豪市僧知仁汎愛，難怪已經五十二歲的白髮老頭陀要着了袈裟流着涕淚來拜倒她的墓門而躊躇不去！

頭陀是富於情感的，頭陀後來雖已出了家做了頭陀，可是對於他的家族的傷感以及骨肉之情，又怎能够忘掉？他到江浙參學遊歷了九年，回到長沙，就回家去省先塋，然而給他的傷感更是無窮！他在他的自述文中說：

省先塋，宿峯縱橫，不可復識，望窮山慟哭！幸村老有存者指示，方能記憶。蓋自兒時葬先君來此，忽二十餘年，罔極恩深：生不能

奉甘旨，死不能導神識，不孝之愆，真百身莫贖也！

隔了一年，還有一首詩是記這事的：——

去歲展先塋，路憩桑樹邊，村老向我言：「此桑齊汝年，汝父昔在時，耕此桑下田。人牛今無迹，茲意復誰憐？」感此不能語，涕下如流泉！——詠懷詩十首·集四——

另外，還有一首過故居(集三)的詩：——

幼與吾廬別，今來鬢已華；園荒頻易主，樹老半無花！相見幾人識，欲言還自嗟！卅年真一夢，還憶聚恒沙！

頭陀回到家鄉去省先塋，父親手耕的田已不姓黃了！廬園也已換了主人！頭陀到了這個境地，怎麼不「涕下如流泉」？怎麼不追念到他的父親？由他的父親耕種的田而想到當年他父親有病的時候他到楊家橋去買藥的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人却又重跑來到這楊家橋，於是就寫了二首重過楊家橋的詩(集三)：——

寂寞桃花無主開，舊遊回首不勝哀！傷心二十年前事，曾爲阿爺買

\*\*\*\*\*

藥來！

照水朱顏半已凋，春風依舊柳千條！棲鴉數點斜陽裏，不忍題詩過此橋！

楊家橋的桃花，——也許就是楊家橋的桃花吧？這桃花與頭陀出家因緣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他在自述文裏有這樣的記述：——

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時同治七年，余方成童也。

頭陀做了頭陀，此時正是十八歲。

頭陀「出家後，本師賜名曰敬安，字寄禪」。八指頭陀，是他三十歲以後自取的一個別號；後卽以八指頭陀之名傳，稱寄禪之人很少。人祇知八指的意思，是因他燃去了兩指；那里曉得頭陀這其中却有一段公案的寓

\*\*\*\*\*



意在。頭陀在他的一首自笑（續集二）裏註說得很詳細：——

割肉燃燈供佛勞，了知身是水中泡。祇今十指惟餘八，（余曾於阿育王寺燒二指並剜脊肉燃燈供佛。）似學天龍吃兩刀。（昔俱胝得天龍一指禪後，嘗豎

指示人；其供童教之，為俱胝所知，召而問曰：「吾聞汝會佛法，是否？」童云：「是」

·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童豎一指；俱胝亟以刀削之。再問，仍豎，見指斷血流，

遂大悟。）

頭陀是習禪的，所以他燃指取號都有公案的來歷，並不是同普通人然指一樣的心理的。

另外他有時又自號枯木頭陀，他的詩中有——

寒巖枯木一頭陀。——自笑·續集一——

記取他年為宰相，莫言雲窟有枯禪。——石中丞登嶽即贈·集六——

頭陀是在南嶽受的具戒；後來從三十四歲起住在南嶽山，先後差不多有十年。南嶽是唐高僧懶殘明瓚禪師禪居的地方，還有懶殘巖的遺迹。於是頭陀住在南嶽後，就契慕懶殘，每以懶殘自況，且有時亦以懶殘為名。



這在他詩中見到的很多：

紫芋黃精飽我饑，律身常奉懶殘師。——山中漫興寄王子獻·集二——

芋火巖高契懶殘。——懶殘巖·集六——

他日承天問，休稱懶衲名。（原註云：「君嘗戲言：使我爲鄴侯，當請徵懶殘問

道。」）

欲持煨芋贈，恥近懶殘名。——送李梅癡太史入都·集九——

寒巖訪懶殘。——題按察史夏公嶽遊詩後·集二——

逃禪契懶殘。——寄懷徐十一侍御樹鈞·集八——

寂寞衡巖下，誰知有懶殘？——麓山對雪寄程六子大·集四——

懶殘吾豈敢，煨芋問誰餐？——南嶽雜感四首·集六——

空持懶殘芋，獨自倚斜曛。——題桐院感舊圖·集十——

以外，因爲頭陀生來「口吃」，又叫做「吃和尚」「吃禿」，如與易實

甫登普陀洛迦詩題中云：「實翁見之，必首肯曰吃和尚勝我矣」。又如云

欲將吃禿意，來與塞翁論。——五月朔冒雨尋張塞翁夜話有作。續集七——

又，因為頭陀作有白梅詩一卷，愛好白梅，故又時以白梅和尚爲名。茲舉他的詩句爲證：——

白梅和尚出山村，來上紅梅布政言。（原註云：「李梅庵提學囑余謁公云：

白梅和尚不可不見紅梅布政。」）——贈樊靈門方伯四絕句·續集七——

此外，因為頭陀是當代享大詩名的高僧，人嘗稱他作「高僧」「六朝僧」的也很多，在頭陀詩中也有「慚愧高僧舊日稱」，「被人喚作六朝僧」的句子。

頭陀出了家，當年冬天就「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

頭陀受了戒後，第二年就到岐山去參恒志和尚。大概是頭陀身壯力強能做粗活的原故，到了岐山「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大衆坐禪」。這一坐就做了五年，就在這五年當中，頭陀的禪學的基石於是奠定了；他自己說過「頗有省發」。在他的岐山感舊詩（集六）裏道：——



弱齡喜聞道，遙禮岐山師，千里懷耿介，中心如渴饑。既入獅子窟，始決野狐疑。……

這裏，頭陀參恒志有一段因緣是與慧可參菩提達磨相近似的。他在前詩的序文裏有以下的記事：

問道岐山，初聞志老人說法，如日照高山，大喜溫身，不知門外積雪三尺，老松僵折矣！

頭陀當時修禪定的工夫，於此可見一斑了。

頭陀在岐山住了五年之後，回到他的湘陰祖寺，這時頭陀已經由禪生活浸沈在詩生活之中了。這是一種頗難得的因緣：那裏知道他剃度的本師也是一個性耽吟詠的詩僧；頭陀侍奉他的師老人，有時相與論詩。正因為如此，所以頭陀能一住岐山五載；第二年又打起包來大江東去而漫遊吳越。假使他不是遇到那位賢明的恩師，去做了一個庸俗僧人的徒子，又安知不再遭逢到如幼童時代所受的富豪市僧那樣同樣的虐待？中國佛教中為師的剃度收徒百分之九十七八不都是為的要使用和應赴嗎？這一點，我們不能

不對於東林長老致無限的敬意了！

頭陀滿懷着參學的心情，去到了江浙各大叢林——金山天寧育王天童；遊歷吳越山水，不過是他行脚的附帶生涯吧了。誰知聞名不如見面，天下儘有許多名藍，而能領導學者向上解決生死疑情的大老就如鳳毛麟角；這是頭陀起初所沒有預想到的。幸而還有一個金山大定和尚，使頭陀得暫住親教；其餘，頭陀就沒有遇到能啟發他禪思的人了。他說「孤懷寂寞與誰論」？這明明要一個能和他討論的人都找不着了。我們讀到他的：

千里關山行脚倦，百重雲水與心違！——秋江·集二——  
鐵鑿踏破徒辛苦。——甲申八月自四明歸長沙·集二——

就知道江浙禪林給與頭陀的失望了！

好在頭陀自己用工已有了省發，其實可以也不需要人指證了。頭陀於訪遊東南名山大川外，在太白山上的玲瓏巖搭了一個茅蓬，修他的禪定工夫；有時深山閉關，有時閒雲出岫。看他的：

我是虛空無住禪，烟雲過眼少留連。如何一掃玲瓏石？面壁工夫九

載圓。——感事二十截句附題冷香塔·續集八——

頭陀自二十五歲那年行脚江浙到三十四歲始由寧波回長沙，這恰恰有九載的時光。他回到湖南，就有南嶽瀘山長沙各處請他主席叢林，這在頭陀確是一件難事。我們可以想到：這時頭陀的詩僧資格在中國詩壇上已佔了相當的地位，湘中的聞人都相與唱和往來。湖南的禪寺從他的這種外緣上着想，所以各處都相繼請他爲主席；他在起初並不願爲，他的辭上林寺法席呈法門諸公一首云：——

大道久淪沒，聖賢亦肥遁，振興在來哲，余也誠不敏。遲迴一載餘，顧瞻忽自晒——猥荷高明知，未證無生忍。……

上林寺先請他住持，他遲迴了一年多，他都沒有去。在頭陀以爲要做一個寺院的住持，在自己總要証道，而且要能振興大道；如果庸庸碌碌做個一羣粥飯僧的飯頭，這可不是我們既耽禪悅而又愛好吟詩的頭陀所願意幹的。所以他在復陳靜淵書中索性爽快的說出了——

\*\*\*\*\*

……且言邑侯亟欲修復鄆侯端居室及瀨殘祠者，許充住持，不禁破顏一笑！蓋區區土木，凡僧皆能任之，非此山住持事也。

的話。但是，頭陀又覺得既做了如來末法的兒孫，也應該担荷如來的事業的；於是他讓步，發心做叢林寺院的住持了。他從光緒十年至二十八年的十八年中間，就連續做過羅漢上封大善密印神鼎上林六個大寺的住持。然而頭陀並不是爲着多掛幾處方丈頭銜的；他看到清末的佛寺制度委實積弊太深了，他就發願要把牠改革一下。所以在他住持上封寺的時際，他記述過一件改革的事：

上封寺高踞祝融，俯瞰萬象，吐納雲霞，蔽虧日月，含靈育怪，於斯爲最！貧道幼耳其名，私念居其上者，必皆茹芝殮柏，遺世獨立。及長，援葛躡頂，見黃冠緇服，與諸乞兒遮道索食，心甚鄙之！以爲辱法門，淬靈宇——當禱嶽神掃其足跡，驅之他徙！——復陳靜淵

善·文集——

頭陀的思想原來是這樣的，我們不勝爲頭陀歡喜他老人家死得早好；否

則，以他這樣的思想同我們一齊在五十年後的今日，不被那些狐兔之流目爲激進派魔王者幾希？讀者不信，就看經過這大善知識頭陀住過的上封寺吧：在頭陀退居之後，不久就現成這樣的怪象：

近復聞寺僧爭席健訟，則又傷獅子之窟，爲狐兔所叢！——見同上書——

我們的頭陀畢竟是個忠厚長者，他就不知道獅子窟中沒有了獅子不爲狐兔所叢，又怎樣能够呢？

頭陀在以上住持的六寺之中，以在爲山密印寺爲較能領衆安禪的道場。他的感事二十截句附題冷香塔（續集八）裏有一首：

· 牧牯滄山憶往年，嶢嶢頭角劣難鞭。自從鼻孔穿純後，短笛橫吹牛背眠。

到了光緒二十八年的春天，頭陀由上林寺退居去住持天童寺，一直住持到民國元年冬月——住到青龍岡上這檠城裏的無縫塔中去，二十餘年在荆棘叢林中的勞苦辛勤，害得我們的頭陀——

湘中舊主六名山，太白重來鬢已斑。……那得林泉半日閒！——  
自題冷香塔二首·續集八——

現在要略一敘述頭陀與詩的因緣了：

我們知道頭陀出家的內緣，是「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的，這是多麼的有詩意啊！

我們知道頭陀在未出家前爲農家牧牛的幼童時期，有「一日，與羣兒避雨村中，聞讀唐詩至「少孤爲客早」句，潛然淚下」的事，這時頭陀的詩就已播下了種子了。

頭陀住在岐山的時候，有一位「精一首座爲維那，閒以詩自娛」，頭陀雖曾諷其「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有閒工夫學世諦文字耶」；我們要曉得頭陀播下的詩的種子，未嘗不是在這時候受過了精一作詩的薰習發動，因之纔有「後來頭陀「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余獨澄神趺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

的萌芽。

頭陀得了「洞庭波送一僧來」的詩句後，「歸述郭菊蓀先生，謂「有神助」；且曰「子於詩殆有宿根」。遂力勸爲學，授唐詩三百篇。一目成誦」。於是頭陀的詩至此已由種子而熏習發動，而萌芽，而又由萌芽而增長了；而郭菊蓀就做了頭陀的詩的增上緣。

頭陀學詩之後，一個苦參的頭陀這一轉變又兼而爲一個苦吟的詩僧了！他自己說他「以讀書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頭陀他參禪認真，他做事認真，他作詩也認真。惟其認真，則無不成就。所以不久他的嚼梅吟詩集出版後，他的「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名句，在中國的詩壇上真個是誰人不知？誰人不道？我們看他的：

一丁不識個邨夫，祇把心田自力鋤。忽解翻身作活計，狂吟浪湧洞

庭湖——感事二十截句附題冷香塔·續集八——

「奇氣盤礴」，（吾師虛大師評語）情見乎辭——他自己又說「喜以楞嚴圓覺雜

莊騷以謫，人目爲狂」。 (自敘) 頭陀這時并不是狂，是那些絕妙詩句都狂奔到頭陀的詩思中了！頭陀這時已成名一代的詩僧了！

到了光緒十二年湖南的名詩人王壬秋集諸名士在碧浪湖上開碧湖詩社，頭陀被邀加入；以後，國內當代的名詩人，如「郭伯琛彭雪岑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陳伯嚴莊醒菴蘇鄭龜易哭庵李梅菴俞恪士喻良麓陸鎮亭張簡頌饒智元狄楚青陳天嬰洪佛矢馮汲蒙馮君木蕭榮爵吳雁舟汪德淵，皆其知遊最稔，唱和獨多」 (虛大師語) 的詩友。

頭陀的詩集，共有四種：

- (一) 嚼梅吟二卷 (光緒七年版)。
- (二) 八指頭陀詩集十卷 (光緒十四年初版民國八年再版)。
- (三) 白梅小集一卷 (光緒三十年版)。
- (四) 八指頭陀詩集八卷 (民國八年版)。

在光緒十四年版的八指頭陀詩集的卷後，還附刊了兩首詞。





關於頭陀的身世，還有未盡述到的地方，在下面的各章中都要說到的。

## 第二章 頭陀之生活

昔日台嶽三間屋，置向千巖萬樹尖。華頂平鋪雲作海，石梁橫截水爲簾。（一作「閉戶却看雲在牖掛簾祇用水爲簾」）多栽紅芋仍充飯，淡煮黃齋不著鹽。回憶山中無曆日，看梅花卜歲將淹。

壞衲蒙頭夏不溫，萬峯寒翠冷心魂。老猿去摘霜晨果，餓虎來窺雪夜門。袖底白生知海氣，眉端青壓是天痕。赤城合眼時仍見，笑把朱霞帶日吞。——懷天台茅屋二首·續集一——

我們要知道八指頭陀的生活怎樣？頭陀他告訴我們的是——

道人活計自天然，何用營求涉世緣？——春山漫興·續集四——



\*\*\*\*\*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在頭陀以為在他未出家之前，為農家牧牛，為人奴，為藝徒，全是為的要解決他當時和未來的生活問題；他既然出了家，個人的生活已不成問題。祇要隨身攜帶着一瓶一鉢，且不管那天下叢林的飯是如山不是如山，就是「茹之殮柏」也可以獨立。至於在俗的家庭，橫豎有他的弟弟去「繼宗支」了。他既不用去營求活計，又何必再來涉世攀緣？過着天然的生活，不是大可以安身心離煩惱而修出世的大道嗎？

頭陀是有宿世的善根智慧的，他有志願，他又有骨氣，而且他又具有一種不凡的抱負；他並不是一個平常的和尚。這一點，我們應該要先知道！

我說他並不是一個平常的和尚，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同平常的和尚一樣。一般平常的和尚生活方式，從數百年來有一個傳統的刻板的顛朴不破的習慣：上焉者，名曰習禪學教，實則習禪就是死坐，學教就是背誦；因此十年二十年，一旦能够引說幾句口頭禪，背誦幾部經的文句，再撫拾古德的唾餘牙慧編掇數卷語錄註疏，便為禪師法師。因此這種上焉者的禪師

\*\*\*\*\*

\*\*\*\*\*

法師也有的作詩，以標風雅。然而其實這種人的詩與禪與教，往往是一樣的囿圖。中焉者，是以住入叢林參學爲名，實際是爲由任常職事僧而進求爲住持僧的觀念出發；因此十年八年，苟得一大寺小院的住持之職，先則力圖生活上的享受，次則謀所以顯示他的本領神通，如是造屋，傳戒，凡足以可以張大他的虛名利養的事，無不鑽營，自以爲就是叢林中的大老，人家亦復是這樣的恭維讚譽。至於下焉者，那就是隨流打混專過着念經拜懺生活的應赴僧了，在叢林中認彼等爲「上客」(?)，在都市裏稱彼等作「莽流」；彼等既不知出家爲何事？亦不管佛教是何物？終日昏昏，如癡如夢！除去過着上面這三種生活方式的和尙，要具大善根，有大智慧，有超羣拔俗的思想，有精勇向上的工夫，爲一代的龍象，作各種的功德，這在元明而後，已如鳳毛麟角，不易多見的僧材了！我們的頭陀他開步就沒有墮入下焉的一流去。他雖做過了七處大叢林的住持，而他却不同那一般中焉者流的思想一樣。至於他雖以禪學而爲其一生的得力用功之事，以詩學而爲其一世的方巧攝化之緣，可是又不同上面所舉的那種上焉者一樣的囿

\*\*\*\*\*

\*\*\*\*\*

圖。我在第一章裏說過：頭陀他參禪認真，他做事認真，他作詩也認真。在這裡簡括的說一句，頭陀之所以不是一個平常的和尚者，就在「認真」二字，所以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同平常的和尚一樣的！

頭陀他在參禪的時候就認真參禪，他在做事的時候就認真做事，他在作詩的時候也就認真作詩。這，在下面的頭陀之禪悟、法化、苦吟各章中再分別敘述。現在且從狹義的生活方面——從衣食住行各方面來看頭陀的生活。

頭陀他持身是純禪和子式的，所以在他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中，處處顯現禪和子的本色。我們先來檢看他的衣着及附帶的需用物品吧：

爲覓雲山挂衲衣。——與講大笠山·集二——

羅衣草履不知年。——漫興四首·續集四——

破衲離披不問年。——次車眉子廣文見贈元韻四首·續集四——

壞衲眠雲冷。——述懷次葦江上人原韻·集九——

\*\*\*\*\*

\*\*\*\*\*

衲衣夜冷知山雪。——書懷兼呈梁孝廉·續集二——

微陽透衲溫。——山居四首·集七——

破衲添棉猶向火。——春山漫興·續集四——

頭陀身上披的是衲衣，而且衲衣破了也不知好多年了？只是到了雲重雪深的時候，他那件破壞了的衲衣却敵不過寒冷的侵襲，因此就晒着太陽取煖，太陽夜裏是沒有的，乃把破衲添起棉來再向着火。可是到了「松根煨盡磬聲殘」的深宵寒夜，他的夜課做完了，松根也燒盡了，這纔臥上禪榻去睡覺；但睡到榻上，又覺得——

寒深布被輕。——山居書懷十二韻·續集二——

頭陀除了幾領破壞的衲衣和粗布的薄薄棉被，身外就沒有什麼長物，祇不過有一瓶一鉢一笠一杖一雙草鞋和一個蒲團而已！我們來看他的——

瓶鉢足生涯。——卜築衡嶽烟霞峯·集二——

懶携瓶鉢走天涯。——憶南嶽烟霞峯舊居·續集一——

一鉢颺然已十年。——甲申八月由四明歸長沙·集二——

\*\*\*\*\*



蕭然瓶鉢欲何鄉。——感懷呈蔡伯浩觀察·續集一——

戴得斜陽一笠來。——訪朱泚瀾·集二——

又携竹杖叩禪關。——人日重過茅山寺·集一——

山從拄杖頭邊出。——登太白山·集二——

芒屨踏曉霜。——曉過聚德禪院訪屠子中·集二——

芒屨未忍破苔痕。——訪宗明州湘文·集一——

上面的瓶鉢笠杖和芒屨，這就是頭陀行脚的惟一的寶物了，所以他要說「瓶鉢足生涯」。還有一個重要的蒲團，那是頭陀一輩子隨身而沒有離開的東西，他說：

蒲團枯坐萬緣輕。——秋日偶成·集一——

蒲團枯坐夜禪深。——夜坐有得·續集一——

鎮日蒲團坐若癡。——遣興·續集二——

老僧冷坐蒲團上。——感事二首爲王幸田作·續集二——

一個蒲團忘甲子。——又題茅庵入定圖·續集八——



\*\*\*\*\*

坐久蒲團破。——山居書懷十二韻。續集二——

够了，頭陀一生是參禪的，他天天要坐禪，天天總要一個蒲團坐，也可以說他的禪悟工夫是從蒲團上而得到的。看他由「蒲團枯坐萬緣輕」，得到了禪悅，身心輕安，於是他鎮日的坐蒲團，日之不足，繼之以夜，到了冷天更其是不能離開蒲團；這樣一直坐到老，老而連甲子都忘却了。可是這時我們的頭陀也得到禪悟了，我們頭陀的蒲團也破了！

衣破了，蒲團破了，而老頭陀在當時還是穿的破衲衣，坐的破蒲團！

復次，再看他食的是些什麼？

沙罐夜煨紅米飯。——憶南嶽烟霞峯舊居。續集一——

竹籃春摘白芽茶。——見同上——

紫芋黃精飽我饑。——山中漫興寄王子獻。集二——

青菜堆盤任飽餐。——山居戲作。續集二——

\*\*\*\*\*

\*\*\*\*\*

白朮香開瓦罐煎。——山居兼懷陸太史黃司馬·續集四——

春山筍蕨肥。——將歸衡山別常靜法兄·集三——

飯雜芋頭蒸。——秋夜偶得·集九——

這樣的紅米飯，白芽茶，紫芋，青菜，黃精，白朮，以及筍和蕨，在頭陀以爲祇要把肚皮塞飽，好讓他有力來參禪得暇去作詩就得了。縱然就是不飽，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他的一首還山作（集二）中有「吃食縱不飽，喜無塵事牽」，這是頭陀曠達的襟懷。吃飯在他看來是澀而又小的一件事，有菜也好，無菜也好；紅米差不多完了，就雜芋頭煮飯實在到了沙罐無米爲炊的時際，尚有多栽的紅芋仍可充當着紅米來煮飯。頭陀住居山中的茅蓬很久，這種淡薄的生活是常時過着的。看他的自遣（集二）一首：——

鐘梵晚蕭蕭，山厨歎寂寥！夜泉和月煮，野菜帶雲挑。

簡直是有時候頭陀在茅蓬裏一心的敲着鐘兒誦着梵唄做完了他的晚課，纔檢查到山厨裏是空諸所有了，沒得別的法子，祇有在暮雲中摸索着挑些野菜來和泉水煮熟充當他放參的夜食。還有在他的自述一文裏說「徧遊吳

\*\*\*\*\*



越，凡海市秋潮，見未曾有！遇巖谷幽邃，輒嘯詠其中；饑渴時，飲泉和柏葉下之」。這是何等生活？

在他的嚼梅吟集中還有兩首山中斷糧，也許是寫實的；詩云：

十日山居九斷糧，拾些糠粒點饑腸；自憐清味無人識，分與牧童樵客嘗。

萬緣叢中是我家，閉門獨自臥烟霞；雲厨幾日無齋供，欲向籬邊采菊花。

這，並不是頭陀的自奉儉薄，禪和子的本分生活，原當如此。更不是頭陀的窮，窮之一字，根本上就與禪和子不相干的。頭陀自奉既然如此，而他待客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享客以粗飯、野菜、芋頭的那種美食嗎，至多預備點秋菰香芹之類罷了。我們且看他有兩次來了客怎樣招待的：

雲厨苦淡薄，留君何所待？山上拾枯松，歸來煮野菜。——喜劉甫臣

過訪·集一

樵客喧傳星使至，山僧猶枕石頭眠。留殮聊撥鑪中芋，煮茗遙分洞

\*\*\*\*\*

口泉。——吳中丞登嶽卽贈·集六——

我在前面說他並不是一個平常的和尙，拿這裏的一件事就可證明；平常的和尙——那怕就是所謂叢林的方丈吧，在清時代如果見到一個赫赫的御史大人光臨，曉得要怎樣的惟謹惟勤必恭必敬的款待了，（讀者諸君應該記得有一件「茶，泡茶，泡好茶」的故事吧？）可是在我們的頭陀，他就是這樣淡淡薄薄的「留殮聊撥鑪中芋」留着了那位吳中丞吃了一頓芋頭飯而去。

此外，有時他也約他的詩友來吃飯，但在邀約之前，他總先要聲明祇有一二樣菜，不要嫌不好，如——

愛茲泉石好，還約飯秋菰。——四月十六陪茗翁湘綺先生泛舟碧湖·集二——  
待拾枯松煮野菜，相邀粗飯意如何？——小雪日過王翊鈞茂才觴齋戲題·

續集二——

休嫌野外盤殮薄，苦筍香芹頓頓燒。——招友人入山·續集七——

好在喜與頭陀往來過從的詩友，他們所愛好的所投味的祇是詩而已矣，并

\*\*\*\*\*

不是爲的要吃頭陀的什麼素齋而來。

復次，再看他的住居的所在：

天涯倦遊客，築屋掩禪關。——閉關·集一——

何時衡巖下，歸掩白雲關？——秋日有感·集一——

茅屋依巖曲，柴門傍水斜。——山居喜譙大立山見過·集七——

我有茅庵臨絕頂。——憶四明山水四首·續集一——

柴門寂歷生幽草。——答尹和白·集一——

道人長掩竹中扉。——歸雲·集二——

破屋牽蘿補。——山居四首·集七——

苔蘚沿階上，藤蘿向屋橫。——山居書懷十二韻·續集二——

地僻人稀到，巖深夏亦秋。——夏日借錢子和蒲仙昆仲遊玲瓏巖·集一——

頭陀的山居茅蓬，雖然是茅屋柴門，外景却是不壞：有山，有水，有

藤蘿，有幽草；而且地僻人稀，在冬天縱感到他的破衲衣寒冷不過，夏天

裡倒也樂得清涼。

因為頭陀山居很久，「獨宿空山裡」是沒有童僕的，所以頭陀住在茅蓬裏除開要「自燒香自打鐘」以外，還要——

自汲寒潭掃葉煎。——山居二首·續集四——

自折松枝煮竹泉。——冬夜漫興二首·續集五——

自己去汲水折松煮茶。不但此也，還有——

驚起山僧掃落花。——送春·集一——

掃石成枯坐。——宿麓山寺·集二——

要自己掃地哩。

頭陀雖有很深的禪定工夫，而四大假合之身，如俗說的「怎能吃了五穀不生災」，他雖然並不多病，為預防起見，自己又得要去——

采藥入雲路。——麓山采藥·集二——

晴曬春前藥。——卜築衡嶽烟霞峯·集二——

禪和子住茅蓬，身邊是妥常留一點藥草的，因為一旦病了，又有誰人來問

醫送藥呢？

復次說到行；頭陀第一種的愛好就是住山和遊山，遊也是要跑山路，住也是要跑山路。他在南嶽山岳麓山天童山天台山都曾住得很久。山路也就跑得很多了。頭陀爲什麼要那麼愛山住山跑山路？他自己說得很坦白，他的將之天童結茅一首，云：——

山僧性愛山，不樂人間住；欲持瓢笠行，更入山深處。

他有一次將歸衡山別常靜法兄，也說「塵居性不適，又向嶽雲歸」。因爲他愛住山，他跑的山路自然就多了。

頭陀他在住茅蓬的時候，在五十歲以前，大概行路都是自己跑的多。後來一來因爲年紀漸漸的老了，二則也因爲事多忙的緣故，或者遇到路太遠了，就有時坐坐轎子歇歇腳。頭陀的法身原來就魁偉，體重又超過常人。所以有一次鬧過一次笑話：他打從一個二六市的地方要到羅江去搭船再往別一個地方去，因爲還有六里的路程，這時他已經白鬍過胸是一個五

十九歲的老頭陀了，他就欲僱一乘轎子以代步。那里曉得抬轎的與夫看見他那樣魁偉的身軀不肯抬，也不知道是要敲他的竹槓或因天已欲暮還是故意的爲難怎樣，終究沒有肯抬他。而這個老而益壯的頭陀就大踏步地跑到羅江；他到了羅江，上了船，特爲這件事做了一首詩，詩云：

自笑身軀重，與夫不肯肩。行將六里路，省却一囊錢。野寺鐘初動，江村月正圓。芒鞋雖踏破，猶自意忻然！——由二六市至羅江登舟有感·續集七——

不但與夫沒有難倒他，而且却還省下了他一囊錢。這在這禪和子的生活歷史當中是何等有詩趣的一個故事啊！

在上面頭陀這樣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中，或者有人要說頭陀於刻苦淡泊而外不免太孤獨枯寂了吧？其實呢，他並不。他說：

休笑枯禪太枯寂，無情花鳥亦相親。——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馬·續集四——

在頭陀看來別人把花鳥當做無情的東西，而他都以爲是有情的伴侶

\*\*\*\*\*

了；再看他說什麼？

落花隨水至，野鳥伴人飛。——春日靈峯途中·集一——

獨處罕儔侶，……佛林鳥語親。——春日漫興與師老人作·集一——

他由花連想到落葉都是有情的，他說：——

落葉有情飛送客。——舟中秋暮·集一——

他由鳥的一類，推而廣之所見到的麋，鹿，鷗，鷺，都與他相親，都爲他作伴。看他的——

煙霞最深處，麋鹿皆吾儔。——偶作·集一——

我欲誅茅就烟水，往來時共白鷗閒。——題烟江疊岫圖，集二——

鷗鷺如相識，煙波共息機。——太湖舟中遣興·續集六——

甚至連涼血的池魚和頑而難化的老猿，見到頭陀都有點兒靈機發動，知道親近這位大善知識的意思了；看——

池魚聽晨梵。——山居四首·集七——

老猿解禪定，夜久亦無喧。——秋夜·續集一——

\*\*\*\*\*



不錯，還有鶴哩。「鶴」與「雲」，那更其是他的老伴侶了，他分明的告訴我們——

種松期待鶴，掃石待雲還。——住山吟爲與了上人作·集一——

野鶴聞雲應識我，一年一度入山來。——三遊雪竇·集一——

尤其是「雲」與他更爲親切，這正因爲頭陀的人生觀看作同雲一樣地來去的自由解脫之故；他自己也比喻是一片孤雲，他的爲山與復初西堂話舊云：「二十餘年別此山，片雲無意又飛還」。我們且看他的一首露宿：——

明星爛如燭，山鬼聲相續；白雲蒼然來，伴我巖下宿。

假如要說頭陀胆小的話，露宿有點怕鬼吧，那他有白雲爲伴，怕什麼呢？再看他的——

誅茅欲就閒雲住，恐有樵人遠見尋。——辭明州太守公湘文請住錫山寺·集一——

除却孤雲客到稀。——答尹和白·集一——

白雲扶我下山來——登太白山·集二——







白雲也識山居味，不待鐘鳴已早歸。——歸雲·集二——

雲以外，還有「月」：

一雁隨雲度，孤僧帶月歸。——宿阿育王寺·集一——

欲招池上月，疏種澗邊松。——太白山居·集一——

憑欄不欲去，明月照衣裳。——莫秋茹峯山閣晚眺·集一——

梅花寒不放，明月冷相窺。——懷靈芝上人·集一——

獨有青天月，能知碧海心。——雨花林與諸道人坐月·集六——

月以外，還有「秋風有意留人住，細雨無聲送客歸」。(秋江·集二)「

青山如具眼，應識白頭僧」。(舟中望金山感作·續集四)「寥寥塵境外，木石

自爲鄰」。(春日漫興與師老人作·集二)這大自然中的一切的一切，都與他相親，

都爲他作伴，所以頭陀對於他的生活要慨而言之的說着——

道人活計自天然，何用營求涉世緣？

我想讀者諸君讀到這裏，至少要發生下面的兩種疑問：





一、頭陀曾經做過七處大叢林的住持，他的生活在衣食住方面，絕不會如他詩中所說的那樣：一領破衲衣過冬都不能禦寒，吃的也不一定盡是野菜芋頭紅米飯，住的房屋，在七個大寺裏的方丈室不都是大廈式的廳堂嗎？

二、頭陀住持的七處叢林，以天童寺僧衆最多，頭陀每日不是要上殿出堂領衆焚修，時常不是要上堂說法登壇說戒嗎？這不是僅有住衆伴作，又何致要花鳥木石白雲明月來作伴爲侶呢？

不錯，不錯！頭陀是曾做過七處大叢林的住持，可是頭陀的生活並不同平常的所謂住持方丈的生活一樣：平常的和尙把叢林住持當着做官，所以本來是一個禪和子的，一經做了住持便不同了，一衣一食，都要去舊更新！頭陀一生持身謹嚴，絕不同我們看到的那些庸俗的所謂住持方丈們一樣。他的山居四首中有一聯云：「獨鶴高飛倦，深林野性宜」。作這詩的時候，正是他爲天童寺住持的時期。我們要知道頭陀爲叢林住持，意在弘法衛教，不是圖名利供養的。這，在後面法化衛教二章中是要特別述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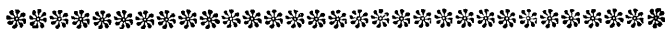


\*\*\*\*\*

的。還有一事在此却先要說的：湖南的叢林特有一種舊例，是凡做一寺住持的人總要拿出一點錢來給常住，或置買田地，多者至數千，少亦數十畝，要能有這樣的財力纔有做住持的資格。試看頭陀在岐山五年參禪兼行苦行，到江浙去雲水了十年，回到湖南就接連做了六個大寺的住持，他那裡有錢去過較舒適的生活？而且頭陀是純禪和子式的一個出塵上人，他也不肯過那一般平常的和尚的同樣生活！至於他住持天童的時期，這時他的環境最不好過，佛教中不幸連年多故，而國事又正如亂麻，頭陀頗為憂惱，（詳情在衛教悲心各章中當述及）實在沒有那種品着香茶搖着大袖擺着方丈福氣架子的安逸情緒！（湖南大善寺，是頭陀住持的一個叢林，看他的與吳少階書（文集）裏說：「現居大善寺，日與數道人往慰採筍嚴以砂鑪煨紅米飯啖之，甚美」。）

說到頭陀住持七處叢林，要上殿出堂領衆焚修以及上堂說法登壇說戒，這并不錯。大衆雲集，頭陀是個堂頭和尚；該多莊嚴？可是頭陀雖也說了些語錄示衆傳世，而頭陀總覺得「空山寂歷孰相尋？枯木龍吟絕賞音！開盡梅花飛盡葉，孤峰迥迥是吾心」。〔結冬示衆·續集七〕有龍無象，雖然

\*\*\*\*\*



共住一堂吃飯的倒有二三百衆，無如爲相尋禪理而來者并不多；所以頭陀因「絕賞音」的失望，不得不使他轉念着迥迥孤峰上的茅蓬生活而反覺得與那些花鳥木石白雲明月作伴爲侶爲佳了！

如上所述，讀者可以相信於啞然中了吧？

最後，我們還要堅信頭陀的生活。如飲食起居在他的詩中所寫出的，都是他真實不虛的生活實況！他是一個禪和子，但他沒有一般平常的住持方丈的虛僞行爲？他雖是一個詩僧，但他不同那一般平常的詩人的習氣假託風雅一般！

### 第三章 頭陀之道行

驚風飄浮雲，奄忽千里馳。人生獨何爲？守此百歲期！春華不再榮，努力及良時。懷安聖所咎，恐進德之基。（佛經以施戒忍進禪慧方願力智爲十度）朝聞儻可遂，夕死復何悲？——自勵詩·集三——



\*\*\*\*\*

八指頭陀一生得力之處，全在禪定工夫，禪定以外，凡僧家學佛一切行道的道行，他都發心成辦：這是歷來一般墮在文字障緣中吟詩弄墨的繙流所不及的！關於他習得禪定的工夫，在下一章中敘述；這里先說一說他的道行：

頭陀住岐山五年，「專司苦行諸職」，這是他行道開始的道行。道行本有多種，如行六度行十度皆是。苦行就是忍辱行，他就這樣行了五年忍辱的道行。他在岐山有這樣一件故事：

志禪師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一時號爲苦行。……嗣因飼犬食未盡，志禪師適至，恐見譴，取其餘自食之。——虛大師作寄禪安和

尙傳——

在禪門中雖有不少行苦行的禪和子，就是食飼犬殘食一類的故事也可常見，並不希罕，可是頭陀却因食飼犬的餘食，而——

心胸作惡，嘔吐不止，忽念根身器界四大六塵，因緣所生，都無自

\*\*\*\*\*

性；垢淨好惡，皆意識妄生分別耳；決難與之交戰，竊如廁下，一動念間，便臆膈欲裂，遂悟入心地法門。——見同上——

這，確須有頭陀的宿根而現行這樣的道行，又豈是平常的人所能得到的！

頭陀「曾於阿育王寺燒二指並剝脊肉燃燈供佛」；但是他並不同一般燒指或剝肉燃燈供佛的僧衆那樣盲目的，他所以這樣的真法供養，是「以釋迦有「千瘡求半偈」之說」而發心的。虛大師的寄禪安和尚傳序頭陀這件事，說：

復以釋迦有「千瘡求半偈」之說，然頂四十有八，自項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尋至明州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剝臂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已而又燃左手兩指，真法供養。

他行這樣「難行能行」的道行，絕不是我們墮在文字障中的僧伽辦得到的！他那種燒指和剝肉燃燈供佛，也絕不是如一般盲目的僧衆一味希求功德的舉動，所謂「真法供養」，確是他的本意。

頭陀「光緒庚寅九月初八日，於麓山寺修「法華三昧」，晝夜六時行道

\*\*\*\*\*

不臥」，斷食七日，曾感應佛的啟示，（此事詳後章年譜四十歲下）這是他道行中的最精進的一件事。其他如禮佛誦經，更其是家常便飯了，我們看他的：

鎮日焚香禮翠微，松花落滿水田衣。——答尹和白·集一——  
禮佛到了袈裟上落滿了松花，這種鎮日精進的道行，實足讚歎！

頭陀已經做了天童的住持，他一方要應酬外護，一方要辦理教務，一方要上殿領衆焚修，而他還要誦經自課。看他的——

一卷金經看未罷，又聞鐘磬動斜暉。——再呈桂亭明府次前韻。詠集六——  
一卷金剛經沒有讀完，他又聽到禪堂裏打板敲鐘要去上晚殿了；這在當時和現在的一般叢林住持們當中能有這樣精進於道行的人嗎？

「道行」本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個人的道行，別人是無從測其淺深的；不過別人雖不能明了其實際理體，然而從其行道的事相上看來，也能約略測度。比如我們看到頭陀上面的行道的事迹；再來看他

\*\*\*\*\*

的

息心了無求。——偶作·集一——

彌生清淨心。——薄莫借瘦松龍山散步·集一——

心清五夜鐘。——太白山居疊前韻二首·集一——

空門本無我，那有去來心？——將之南海賦別·集一——

世界微塵大，那有去來心？——閉關·集一——

心閒息衆喧。——還山憫甬上舊遊·集一——

心閒與道俱。——春山漫興·集八——

道心寒皎月。——秋夜偶得·集十——

以及那「流水道人心」，「白雲生道心」，他的道行的所得，我們在此類詩句中也可以窺見一斑了。行道第一種的障礙就是一顆「心」放不下，苟能將「心」放下，沒有了障礙，一切道行才能成就。惟其放心，方得見道。這一點，頭陀是做到了。他雖然自己在說「蹉跎二十載，學道竟成無」。

（秋夜寄友人·集三）其實呢，他在三十歲之前，還是他最用功行道的時期：



他在太白山天台山閉關住茅蓬；回到南嶽已經做了住持，自己依舊地時時住在茅蓬裏用功行道。他的道行還都是在他中年——二十至四十歲——時代養成的哩！

在歷史故事中有許多菩薩，能以道行去降龍伏虎，或者有畜類衆生來聽法聞道，這一類的故事，一面固因行道人的道行真實不虛，能以慈悲心攝受；一面也因為那些異類衆生有點宿世的善根，平常所說的靈性，因此就生起感應道交的作用，所以許多行道有道行的菩薩能以道行感化異類的衆生，這是必有的事實。頭陀在他行道的所在，也遇過幾件那樣以道行去感化異類衆生的事。他在自述一文裏說：

嘗冒雪登天台華頂峯，雲海盪胸，振衣長嘯，睡虎驚立，咆哮擡前；以慈心視之，虎威亦解。

又曾於深山遇一巨蟒，御風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因念佛，亦無怖。

又云：

旋養病呆亭山中，中夜，聞剝啄聲甚急，啟關，月明如晝，四顧無人，如是者數次。次夕伺，叩門聲急，開戶見一黑團亂躍；余與羣犬窮追，抵山腰，厲聲曰：「我是個窮和尚，不擾汝，汝何惱我？我豈汝怖」？病尋癒。

我們仔細想一想：假如頭陀沒有道行，沒有平等的慈悲心，沒有念佛的喜捨心，那個老虎和那條巨蟒還不把他當一餐肥美的點心食了嗎？假如他沒有道行，沒有無畏勇猛的精神，那一團黑團的傢伙，還不對他下毒手嗎？頭陀他真的時常遇到鬼，他在兩次露宿的詩裏都會說到山鬼的話；有一夜裏大概又有鬼來親近他了，他就寫了一首夜坐燈燄忽綠有影橫窗諦視不見，（續集五）詩云：

寺門蕭索鎖寒烟，夜靜誰參白骨禪？燈碧微窺山鬼影，想渠來就草堂眠？

這更有趣了，頭陀他正在夜坐參禪，山鬼來了，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說「山

\*\*\*\*\*

鬼你來了是不是要來借草堂一宿，請進來吧」。他並不是如我說得這樣好玩，他實在是有一種同體大悲的平等心，欲去憐愍攝受牠們。看他的「施食每憐山鬼嘯」（述懷答友人·續集三）一句，我們很相信頭陀以他的道行來度脫異類衆生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這裡，讀者諸君要注意：我並不是說頭陀的道行只能够攝受或度脫那些山鬼和老虎巨蟒的，更不是說佛法就是專門去降伏鬼畜的；不過談到頭陀的道行，說他的道行已經能够所行無碍，而確能以他的道行去攝受感化異類的衆生了。而尤其是明知其道行能從慈悲心喜捨心和無畏勇猛的精神爲出發點，以知頭陀的行道；頭陀的道行，并不是自利獨覺的。

頭陀本是參禪的；我在前面說過頭陀一生得力之處，全在禪定工夫。但是頭陀也有淨土的思想，這大概是僧家的遺傳習性吧？本來佛法是無所謂此宗彼派的，可是弘傳佛法的方法上確有各各善巧方便的不同，也正因爲衆生的根性有種種不同之故。若就宗尙方面說，禪宗是向上一着當下取

\*\*\*\*\*



悟的；淨土宗是求生西方淨土的。所以在過去的禪宗和淨土宗就發生了許多支障。然而在末世的如今，我們所讀到的語錄和見到以禪寺標榜的禪林，在禪堂裏講的是「不許念阿彌陀佛，如念佛一聲，罰挑水洗禪堂」；然而矛盾就在眼前，到了大殿上做起朝暮課誦又念起「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來了。這，在淨土宗似乎是佔到殊勝的勝利了。然一研究呢，與其說禪宗歸入了淨土宗，毋寧說是婆婆衆生與阿彌陀佛有緣吧了。頭陀雖有禪定工夫，頭陀是生在末世的，末世的禪宗却不及淨土宗的法門廣被，所以頭陀雖然說着：「不許微塵生淨土，欲移定石坐禪天；」但是他的思想實有點趨向於淨土。那也是必然的：

我聞安養國，聖賢俱棲遲。講堂極壯麗，行樹相因依。湛湛七寶池，矯矯珍禽飛。金繩界道明，天樂隨風移；衣食應念至，不假人力爲。文殊旣戾止，慈氏亦來儀。長揖三界苦，永絕四流悲；逝辭五濁世，金手引同歸。——詠懷詩十首之一·集四——

頭陀由趨向淨土的思想而讚美西方安養，而讚頌無量壽佛：



\*\*\*\*\*

猗歟無量壽，正覺果圓成；數劫恒沙前，法藏流英名。懷道薄欲樂，棄國遺尊榮，既揚精進幢，復轉大法輪；莊嚴淨妙土，智者忻往生。本無二乘器，寧有三惡情？痛念沈淪苦，未聲涕先零；願垂白毫光，鑒我飯敬誠！——西方三聖讚三首之一·集四——

並且連在夢中分明都看到淨土了：——

龍行雨過月如鏡，淨土分明入夢來；池上雙巢金翡翠，波中倒浸玉樓臺；蓮花出水湛然潔，寶樹成行不假栽。欲住西方安樂國，須憑信力莫疑猜。——淨土詩仍次前韻·續六——

頭陀深信淨土，以上三詩是有力的信證。於是在他行道的道行當中，念佛也就成爲他所行的道業了。有時他與人談到淨土宗的義理。還想到假使不是爲詩用去了許多工夫，把那作詩的時間拿來念佛不更好嗎？他因此有「高談淨理厭詩名」的句子，來表示他對於求生西方淨土的信力。

因爲他的思想趨向於淨土，所以淨土宗的初祖廬山慧遠大師就成了他

\*\*\*\*\*

想念中的一個標準古德。在他的一生中雖然在南嶽時想念懶殘禪師，大慧禪師，在瀛山時瞻仰大圓禪師，而省不及懷慕慧遠大師那樣深刻，故在他的詩集中有許多緬懷遠公的詩，如——

少讀高僧傳，抗志希遠公——澄神五峰表，滅影二林中。遲回虎溪月，緬到劉雷踪。斯人邈千載，蓮漏猶未終。潏潏潏陽月，汨汨恨何窮？——詠懷詩十首之一·集四——

緬懷遠法師，高步太元年。陶謝尙返駕，澄什寧比肩？千載沐餘潤，猶能洗塵緣。瞻霞想神足，臨流哀逝川——玄棲儻可必，妙蘊當能宣。——望廬山·集五——

誓辭衝雲棲，遠躡廬山岑；遠公雖已遙，餘芬猶可飲。——將去南嶽入廬山·集七——

屢欲登廬嶽，征帆挂不收；難酬蓮社約，空憶石門游。健翮思黃鵠，閒身愧白鷗。終當尋慧遠，一笑虎溪頭。——余將隨哭庵觀察遊廬山爲事阻不果感賦并寄宗修法師·集八——

另外，在詩中提到遠公的還有：

希踪遠公社，永好託芳鄰。——六月十三日與劉北岡王君豫曾重伯陳伯嚴陳

伯濤雅集上林寺·集二——

甯從遠公社，恥謁信陵門。——送陳居士麓岑歸里·集四——

頭陀以緬懷遠公的心是很切的，不曉得是因緣的差別呢怎樣？他幾次想到廬山去都沒有去得成，這在頭陀的生前要算是一遺憾了！然而還是不去的好，不然果真使頭陀到得遠公蓮社道場的舊寺——東林寺，那就要眼見到——

遠公社裏蓮將落，陶令籬邊菊未花。——秋懷讀集一——

東林的衰敗，蓮社的荒落，那不是要在頭陀懷慕遠公完整的信念上受一次創痕嗎？淨土的思想和道行雖不致發生動搖。

## 第四章 頭陀之禪悟

蘭若凝禪寂，柴門鎮日關。定中惟見水，身外忽忘山。神理雖自悟，太虛甯可顏。了然清淨義，不在語言間。——宴坐有得·集七——

我在上面說過「八指頭陀一生得力之處，全在禪定工夫」。現在要先來明了頭陀修習禪定的歷史經過，他自己說：

參恆志和尚於岐山，……隨大衆坐禪，越五年，頗有省。

念生死事切，時以禪定爲正業。一日靜坐，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內忘身心，外遺世界，坐一日如彈指頃，猝聞溪聲有悟。

——自述文·集十——

他雖然住過鎮江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甯波天童寺，而他習禪得力的地方，其實祇在岐山一處。其餘的地方，他都是暫住的。我想當時岐山恐怕還有一二宗匠——如志和尚等人，所以頭陀在岐山住了五年，就能頗有省悟。有了省悟，再去雲水參訪，再去惹遇到比他見地高的省悟深的人，恐怕也就不多了。在他的詩文中，我們看他離了岐山之後所跑到的江浙的



禪林，他只有說過他親近金山大定密源禪師的事迹：他在金山大定密源禪師塔銘中說：「余年二十四行脚吳越，首先結夏此山，時師方入院，余因侍巾瓶，得聞法要。」那時他很用工，與現在跟金山和尚當侍者的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他在大定長老八句詩中有云：「入定金山寺，風濤寂不驚，」（續集四）這是雙關寫的話。

之後，頭陀結茅天童山的玲瓏巖，在那巖中，也是他最用工夫的地方。他的憶四明山水四首記云：「天童山，……山有宏法寺，舊稱玲瓏，以寺西玲瓏巖得名。……余於癸未春習定巖中。」（續集二）而後來一直到他四十一歲的那一年，他「三月朔日於岐山與諸苾芻結期坐禪，越二七日，時有契悟」。在詩集卷六有一首記載這回事的：

季春天氣佳，和風送餘清。林鳥宣妙語，庭樹敷新榮。芳時難屢得，高唱發道情。誠衆除有漏，尅期證無生。隙塵朗清暘，松月湛虛明。一念成休復，六用俱不行。圓照泯能所，神解遺身形。將循八聖道，永與元化冥。

大衆尅期證到什麼沒有？那可不管。我們很相信頭陀到此時有二十年的習禪工夫，「契悟」之說，一定是無疑的！

頭陀「以禪定爲正業」，在他沒有任各叢林住持以前，那正是在他的工夫頭上。這時候他樂於禪寂的心，真如他與石葵上人書中所說：「冥心獨坐，迥脫諸根，禪寂之樂，匪言可喻」——這種樂趣，的確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因爲他樂於禪寂，他起初頗不慣與市塵接近，他愛山居，他有一首將歸衡山別常靜法兄的詩云：

塵居性不適，又向嶽雲歸。敢道世緣薄，空知定力微。不堪孤掉返，長與故人違。前路休相憶，春山筍櫛肥。——集三——

有時候他簡直連行腳都不願意，只愛住山，住山本來是出家高潔之士的唯一嗜好，而況頭陀正浸沈在禪定中呢？所以他會明白的表示：

林下安禪好，天涯乞食難！——江樓夜坐·集九——

這還是他少年時代的心情。

他到了中年，做了湖南幾處叢林的住持之後，雖然爲那些叢林僧事所牽，使他也「雲無心以出岫」了，但是他對山居的禪樂依然如故，看他的：

山人午睡罷，山鳥時一鳴。悠然起逸興，縱步林間行。溪雨散微涼，空翠搖孤清。叢竹翳荒澗，秋桂流遠馨。白雲賞我趣，夾路如將迎。林深不見人，稍辨歸樵聲。幽情旣已愜，植杖返柴荆。煙蘿含暝色，鐘梵何泠泠？夜深禪更寂，松際月孤明，靜對忽忘照，身心亦已冥。言思難恍惚，強名曰無生。無生豈可證？一悟躋元局，神會罕與同，默默空含情。——山行既曠還憩松寮宴坐有得述爲偈言。續集二——

所以在他戲答沈炯甫的詩中，也有句云：

定中流水自清冷，身外浮雲任卷舒。——續集一——

他到了老年，已經做了很多弘法衛教的工作，住持了天童寺，不無又加了些俗諦中的酬應，而他還是雄心勃勃，對於他的山居和坐禪依然是——

老僧好奇險，古洞夜深探。螺旋佛頭綠，螢飛鬼面藍。披雲踏松

影，掃月坐蒲龕。到此忘炎鬱，禪從冷處看。——夜登玲瓏巖·續集七——

習定林下居，萬緣如洗淨。誰能逐狂猿，自捉月中影？——大馮山居

次龍陽方伯遜叟垂竿淨影原韻八首·集八——

在山中，在林下，如果在一般詩人處之，亦不過得到一種靜趣而已。而在深於禪定的頭陀，禪樂既深，詩思又健，於是乎在山中的林下習定，便能得到「萬緣如洗淨」的境界，又比靜趣不同。換言之，在這種環界中，如果換一個專習禪定而不知詩的人，則便又不同，就不是這樣的所謂有詩意了。

頭陀他一方面吟詩，一方面精勤於禪定工夫，看他的：

斷巖千尺一枝藤，終日巖然高慮澄。——寄懷愈居士觀察并柬陳伯嚴吏部

十二章·續集三——

到了萬慮俱凝然的澄清了，不但靠着終日的工夫，我們再看他的詩句，便可以知道頭陀是怎樣地精進勇猛於禪定了：

\*\*\*\*\*

寂寂一鐘音。蒲龕坐夜深。——八月十七夜許正卿過訪贈詩依韻奉答。續集十一

繩床纔定起，皎月出雲衢。——春山漫興二首·集八——

涼風引秋意，夕磬定禪心。——宿麓山寺·集二——

茅亭宜宴坐，鳥語自幽揚。綠竹洗寒翠，碧梧生夜涼。禪心無住相，佛火有餘香。定起看明月，荷風來曲塘。——雨後茅亭小隱·續集

三——

八月秋風夜氣清，蒲團枯坐萬緣輕；巖前月墮定初起，錯聽溪聲是雨聲。——秋夜偶成·集一——

太虛雲淨欲三更，趺坐繩床萬慮清。丹桂著花寒有影，碧梧含露淨無聲。世途漸已崎嶇過，吾道多因患難成。難得今宵好圓月，照人偏向定中明。——中秋夜偶作·續集一——

西峯殘雪在，危坐倚空冥。微雨度高閣，孤烟生遠汀。定回山月白，寒入夜燈青。寂寂一鐘動，冷然契獨醒。——薄暮瀛仙閣禪坐望麓

山殘雪，集八——

\*\*\*\*\*

\*\*\*\*\*

萬重寒碧一燈昏，坐久疏林見月痕；夜半虎嗥人在定，不知松雪壓

巖門。——寒夜口占·續集五——

在這些詩句中，描寫出他的習禪的經過，得到禪味的淨樂。這一類的詩很多，不必多舉了。我在上面說過「頭陀參禪認真」，這是真的，看他坐禪，大都多坐到深夜；因為夜的寂靜，所謂「萬籟俱寂」，不但是會引起詩人的詩思，也正是禪人參禪的好時光。我讀了頭陀全部的詩，知道頭陀的好詩十之八九都是夜裏寫出的；就是他由習定而省悟，也都是深夜。在深夜。「夜」與「月」，在頭陀的詩生活與禪生活中，皆成了頭陀的莫大助緣，這在上面引來的詩中，是分明見到了。他樂於坐禪的程度，真了不得。作者每每讀到他的「醒來依舊蒲團上，滿耳溪聲入亂松，」（懷靈遜夏二絕·集八）就自恨沒有詩的天才，與蒲團又總少緣，不能一嘗頭陀所得到的那種含有詩意的禪味——「禪味清於夜雪煎」的禪味！

夜，的確的太寂靜得使人貪戀，如果是白晝，使你所聞到的，所見到的，都不是詩的境界，禪的境界。頭陀說「人在定中忘白日」，頭陀有的

\*\*\*\*\*

時候把白日都甚至於當做了月夜。祇有夜——寂靜的夜，月夜固好，雪夜也好，就是雨夜也好。總而言之，夜，才是詩人的境界，才合禪人的境界。因此，夜就成了頭陀的道場，月就作了頭陀的佛燈。頭陀說「禪心朗印千潭月」，「欲把禪心印明月」，「不有花間月，誰知悟後心」？這當然都是實語。

一鉢颯然已十年，每逢佳節便留連；鐵屨踏破徒辛苦，依舊青山滿目前。——甲申八月自四明歸長沙·集二——

頭陀由岐山住了五年，滿想天下禪林，一定還有可以啓發他的大老，可是經過了最聞名的金山天寧天童，他也祇覺「徒辛苦」了；所以他都沒有在那些禪林中長期的住下。他結茅住山以及遊覽了江浙許多名山勝地，剛剛過了十年，（一八七五——一八八四）這時候，他大有空費「草鞋錢」之感，看他自海上歸與本師雲和尚夜話（集二）說的：「早知布毛意，何用草鞋錢」？然而此時正是他工夫到家的時候。

頭陀三十五歲回到長沙，他的詩名已出，以後幾年在長沙與名士王壬秋陳伯嚴輩相過從，加入了碧湖詩社，雖又由禪的精進時期而跨入了詩的精進時期。但是頭陀的禪定工夫着實已得到受用，看他的：

執情紛是非，解空無彼此。——擬古二首·集二——

斷妄諸根寂，觀空萬事慵。——雪中酬徐叔鴻郎中見懷之作·集三——

法樂自清妙，禪心寧有無？——陪若香翁湘綺先生泛舟碧湖·集三——

觀聽兩俱冥，寂照生空禪。——宿石澗紫蓋精舍·集三——

樹枯自回春，心空豈滯境？靈溪雖湛然，不拒花枝影。——色空無碍

頌·集七——

由此，再更進一步。看他由習定工夫到省悟的境地：

靜坐忘言說，冷然契此心。莫天孤雁影，滄海一龍吟。妙悟有超越，

曠觀無古今。獅絃空自鼓，（華嚴經云：「如取獅子筋爲絃鼓之，衆響俱絕」。）

誰爲賞圓音？——雪竇妙高臺宴坐有悟·集五——

故人清夜至，掃石坐煙林。不有花間月，誰知悟後心？虛空猶是



妄，大海豈云深？相對了無說。野猿時一吟。——與謨大月下禪坐有得。

集九——

丹桂吹香過碧吟，蒲團枯坐夜禪深。殘星墮戶白生室，秋鬼提燈綠入林。萬壑松寒孤鶴夢，千巖月落一猿吟。超然象外忘言說，惟有虛空印我心。——夜坐有得·續集一——

欲問頭陀的禪悟一定到了什麼程度，他有兩絕句可以作一個總答：

大千一粟未爲寬，打破娘生赤肉團；萬法本閒人自闕，更從何處覓心安？

此法能傳有幾人，百千萬劫坐禪身。虛空粉碎無餘事，佛祖猶爲鏡上塵。——漫題四首之二·續集四——

我們實在再不用評讚了。

禪師必有語錄，相傳已有千年的歷史了。頭陀因爲「頗得真寂義，猶留未了因」，頭陀做過大叢林的住持，當然也不能例外。寧波三寶經坊出

\*\*\*\*\*

有頭陀的語錄一卷，後來在海潮音上又收集了一些，但是那些記錄下來的語錄，都並不足以見到他的真實行履之處。上堂，示衆，我們認爲到了現在已成爲裝做的花樣，在求法者固然不是爲法而來，在說法者也不過是於世法中應酬而已，所以登上寶座說的法語，倒反不如在僧寮中對客開示兩句的白話來得親切。我爲寫這一章，特爲把頭陀的語錄讀了兩遍，不曉得什麼原因，我總不願意摘引他的語錄中的法語，我想若一定要錄頭陀一點法語，還是以多抄讀他幾首詩爲好。這里先錄下他的暮春示衆有客問禪二首：

春夏之交草木深，及時舉眼細參尋；若看柳絮休迷雪，莫摘枇杷便當金！——暮春示衆一首·續集七——

祛妄心始真，懷奇理逾盛。不從驢脚炙，翻成馬腹病！莫謂藕絲柔，曾伏修羅硬。（華嚴經云：「修羅與帝釋戰，修羅敗衄，偕其衆走入藕絲孔中，一時不見。」）莫貴天上餚，且惜盤中釘。莫逞客慧狂，當踐實際勝。莫憚見諦難，彈指卽相應。菩提勿外求，好證自心聖。——有客問禪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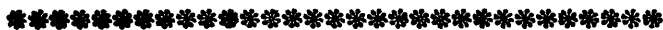
\*\*\*\*\*

我以為有了這兩首詩，就可以代表他的全部語錄了。這兩首詩，一示出家僧衆，一示在家居士。到了如今，後者大都真成了「馬腹病」，而且無慧大狂，連外求的人都很難見了！至於前者更不可說不可說了！頭陀這首暮春示衆是在天童寺示衆的，而現在的天童寺在春夏之交水陸四五六七十堂，及時已無暇去「細參尋」了；我們的頭陀寂光有靈，應該曉得二十五年前的「莫摘枇杷便當金」，到得現在已經變成「枇杷不見見黃金」了。並非作者要來挖苦天童寺的和尙，因為回憶這個二十年前以真誠衛護佛教的老頭陀與現在的人一比，實不勝其情了！

在頭陀的詩集中，有擬謝康樂維摩經十譬讚八首純禪學的詩，很可以代表頭陀禪悟思想的一斑，特錄於下：

聚沫泡合

覺海性元澄，云何泡沫聚？境界風所吹，虛壑自相鼓。認飄豈全



潮？識流匪異體。誰爲達觀者？真源亦無取。

箴

晴虛本無翳，陽燄何由生？擾擾寧暫住，渴鹿徒馳情。真空任起滅，明性無減增。智者鑒其微，元同一見精。

芭蕉

芭蕉本佳卉，綠葉方叢生，內心匪堅實，外觀亦清英；未央已零落，誰憶昔時榮？

聚幻

幻聚眩流目，衆巧歸我神。能爲城郭狀，亦現男女身。愚夫昧取舍，橫復生愛瞋。逝者復如斯，誰言此非真？

夢

孰謂識性同？同寢各異見。妄境故無恒，真如了不變。夢覺俱強名，好惡誰與辨？哂彼執著人，尙爲浮物戀。

影響合





大道寓影響，誰復知此理？是中無實性，羣有妄相似。本自絕名言，云何立彼此？運心平等觀，一任空華起。

浮雲

浮雲匪定質，變幻誰能測？氤氳翳太虛，飛散窮頃刻。含潤若有施，觀空了無得。前塵雖云妄，轉用資神識。

電

寥寥天宇廓，流電時一驚。奄忽不可見，神迅誰與倫？狂心儻可歇，智眼自圓明。勿用世間想，貌彼虛空情。

頭陀禪定工夫的淺深，我們實在不敢以文字言語來論評，何況在作者沒有出世以前頭陀就已經得了省悟。頭陀自己也說道：「了然清淨義，不在語言間」。

但是我們不可不知道頭陀對於他自己的批評，他在自述文中說：

余平日文字障深，禪定力淺。



在他的詩中也有——

悔因識字多生障，誤墮狂禪最下乘。——秋夜書懷·續集七——

然而不是這樣的呢？我們知道頭陀爲習禪定用功，爲作詩苦吟，起初他「以禪定爲止課」，作詩不過是偶一吟之。後來他的禪生活爲詩生活所化，詩生活也爲禪生活所攝，他詩中有句云：「每憑定力攝詩魂」，成了詩禪的並行生活。等到四十歲以後，他爲法化衛教等事所牽纏，他本來從性靈流出的多感的詩，至此更加了多量的感慨成分。他的禪悟，雖早已有了巴鼻，可是到了他入老年的時際，在時間上精神上已不能再讓他如少年和壯年時代的那樣勇勤了。他在三十八歲作自述一文，他就說他的禪定工夫會被文字所障，其實頭陀的禪定工夫，並沒有爲詩所障，而且因爲苦吟還得了多少逼拶的助緣；不過到了老年住持天童寺之後，爲法化衛教的事倒是耽誤了不少的工夫，然而那也是菩薩應該做的事，頭陀也不必以爲因擔誤了禪定而生憾？！

作者是墮在文字障中的一個人，以前曾讀過北平法源寺找人編的一部

高僧傳，在那部傳裏的高僧太多了，有許多高在什麼地方？使我們真是摸不着頭腦，連幾個在南洋專種椰子樹經營商業的和尙都列在其中，未免可笑！要說「禪師」，在紫柏憨山密雲玉琳諸大師以下，就我所從文字上發生信仰而認為是一個禪師的人，要數八指頭陀第一！

## 第五章 頭陀之法化

自信凡夫願力真，覺場終滿利生因。掀翻大海浮漚影，珍重十方行道身。劍樹刀山都不避，波旬篋戾任爲鄰。與君世世爲兄弟（用蘇句），同助如來轉法輪。——自信篇并寄明果師弟·續集四——

上面的一首詩，我們可以知道頭陀的抱負，他絕不是真想做「吟風弄月且消閒」的和尙；他發願弘法之心，雖然那樣的勇猛到「劍樹刀山都不避」，可又不是隨隨便便的同一般僧徒一樣，祇要有一個佛寺做起住持來，

能不能作為弘化道場，都可不管。頭陀不是這樣的人。當他三十三歲的一年，他住在寧波，寧波的知府宗湘文請他住持杖錫山寺，如果在別人真是求之不得了，然而頭陀却辭謝了。他作了一首辭明州太守宗公湘文請住杖錫山寺（集一）云：

萬壑千巖深復深，此山真是四明心。  
杖錫有漢人摩巖隸書「四明山心」四大字，長丈餘，筆力古樸，非晉人可及。  
誅茅欲就雲間住，恐有樵人遠見尋。

那位太守看重這位詩僧，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有山有水的地方給他住，才適合，那里曉得這位頭陀雖是湖南人，他却不同湖南的普通僧徒一樣，一到寧波，一心一意就是為的做叢林佛寺的住持。那位太守不瞭解頭陀的意思，於是堅請不已，頭陀就又作了一首詩道：

多年枯木（余昔名枯木頭陀）已無枝，那得猶蒙大匠知；  
祇合寒巖煨芋用，法門梁棟總非宜。——太守得偶堅請不已復此示意。集一——

因此引起旁人的奇怪，有位馬文齋，他為此事做了一絕送頭陀：



杖錫蹉跎冠海濱，石窗開處隔紅塵。如何太守叮嚀語，不與青山作主人？

這更有趣了，太守請頭陀去作一寺的住持，頭陀不願意去，也許那個杖錫寺就是一個不「隔紅塵」的佛寺，也說不定。而給旁人說「這個和尚真奇怪，怎麼太守請他他都不去，知府的話難道都不聽嗎」？那位馬先生那里知道我們的頭陀之所以成爲一代詩僧，不但他的詩格卓絕，也就是因爲他的價格高人一等！

「方丈病」，在末法中是很流行的一種時症，不獨普通的僧徒傳染最深，就是有相當學識的人也易於感冒。湖南的僧人到寧波去，打開窗子說亮話，百分之九十九是一爲名二爲利，真正爲道的，恐怕連百分之一都沒有。現在如此，清末又何獨不是此種現象呢？

頭陀他有弘法的抱負，但他不懂得「名」「利」那些東西的可貴，所以寧波知府請他住持一個佛寺，他都回絕了。我們要曉得：頭陀此時經過



在岐山五載的習禪工夫，又在太白山上玲巖結茅潛修數載，而他的第一部詩集嚼梅吟亦已出版。他的禪與詩都已有相當的成熟，正好需要再加上一把火候的工夫；如果他去住持一個極平常的佛寺，終日地去忙着送往迎來，實在不若以住寒巖煨芋爲愈了。

之後，他回到長沙，在三十八歲的那一年，他正預備刻他的詩集，上林寺的法門諸山請他去任住持，他又不就，有辭上林寺法席呈法門諸公一首（集四）云：

大道久淪沒，賢聖亦肥遁。振興在來哲，余也誠不敏！遲迴一載餘，顧瞻忽自哂。猥荷高明知，未證無生忍。揮袂謝浮雲，乘流逐驚準。永絕白社遊，逝隨玄豹隱。平生烟霞心，庶得巖下泯。去住各有宜，愚懷或見憫。

這里，頭陀對於住持十方叢林的態度表明了：一、他是不贊成現前的叢林的。二、他以爲住持叢林就得要振興佛法。三、他認爲做叢林住持的人一定要有相當的資格，要有道德學問才行。因之，他謙虛連他自己都不



配爲一個大叢林的住持了。從反面看，也正因爲他做詩和參禪的那種工夫，在現在叢林中都是無用的東西，所謂「平生烟霞心」，實在與香火因緣相距離得太遠了！

一個人過於矜持，一定也有許多走不通的路，而一切的事也有些是又必需隨緣的。在最初頭陀作叢林的住持，實實在在是帶有二三分人情和七分勉強的。他三十九歲開始爲衡陽羅漢寺的住持，他有一首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浙歸衡陽羅漢寺示衆（集五），是記這回事的。詩云：

吾道難諧俗，寒山祇自歸。詎思滄海事，終與素心違。絕巖宜雲臥，長空任鳥飛。惟憐陵上柏，寒翠映余衣。

這時候他的詩集已出版，而他正想多用一些功；所以雖做了羅漢寺的住持，他仍精進禪定，第二年在長沙麓山寺修「法華三昧」，隔年又回岐山「結期坐禪」，在當時住持一事實與頭陀的素心相違。

頭陀詩集出版之後，詩名大震，三湘名士詩人莫不與頭陀唱和，時相

過從。因此，就有好幾處請他去任住持，他都謝絕了。我們讀他的李幼蘭明府招住上封寺詩以謝之（集六），不但頭陀不願意再作住持，簡直倒嫌有點擺脫不了了：

名山久寥落，而我亦無能。況是朱陵勝，慚非白足僧！幽棲誠可悅，詩債豈宜增？願乞青峰劍，爲余斬葛藤！

普通的僧伽見到人家請他爲叢林住持，已覺紅蓮當頭而在頭陀他不惟不願意幹，而又覺得做一個「白足僧」不是他能做到的。我們知道頭陀是「口吃」的，作住持的才幹到了末法第一件大本領就是要見人會說，頭陀口吃說不出。而且他吟詩吟慣了，韻脚或者還弄得很熟，如普通經懺佛事香火因緣中的一切應酬之語，也許他說不來吧？頭陀說的「而我亦無能」，我以爲倒是真情實話。

接着又有龍華寺高山寺請他住持，他也都卻而未就。

倦鳥初還惜羽衣，白雲心事與時違。一枝已足棲余老，懶向獅林深

處飛。——昭陵道俗請主獅子峯龍華講席作詩奉辭·集六——

了然塵事不相關，萬壑千巖獨往還；猶恐世人知住處，何心更買沃州山？——高山寺僧持啓教請入院詩以卻之·集六——

頭陀本有弘揚佛法的心願，眼看到當時的環境，實在與他的個性又不適宜。因為做了一寺的住持，一方面不能領衆坐禪辦道，一方面又不能讓他自由自在的雲水吟詩，所以在頭陀把住持之事已當作了葛藤，更無心再去住那些寺院了。他對於佛教事業本來是熱心的，可是環境不許可，他甚至因為名山不像名山，勝地不成勝地，自己都懷着嫌恨，頗想出國了。這時候有日僧在湘設立佛教學校，大概頭陀看到外人在湘設學，而湘中僧徒反而不自振作，叢林中許多不如法的事太多，一般僧徒又不知弘化之事，或者還要鬧意氣。頭陀內憂外感，不可名狀！在他的詩中雖沒有把當時的情況全般寫出，但讀他的將由南嶽入海述所懷兼呈陳符戴文諸外護一詩（集七），便可知道頭陀在他法化的環境中所受的困難了。那首詩寫的是：

忽忽三年過，蕭蕭兩鬢華！名山休再往，勝地漫相誇！易植貪瞋草

難萌智慧芽。霧高常隱豹，淵險每驚蛇。久詆巴人芋，頻勞長者車。忘軀全嶽祀，歷劫幾河沙。僥倖功能就，倉皇念已差。拂衣辭洞壑，灑淚別烟霞！獨鶴誰爲侶？孤雲何處家？滄浪看濯足，碧海擬乘槎。回望祝融頂，行吟湘水涯。惟攜舊藤杖，仍著破袈裟。事定情彌怯，詩成手自叉。吾生淡如寄，此去莫咨嗟。

頭陀一個人當時真成了「獨鶴」。他寧會「灑淚別烟霞」，的確與其做一個不能够隨心所之去弘法化人，不若「仍著破袈裟」而「行吟」爲佳。名山而不像名山，勝地又不成勝地，叢林荆棘，大心的禪和子再也看不下去了。不是的嗎？再看他前詩意有未盡因疊韻爲遊仙一首（集七）所云：

高吟辭五嶽，一葦去中華。海月行將拾，蓬壺勝可誇。蟠桃放結實，瑤草始抽芽。貝闕凌雲日，琳宮臥虎蛇！真人揮羽扇，王母走雷車。鶴舞三珠樹，龍盤七寶沙。星辰手堪摘，凡聖念休差。煉藥開丹竈，凝神漱碧霞。松橋俱得道，劉阮悔思家；徐福曾登嶠，張騫遠泛槎。冥冥天有界，渺渺水無涯。精衛徒銜石，靈鷲不受叉。冷

\*\*\*\*\*

風吹梵唄，清淚濕袈裟！恨未聞真諦，仙遊祇自嗟！

我們猜想不到當時爲什麼事令頭陀那樣的灰心，所謂「琳宮臥虎蛇」，則明明在他住持的寺中有壞人和他搗亂；所以在「冷風吹梵唄」之餘，使頭陀的「清淚濕袈裟」了！

在上面的兩首詩中，寫出頭陀弘法的遭遇，他雖想去日本，但并未成行。

頭陀生來善感，他詩中充滿着感情，所以他明知道叢林中事都是葛藤，同時又拗不過人情，在湖南他住持了好多處的寺主，大概都是這樣的情形。

就在打算出國的第二年，他又做了爲山密印寺的住持。爲山原是靈祐禪師的道場，爲唐相國裴休捨宅建寺。一花五葉下的爲仰禪宗，仰山之後，就沒有出什麼人材。歷遭兵火之災，荒漚已久。頭陀去住持爲山，確是難得的因緣，他有題大爲山密印寺四首，錄其前二首如下：

\*\*\*\*\*

靈祐禪師古道場，象龍蹴踏豈尋常？毗盧峯勢凌霄峻，優鉢羅華徧界香。此日天人爭送供，當時橡栗拾爲糧。淨瓶踢倒渾閒事，贏得爲宗一法長。

唐時宰相裴公美，曾捨伽藍佈地金。石竇引泉來法乳，旃檀留蔭映禪林。悠悠空翠澄昏曉，擾擾浮沈混古今。欲續真燈傳佛印，幾人能證妙明心？

爲山地處寧鄉，交通不便，在事實上難以振興，所以雖經頭陀住持，也未能力大闡宗風。

之後，頭陀繼續又做過白霞、萬福、上林等寺的住持，有詩爲證：

八月朔日白霞寺入院作（集九）

巖谷——余宅，烟霞慰我思。暗泉依竹細，寒蕊著花遲。倚石看雲幻，穿林念鳥疲。勞生空復爾，莫負綠蘿姿。

贈陳六笙觀察（續集一）（六絕錄一）



衡嶽高高凌紫氛，鄴侯遺澤尙留芬；懶殘爲感平生遇，替守青山與白雲。（原序云：「公官浙久，歷任杭台諸郡，由杭嘉湖道遷湖南岳常澧道，旋權衡水道，已亥夏權鹽巡道，署側萬福禪林，爲公供養香火處，延余主席，感賦六絕以贈。」）

上林寺入院示衆（續集二）

上林鬱旃檀，不雜凡木香。龍象此蹴踏，豈容狐兔藏？敬也暗內修，虛名徒外揚。自辭雨花請，久與人天荒。焉知十二載，避席仍升堂。寂寂本無照，冥冥似有將。願爲甘露雲，普蔭火宅涼；願爲百毒味，併作醜酬嘗。敢告大衆言：努力各自強！勿隨讖浪鼓，沒我浮海囊！勿被毗嵐風，撼我須彌王！此事如磨鏡，垢淨自生光。但令狂心歇，卽是菩提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佛門中成了今古一例的公案。不辦道，不去宏揚法化，道也無，魔也無。如果有人真實辦道，宏揚法化，則魔事紛

擾，這又是什麼道理呢？蓋因佛寺叢林積弊太深，既不知佛法爲何物，亦不知宏揚本屬家務。故一遇大德發心宏化，則魔羣必多方障礙，甚且誹謗破壞。「獅子身中蟲，還食獅子肉」，卽爲此輩之詠嘆。頭陀在當時惟求眞實行履，深爲一般獅蟲所忌，因來一賣眞藥者，其他向「掛眞招牌賣假藥」者，相形之下，勢必爲其揭破。頭陀在湖南也曾吃過這種冤枉虧。看他的古詩一首呈曾公子咏周（集十）云：

種松南山下，枝幹初成陰。方期鸞鶴儔，共保歲寒心。鷓鴣忽聒聒，藤蘿亦森森。坐使幽蘭花，遷香於別林。羣疑久乃釋，眞賞仍在襟。長荷君子德，孤根託高岑。

在上面的一首詩中，把叢林中的獅子蟲描寫得惟妙惟肖：如「鷓鴣忽聒聒」，簡直不成僧家體統——於是頭陀雖發了「方期鸞鶴儔」的好心，而結果却遭受了魔羣的疑謗。再看他的一首十一疊韻呈葉吏部（續集二）：

平生積謗聳崑崙，誓捨殘軀肆虎吞。助我能修忿辱行，畏人不作絕交論。半肩行李孤雲影，一領袈裟萬淚痕——讚毀從來沒噴喜，曰魔

曰佛任人言。

我們讀「一領袈裟萬淚痕」，我們真的要爲中國的佛教放聲大哭一場——頭陀那樣的一位高僧，尙且積謗如山，那末，如作者實應該被現在的一般和尙目爲魔子魔孫了。其實自古以來的高德，被人誹謗者，真是數不勝數；最有名的高僧如契嵩、紫柏、憨山諸大師，都曾爲弘法吃了很大的虧，就連蓮池大師當他極受人崇拜時也曾爲蘇州人誹謗過一次。這種事，也祇好如頭陀所說「曰魔曰佛任人言」而已了。

上面所舉的一事，是頭陀未住上林之前的事；這時候頭陀對於住持叢林，已有倦意。委實作叢林住持，也不容易做：第一就是要巴結人，無論是什麼人，祇要有幾個錢送到叢林中交換一些經懺佛事的功德，爲住持者皆得要出來酬應招待，噓寒問暖，這豈是一個耽於禪悅和浸沈在詩境中的頭陀所願爲的事？因此他在示僧可（續集二）的一首詩中，就表明了他的心意：

平生所寶懌迴心，不貴人施布地金。幽谷有蘭都作草，懶雲入岫豈爲霖？惟愁食量隨年減，且喜吟髭逐日深。蓮社交遊多礙道，欲偕惠永住西林。

「幽谷有蘭都作草」，拿白話翻譯出來，就是「好好的一班禪和子都變做幹經懺的應赴僧了」。然而不久，到光緒二十八年，他又接受了寧波天童寺之請，去任住持。這時候，他住持上林還不滿三年，前後在湘中已做過各寺的住持十三年，在成績方面，不消說，一定是不能滿他的意。爲宏揚法化起見，正也不妨換一個地方試驗試驗。而且天童是他的舊遊之地，一別已有了十八年；天童寺既然推選到他，他也就樂得去走一遭。但是他這回的感慨很深，這裡可以看他的一首天童寺書感（續集三）：

十八年來復此游，蕭然不覺雪盈頭。名山事業吾何有，塵世滄桑佛亦愁！太白峰前雲似蓋，玲瓏巖下月如鉤。平生無限傷心淚，稽首空王獨自流！

別人做到名山大叢林的主人，應該是笑逐顏開，得意洋洋；而頭陀則不

\*\*\*\*\*

然，却在佛前禮拜流淚！頭陀的感慨有三點：一是他的年齡已到了五十二歲，已向老年的途程上走了。二是所謂「名山事業」的責任太重，在頭陀的意思，既作了名山住持僧，應該就要做出點「名山事業」來。三是國家正在變法的時代，纔經過「庚子」的喪亂，廢科舉改學堂，張之洞有改廟興學之倡，各處佔寺廟設辦學堂，風聲鶴唳。頭陀有點時代眼光，所以說「塵事滄桑佛亦愁」，不是佛亦愁，實在是老僧亦愁啊！但是頭陀爲情感所動：太白峯前的雲，玲瓏巖下的月，又使他有些留戀，那都是他的禪的道場和詩的道場，於是就做起天童寺的住持來了。

頭陀連任天童住持，計有十二個年頭，在此中間，他照例主持叢林中事：上堂，說法，示衆，說戒，乃至傳法等等，他也都一一做過。但是他都帶着強勉的，這里可以看看他的次韻答鄭蘇堪京卿七古二首（續集六）中的四句，便可相信我的話了：

.....  
嗟余學道老無成，捨身祇堪飼猛獸。開堂暨拂空爾爲，

\*\*\*\*\*

般若真燈誰乞授？

所以，有時他就毫不客氣的呵斥僧衆一番：

吟風弄月且消閒，說法其如石太頑——自笑萬緣休歇盡，猶餘一髮甬

東山。——王益吾祭酒以二絕句題余吳中遊草卽次韻書懷· 續集七——

「說法其如石太頑」，不僅是說天童寺的僧衆根器連頑石都不如，簡直是說叢林的禪堂都成了吃飯的地方了！縱然說法，又說給誰聽？戴季陶氏對於中國的佛教批評，說：「佛教因僧徒之趨於誦經，乃變成爲財勢的佛教」；在清末，中國的佛教就已經財勢尖銳化了。然而這却也難怪，如其專責備僧衆不去聽法或學法，那又不然。一要根本從僧伽制度上整頓，使僧衆凡一切衣食住行的費用，俱有相當解決辦法；一則要叢林完全不作釋教的佛事才行。頭陀一則覺得「說法其如石太頑」，再則以爲「枯木龍吟絕賞音」（結冬示衆句），自己祇消極的「吟風弄月且消閒」，（頭陀的本心實非如此）却不作積極的用捨身飼猛虎的精神；去整頓叢林的一切弊病。頭陀對佛教本極熱心，此於下章中再述，可是消極的熱心，於法化的

效率上就遲緩了！

正因為僧衆根性的頑劣，而親近頭陀的人，自然就黑少白多，他對在家的一班詩友反而時時談些佛法，如：

高齋談淨理，一雨送微涼。——山居秋暝·集九——

知公愛淨理，與我論機鋒。——上虞經君甫居士來山以詩見贈次韻答之·續集

三——

無人共聽蓮花漏，有客來參柏子禪。——次經君甫留別原韻即送其歸鏡湖·

續集三——

喜陪尚士語，彌愜出塵襟；坐覺碧山暮，因談淨理深。——次世退廉

訪九日僧友人登太白山出示五律四章次韻奉答·續集六——

這一類的詩很多，不多舉了。

以上是頭陀住持叢林宏揚法化的大略經過，一直到他圓寂的那一年，南京湖南的同鄉還請他去住持毗盧寺，他以「毗盧寺是古招提，老衲何堪

任覺迷」一詩而辭卻了。

總其頭陀二十餘年（三十九歲至六十二歲——一八八九至一九一二）的住持叢林弘揚法化的歷史，因為有二三分的人情和七八分的勉強，再加之他後來的詩生活的興趣又高過了禪生活，所以他本有的爲法的一顆熱心，不勉走上了消極的一條路。我們對於頭陀之法化方面所認爲遺憾的，是頭陀在廢科舉興學堂的當時，就沒有注意到創立僧教育——（頭陀有一次「將往杭州開僧學堂」，但未實現。）

## 第六章 頭陀之衛教

吾欽忍辱仙，運心仁且慈。手持如意珠，百劫行檀施。宏法亦已勤，六師謬見疑。寃親普平等，焦芽同時滋。智果旣圓成，永爲天人師。

余生秉微尚，塊獨甘雲棲。幽涂盛荆棘，蘭蕙何離披？鷓鴣相叫



嘯，猿狖復鳴悲——真如既不變，萬有徒紛馳。將捨有漏身，一飽豺  
虎飢。——詠懷詩十首之二·集四——

頭陀對於佛教的認識，可以分成兩個時期：在同治八年至光緒十四年  
的二十年中，頭陀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禪與詩上，在這個時期，佛教使他就  
認識得已經很清楚；他首先就是看到一些叢林簡直不是的了。在光緒十五  
年至民國元年的二十幾年，是頭陀住持叢林的時代，這一個時期中，他體  
察到佛教中衰頹的病症；他也很想負責去救濟，但是佛教中的環境太惡  
劣，此所謂「一木焉能支大廈」呢？

佛寺的組織，在殘餘的宗法社會中保持着，顯然的已呈紛亂之象，毫  
無組織之可言。僧徒則散漫無約束，在經懺香火之下討生活，苟延殘喘，  
任人欺凌。而一般佛寺叢林及所謂名山勝地，也已不成爲道場。在這裡，  
可先看頭陀在未做叢林住持之前對於佛教及佛教徒與佛寺的批評：

書感(集二)

古道去已遠，澆薄離真醇。玄紫既異彩，各自親其親。水渾魚所樂，木直斧所掄。幽蘭沒荆棘，得以全其真。

開福寺懷古(集二)

往事已如夢，宮花冷夕陽。秋風吟落木，衰草語寒螿。五代豪華盡，千年霸業荒。淒涼湖上月，曾照幾興亡！

福嚴寺(集三)

招提闢梁陳，靈異屢棲託。陵谷迭遷變，龍象繼寥落。寶樹既潛輝，法源亦枯涸。伊余乘微囚，聞道性所樂。奈何去聖遙，譬如隔日瘡。懷古情徒殷，撫今念彌怍！高山空仰止，迦陵不可作。

花藥寺(集四)

花藥阿蘭若，重來二十年；紺園空宿草，碧殿鎖寒烟。零落嗟今日，艱難憶昔賢。瀟湘無限意，惆悵夕陽邊。

在這樣的佛教狀況之下，除非真是爲「吃教」而來無半點良心的人，纔看得過去，纔可以無絲毫責任之心。雖然，「水渾魚所樂，木直斧神

掄」，也祇有「懷古情徒殷」了，別的還有什麼辦法呢！

湖南，在佛教歷史與地理上都佔着重要的地位，禪宗各宗的祖師，都站在湖南和江西福建同一條的緯綫上；頭陀看到當時湖南幾個最有名的禪林，實在太寥落衰敗得可憐了，所以他也就顧不得要全僧家的體面，他看到不對的地方，就大胆作直率的批評。但他是出於善意的，同時批評禪林也就是衛護禪林。出家佛子原無人我之分，凡爲佛子者均有住持佛教的責任。對於佛教不負責的人祇有三種：一種是根本不懂得佛教。一種是存着私利之心，滿想借禪林而貪圖名利。還有一種，是明知佛教叢林的衰落，而却不負責任的袖手旁觀。頭陀不是這三種人，他的性情很剛直，他的態度也很嚴正，所以對於當時的湖南幾處大叢林，皆在他的詩中發表過極其誠摯而又沈痛的批評。這里舉出兩件事來：他對長沙上林寺的批評，是——

……如何獅子窟，今成狐兔邱？  
禪枝日凋謝，念茲深余憂！……

題

他對南嶽山的批評，是——

荆榛莽巖谷，杖錫欲何之？豺虎方爲患，存亡未可知。但持心似石，不顧命如絲。忝入名山住，惟將古道期。——南嶽雜感·集六——

他做過南嶽上封寺和大善寺的住持。南嶽本是中國的「佛土」之一，雖然不在四大名山之列，佛寺之多，僧伽之衆，比四大名山也無多讓。不知道當時南嶽的僧徒對於頭陀究竟有無反對舉動，使我們讀到他的「神宮羣鼠竄，孤嶼亂峯欺」，就覺得頭陀在南嶽實是處的「幽蘭沒荆棘」的境界；他的「惟將古道期」的政策，顯而易見要受「水渾魚所樂」之流的暗欺了！

在上章法化一章中，很明顯的有幾處看到頭陀最討厭僧徒「打官司」，僧徒爭訟，成爲末世不肖僧徒的家常便飯；祇要自己的面子，不願釋迦佛的臉面，祇爭私人的權利，不問十方常住的得失，頭陀實在看不下去了，他自己無力去排解鼠雀紛爭聚訟之難，於是他祇有去託請知府出來調和，他有一首衡陽國清寺感事八韻兼呈朱純明府（集七）可以代表當時佛寺中僧

徒的怪現象之一：

衡陽古國清，過客不勝情。共說林泉好，其如鼠雀爭！嶺梅空欲發，徑草殺還生。白晝狐狸語，荒村虎豹行。雲含出岫意，猿作斷腸聲。零落禪枝蔭，淒涼梵磬鳴。金沙誰再佈？紺宇勢將傾！欲乞甘棠樹，移陰覆化城！

因此，在頭陀大智若愚的腦海中，就頗有的想不透：好好的出家人有林泉之福，爲何還不安分享受？自身沒有學問，在那里「白晝狐狸語」，已足爲佛子之羞，爲什麼還要作鼠雀之爭，致使大好的叢林，淒涼萬狀？甚至爲私人之爭訟，人我是非，鬧得不得開交，即將佛寺毀滅，亦無所顧；這是造的什麼業呢？出家稱入空門，如何一己之私慾都不能看空，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於是頭陀很慨歎的說道：

……………凡流衆所趨，至道誰能造？人我每固執，夢想徒顛倒。憫彼芭蕉身，生意日枯槁，灼灼霜中華，寧復幾時好？——古詩八首·集

\*\*\*\*\*

佛教徒口中的「四大皆空」「無常迅速」等話，原來都是對別人家說的法語，自己却完全把牠攔在一邊。

頭陀在弘法的時代，正是中國初期吸收西洋思想的時候；庚子之前，耶穌教的勢力已侵入中國腹地，中國人民於神佛不分的信仰中，又多了一個上帝的迷影。迨至八國聯軍一役，外患頻仍，內政不修，加之又多了科學的殺人利器，使我們的頭陀都感到有點不安了。在他的古詩八首（集九）中有一首是這樣寫的：

聖教久凌替，邪說亂吾真。神珠不自識，魚目爭爲珍。海若揚洪波，毗風鼓劫塵。五洲一腥垢，萬古同酸辛。哀告閻浮提，誰爲覺斯民？

我們知道耶穌教徒他們到中國內地傳教，首先他們都是說沒有神沒有佛祇有一個上帝的，一直到現在還時常看到耶穌教的宣傳品上印着「阿彌陀佛不能救人祇有上帝才能救人」的字。頭陀爲衛教起見，認爲絕無「忍

\*\*\*\*\*

見白鳥王，坐受微禽欺」的道理，乃想在這一方面作衛教的運動。但是一般僧衆酣睡不醒，頭陀的話，並得不到什麼人的同情，也許連回響都沒有，結果祇是給頭陀多一番傷心，看他的：

二十餘年事，回思淚即傾！每憐龍象泣，不避虎狼行。毒草終難剪，幽蘭恥競榮。……——山居書懷十二韻·續集二——

佛教中的龍象們，在那兒呢？

光緒二十八九年，廢科舉興學堂的時潮，激動了睡夢中的僧道，時議提廟產充學費的聲浪，甚囂塵上。光緒廿八年，頭陀正住長沙上林寺，而寧波天童寺推選頭陀住持，我以為與提廟產充學費頗有關係。因為頭陀此時的詩名已徧傳海內，在清政府部裡做官的人有很多都與他有往來，一般僧徒認為頭陀可以做一塊擋武器的「盾」，誰先把頭陀接去當做偶像供着，誰寺就可以得到相當的保障。而頭陀呢，此時也正有一般衛教的勇氣，所謂「忍見白鳥王，坐受微禽欺」，於是他勇往直前。他住持天童的



一年，正是鬧着提僧產充學費教難發動的時期；他的一首感事（續集三）云：  
巖谷容吾輩，天朝雨露偏。祇緣充學費，遂議割僧田。古寺晝常  
閉，禪房夜不眠。何當乞甘露，一爲洗腥羶。

頭陀夜中都擔心睡不着，而壞事就是在那些「古寺晝常閉」，如果每個佛  
寺都把三門打開，辦僧教育，使各各佛寺中無一間閒屋，無一個廢人，看  
有誰個來打你僧田的鬼主意，因之頭陀也等於空急。

我常常說：要得中國佛教興，且先看僧徒遇到爲難的事情找不找人去  
帮忙，到了僧徒不找人帮忙的時候，中國佛教就到了中興的時期了。頭陀  
有的祇是衛教的心願和精神，在他的周遭都是些霸持僧田的粥飯僧，其實  
僧田已有一般粥飯僧霸持着，頭陀也是白費心；急得心中同滾油煎一樣，  
誰還感謝你頭陀？

相逢休話永嘉年，痛哭金甌缺不圓！佛眼亦因塵劫閉，禪心如在滾  
油煎！七分擬割花宮地，（時議僧道十分田產者，抽七分充學堂經費。）一線  
憂存杞國天。太息江河今日下，中流砥柱賴公賢。





這是他奉訪陸太史的詩（續集四）。「禪心如在滾油煎」，頭陀衛教之心，看是如何的急切啊？

後來提僧甲充學費的風潮，由北而南，廣東波及的地方最多，損失也很大。「揭陽縣因奉旨興辦學堂，驅逐僧尼，勒提廟產，時有老僧禿禪者，年已八十，不堪地棍衙役之擾，乃斷食七日，作辭世偈八首，沐浴焚香，誦護國仁王經畢，即合掌端坐而逝」；頭陀哀悼不勝，乃次其韻，作了八首詩。（續集五）全文如下：

孤禪寂寞與時違，黃葉蕭蕭落滿衣。今日空門無地托，茫茫雲水欲何歸？

人天掩袂淚流丹，鐘鼓無情夜月寒。世出世間皆有累，爲僧爲俗兩皆難。

彷彿排僧口爍金，不容地上有禪林。慈悲忠恕原同理，猶感純臯護教心（「想忠恕，念慈悲，思感應，三教同心」，此純廟難羣臣汰僧之語也。）

山河破碎夕陽餘，一片傷心畫不如；祇恐空門無處著，白頭和淚上



官書。

人非豺虎日磨牙，公牘紛紛入省衙；試問揭陽賢大令，老僧何罪要  
拖枷？

佛亦哀時眼自寬，中流誰爲挽狂瀾？可憐慈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賴  
長官。

禪心對境本無妨，昨見流亡哭一場！若使窮黎俱得所，男誰爲盜女  
誰娼？

爭人爭我枉焦唇，割肉醫瘡在此身。但願羣生登樂土，大千世界轉  
祥輪。

法門之難，至此地步，而熱心衛教者，頭陀而外，只見禿禪一人而已！

頭陀次夏穗卿見贈原韻（續集五）云：

海波雪湧透襟涼，慧命如絲幾欲亡！我法金湯猶有賴，袈裟和淚拜  
錢塘！



在這首詩末句下註有：「時將往杭州開僧學堂，君極贊成」一語，我在上章說過頭陀沒有注意到創立僧教育，這一次他雖會「將往杭州開僧學堂」，但並不會開成。當時由提產風潮逼迫佛教中成立了一個僧教育會，顧名思義，好像是辦僧教育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回事。江蘇僧教育會在南京辦了一所僧學堂，浙江僧教育會在杭州白衣寺祇辦了一個僧小學。我們很奇怪頭陀為何不在天童寺首先倡辦僧學堂，做全國叢林的榜樣？「慧命如絲幾欲亡」，應該要從慧命上——僧教育挽救起，而專靠別人，實為失策！我們也知道頭陀當時住持天童，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把天童的規模樹立起來；（天童之有今日，皆頭陀之功也。）曲高和寡，環境不許可，亦意中事。我們並不敢過於責備頭陀，我們讀他的長沙小憩仍歸天童感事四首（續集七）中的一首，便可知獨腳戲實在也不容易唱。

却尋舊行徑，亂草沒幽蹊。不謂蓮花淨，今成濁水泥！真燈愁室暗，寶筏奈川迷。邈矣覺皇遠，誰堪化闡提？

假如說頭陀是衛教的一個領袖，當時就沒有隨從的人，所以有時候就使頭



陀感嘆着「却憐吾道拙，不與世途爭」。僧產被政府及地方提去開辦學堂，自己僧家都不願自己開辦僧學；我們原諒頭陀，除去感嘆以外，還有什麼可說呢？

因為辦僧學堂，杭州白衣寺的松風和尚，因倡辦僧學，被一班莽流僧打死了。這件案子，真是值得紀念的。松風和尚的墓，現在還在西湖邊靠近孤山與林處士的墓為隣。關於松風和尚之死，頭陀做了兩首哀詞，（續集七）很為沈痛，詞云：

末劫同塵轉願輪，那知爲法竟亡身？可憐流血開風氣，師是僧中第一人！（師以興辦僧學，爲頑僧輩深嫉，致慘死。）

西湖回憶早涼天，紅樹青山共放船；一別便成千古恨，春風吹鬢淚潛然！

隔了幾年，頭陀過杭州，住在白衣寺，走到西湖，打從松風和尚墓前過，又吟了一首五律，題爲西湖過松風上人爲學捨身之塔哭之以詩（續集八）：



\*\*\*\*\*

爲學捨身者，松風老上人，獨留孤塔影，長與古墳隣。碎骨亦何有？招魂恐未真。湖邊春草碧，而我益沾巾！

令人不忍卒讀，將來做中國僧教育史的人，切莫要忘掉這一頁慘史吧！

僧教育未曾實行，而僧教育會在光緒最後一年，已到處設有分會，北京有僧教育會，杭州省垣亦有總會，寧波又有分會。這在中間，還鬧出一個笑話，看頭陀的一首寧郡僧教育會成立有以匿名函省垣總會者作此奉寄以代解嘲用釋疑謗（續集七）：

天竺天童若弟兄，豈容謠啄間深情？江河水合歸滄海，星月光涵混太清。浪蕊浮花空自鬧，春蘭秋菊亦何爭？白衣大士應含笑：兩寺原同一寺名。（總分會俱設白衣寺）

真正可笑得很，這種事，頭陀看得很多，在他幾十年中也不知見過多少僧家的爭鬥，我們再看他的靈峯解嘲三絕句（續集七）：

耳邊鼠雀紛紛訟，脚底風濤滾滾翻；正我那伽方入定，龍爭虎鬥亦

\*\*\*\*\*

\*\*\*\*\*

忘暄。

捨身飼虎虎方飽，割肉餵鷹鷹復饑；卽把靈峯作頭腦，施他亦是佛慈悲。

也知忍辱是波羅，世事如雲一笑過。我吃十方君十一，老僧翻爲作檀那。

僧家事一至於此，可笑亦復可憐！

頭陀爲僧教育會事，時而赴滬，時而至杭，在頭陀是祇希望佛教能够太平無事就好了，他也情願犧牲晚年的歲月，在他述懷呈張蹇翁詩中。有兩句表示他衛教的態度：「欲驅雷火掃荆棘，使我蘭桂長清芬」。

頭陀在六十歲（一九一〇）那一年，自己在太白山青龍崗造了一個塔，題名冷香，滿擬長此佛教中太平無事，讓他也得休息一下，了此餘生。冷香塔造成之後，他附題了二十截句的感事詩，其中有一首云：

佛海風波見已頻，慈心不咒毒龍馴；收帆到岸渾無事，了却浮生夢裏身。

\*\*\*\*\*

\*\*\*\*\*  
但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光復告成，民國成立，上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  
頭陀又被推爲正會長。終因佛教總會事及湖南攘奪僧產消毀佛像的事，至  
北京向政府請命，寂於北京；爲法亡身，結束了他的衛教心願！

在頭陀拚命衛護佛教的當時，在文字上給我們可以查考的，同時作這  
種衛教運動的人，實在沒有幾個。在佛教月報上祇見到太虛大師的對佛教  
整頓主張，其他有宗仰亞髡和尚等數人而已。而美盡東南的江浙諸山，雖  
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中華佛教總會」，然而內幕實在可憐得很，這裡請讀  
頭陀寄章太炎君滬上八絕句並招遊天童（續集八）中的一首，看他說的什麼？

人海車塵匝地腥，孤根蘭蕙惜芳馨；黃流滾滾春申浦，不及天童一  
髮青！

誰知二十三年後的上海，依舊是「黃流滾滾春申浦」，却不見我們老青  
年的八指頭陀了！

\*\*\*\*\*

## 第七章 頭陀之師資

弱齡喜聞道，遙擬岐山師。千里懷耿介，中心如渴饑。既入獅子窟，始決野狐疑。凝神入衆妙，飛辯應羣機。偶逢水雲性，因與烟巒辭。遠犯風濤險，周覽海嶽奇。游鱗思舊壑，翔羽返故枝。靈宇虛宏麗，哲人久已萎！願余玄鬢影，減彼青松姿。深情抱孤慟，幽淚徒空揮！夢寐存真契，惚恍昭容儀。鈍根諒不棄，請以龍華期！

——岐山感奮詩一·集六——

我在上面說過，頭陀是富於情感的；此處所謂情感，是一種慈心和悲心所組成的，與普通詩人所抒發的情感完全不同。佛教本以斷除情感灰身混志爲宜，然而在頭陀却做不到，因爲頭陀的師友給予他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在他的詩中有十之六七都是發抒情感的。在這一章中想敘述他對於師

\*\*\*\*\*



發的情感，在下一章再說頭陀的友情。

上面引的一首詩，是他在四十一歲上寫的。岐山是他習禪最得力的一個道場；恆志禪師，也就是頭陀唯一的親教師了。在那首詩的前頭還有一段序文，說：

余以同治戊辰成童薙草，問道岐山，初聞志老人說法，如日照高山，大喜溫身，不知門外積雪三尺，老松偃折矣。乃乞侍巾餅，曉夕親炙；於灑掃舂爨，一身兼任。同學數十人，皆一時龍象。惟資生艱難，四事不具，樹皮蓋屋，僅避風雨，野蔬充腸，微接氣息；雖蛇皮橫陳，魍魎環露，俱能以道自衛，不之懼也。余坐五夏，頗有省發。乃辭去順流東下，放志吳越山水間。甲申秋，捨筏還湘，復經六載，計別此山，草木榮悴，凡二十度；志老人示寂十七年於茲矣。今春重來訪舊，存者十僅二三，衰病又倍其半，而余玄髮成素，亦將老焉！去時於仙人石上所植小松，今枝葉扶疏，上蔽雲日，撫

\*\*\*\*\*

### 花沾襟，遂成斯詠。

岐山雖衡山縣約一百二十里，在數十年前爲湘省有名的習禪道場，頭陀在那里曾住過五年，岐山給予他的禪定基礎，使他數十年都未搖動，而且在當時就得到非常的受用，這在頭陀的印象中是一定很深刻的了；而尤其是對於恒志禪師，特別不能忘懷。看他的一首禮岐山恒志老人塔（集三），便可知他對於師長的感情是如何底關切了。

西風 蕭瑟，落葉滿秋林。碧蘚侵階長，青松覆塔陰。空聞遺教偈，誰識不傳心？獨禮虛堂月，無言淚滿襟！

頭陀在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一個師父與一個徒弟多少總有點緣分的。頭陀的師父不是庸俗的和尙，在第一章裏我說過「中國佛教中爲師的剃度收徒百分之九十七八不都是爲的要使用和應赴嗎」？這實在是真情。頭陀幸而遇到陳林長老爲師，得到百分之一二的難得的遭遇。他十八歲上出的家，當年受了戒，第二年就打發他往岐山參學；頭陀豈有

\*\*\*\*\*

不知佛教社會中的一切黑暗，他對他的師父，真有說不出的感情。他二十五歲那年初次離鄉，與他師父辭別的一首詩云：

舊院安禪處，經年錫一臨。欲辭溪澗水，去聽海潮音。白髮憐師老，青山悵別深！空門本無我，那有去來心——將之南海賦別·集一——

我們知道此時東林長老已有四十多歲了。凡是真正尊敬師長的，見到師父年齡一大，很容易入衰老期，師長一衰老，在做弟子的自然而然的會感到人事的無常了！頭陀有一首冬日客舍書懷并憶東翁師老人云：

天涯又見六花飛，客舍寥寥獨掩扉。舊雨經秋隨蝶化，（謂籍一光明

二公）孤鴻失侶欲何依？半廳風月愁將老，一笠雲烟悵未歸！遙憶

吾師衰白髮，瘦梅華下淚沾衣——

嘯梅吟卷上——

到了頭陀四十八歲上，東林長老就圓寂了，頭陀的哭剃度本師詩云：

摩訶定石有餘溫，不覺三衣濕淚痕！棒喝無人規誠絕，此心孤寂向

誰論？——集十一——

又有一首重哭本師：

一病成終古，三生未忍論。空餘馴鳥跡，猶在淨苔痕。欲哭還同俗，忘情恐負恩。西方如可往，（先師偈云：「西方吾所願，昨夢白蓮花。」）

長願奉晨昏——集十

隔了三年，在一個初冬的時候，頭陀去五谷山掃他師父的墓，寫了一首五古，深情無限。在這首詩中，把他師父待他的好處，在幾句詩中繪畫出來，使我們認識東林長老的爲人。

微霜下林杪，木葉皆飛黃；送師瘞斯土，俄已三重陽！茲來一展眺，風物殊蒼涼！秋山靄餘翠，殘菊猶芬芳。憶我薙染時，傳衣披我長。師年未五十，鬢鬢俱青蒼。師命我行脚，遠帆南海航。一身托雲水，十載還沅湘，師年六十六，面皺身則強，日行三由旬，迅若空鳥翔。如何十四年，老病成頽唐？我從瀉山歸，侍疾未離牀，我每泣語師：「請慎溫與涼」。師笑謂我言：「是身真革囊，盛穢無一淨，捨之復何傷？若人負重債，於理豈不償？五陰旣非有，四大隨分張」。師竟棄我去，遊神泥洹鄉。慧燈寢恒照，苦海失津

梁。四流欲誰濟？昏夜何茫茫？緬懷平生儀，灑涕對迴崗；山川有搖落，斯痛永無央！——十月初五谷山掃剃度本師墓·續集三——

在這首詩中的幾句答語，東林長老雖已得解脫，而頭陀却未免有情，深感到師徒道誼幻滅的喪慟！

東林長老也能吟詩的，可惜沒有多寫，在頭陀詩集中只見到有兩句零句：頭陀乃把牠足成一絕，并題作：

先師東翁夜過洞庭偶得句云：「不知何處仙人笛，吹落梅花滿洞庭」？誠仙籟也。又山居有「山大白雲遮不住，長留面目與人看」之句，皆見道語。惜俱未成章，病中無事，爲足成二絕句，以志先師道德文彩於一微塵中耳。

湖面君山一點青，黃陵月上睡初醒，不知何處仙人笛，吹落梅花滿洞庭？

天涯無事覓必安，世界微塵定裏寬；山大白雲遮不住，長留面目與人看。——集十——

\*\*\*\*\*

除了他的剃度師父東林長老和岐山恒志禪師以外，他親近過的在湖南還有一位笠雲禪師，我在一個日本人的文章中知道湖南笠雲禪師。曾到過日本，（頭陀詩中也說及），并說明是頭陀的師長，應該是頭陀的戒和尚，不曉得是否就是賢楷律師？看他的：

不待巾瓶側，匆匆已十年。早知布毛意，何用草鞋錢？夜雨談詩坐，孤燈對榻眠。別來多少事，語罷欲潛然！——自海上歸與本師靈和

尙夜話·集二——

這是他第一次從江浙回湘會到笠雲禪師寫出的，觀「不待巾瓶側」起句，想係是他的戒師，而且他又稱爲本師。可是這里有一首詩，好像笠雲禪師又是他的法師的樣子：

法門望重比崑崙，法海波瀾滿腹吞。自掃白雲遲客至，不將丹訣與人論。心香一瓣爐無燄，面壁多年石有痕。我學神光思斷臂，門庭立雪乞師言。——十二疊韻呈笠雲本師·續集一——

\*\*\*\*\*

笠雲與頭陀究竟在師資方面是怎樣的關係，祇好待考了。（我曾問過幾個湖南的長老，都回不知。）

常頭陀還沒有開始做叢林住持之前，笠雲禪師已勸過他去住持叢林的事，讀清涼寺（在衡州）呈本師一首，便可知之：

達人貴宏道，獨覺非所論。覺花覆心地，智水湛靈源。誓然大智炬，永破塵沙昏。拂衣舍南國，開講給孤園。豈不疲津梁，彌愍四流奔。喬嶽蘊靈異，中有甘露門。非賢豈能主？惟德衆所尊。人天一忻悅，花雨何紛繁？迦葉信小果，慶喜慚鈍根。荷法各有任，嘉會何由敦？聊勉自化志，庶用酬慈恩。——清涼寺本師一首·集三——

笠雲禪師的年齡比頭陀并大不多少，頭陀到五十八歲還有詩寄給他，好像他就是那年到日本去的，詩云：

麓山飛翠蔭千庵，我法羣推不朽三。最恥小乘圖自了，惟將真諦與

人談。轟雷掣電禪機捷，臥虎跳龍筆陣酣。（師機鋒敏捷而書法尤工）

杯度東瀛動朝野，香花爭散女偕男。——寄呈笠雲本師·續集七——

頭陀前曾有一次想遊日本但沒有去成；上海方面的僧徒之後也有一次謠傳頭陀欲去日本，并說他要傳日本的眞宗，或許就是因笠雲禪師到日本去的影射。

此外，頭陀親近過金山的大定長老，他有讀大定長老八句傳戒的兩首詩：

入定金山寺，風濤寂不驚。諸方惟一老，末法亦多榮。屢閱浮雲變，仍看寶月明。曾親侍巾拂，白髮悵余生。

華蓋盈龍窟，遙知法會開。能傳千佛戒，定上九蓮臺。海關杯難渡，天空鳥倦回。惟憑清夜夢，還禮德雲來。——續集四——

此外，頭陀聽過寧波飯依長老講經，他有一首憶明州飯依長老云：

太白峯前聽法回，寒梅二十度花開，何時七塔橋邊寺，重禮明州布

袋來？——集十一——



在上面所舉出的頭陀之師資，共有五人：

- 一、恒志禪師，
- 二、東林長老，
- 三、笠雲禪師，
- 四、大定長老，
- 五、飯依長老。

後面二人與頭陀師資的關係不算很大，如果笠雲不是賢楷，是另一人，則戒和尚亦當爲師資之一，

六、賢楷戒師。

除此，還有二人應欲表述，就是周雲帆先生和鄧彌芝先生，周先生是頭陀幼時開蒙的塾師，對頭陀爲第一知遇之人。鄧先生是頭陀問過字（或是改過詩）的一位先生，有詩爲證：

世相無常住，愁聞薤露篇。關心一別後，彈指十年前。曾問雲亭



字，同遊建業船。如何方廣約，偏乏入山緣。

瀟瀟涼雨夜，剪紙爲招魂。河北遊難繼，江南道益尊。談空思舊社，捨筏悟真源。一片清溪月，淒然照墓門。——挽鄧彌芝先生二首。

集七

還有一位郭菊蓀先生，更不能忘掉，頭陀登岳陽樓初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因「歸述郭菊蓀先生，謂「有神助」，且曰「子於詩殆有宿根。遂力勸爲學，授唐詩三百首，一目成誦」云：這樣，這三位在家先生也當尊爲頭陀之師，則師資又加三人：

七、周雲帆先生。

八、郭菊蓀先生。

九、鄧彌芝先生。

其餘在詩集中所未載見的，不一一考。



## 第八章 頭陀之友情

一燈黯黯照愁明，五夜悽悽感舊情，滿眼繁星盡搖落，惟留殘月配長庚。——寄范清笙舍人楊雲門明經一首·續集八——

俗語說「出家無家」，以為普通人的感情都是用在家族的倫常之間，故在一般人的眼光之中，總以為出家無家的僧侶就無「情」之可言；那里曉得出家之士其情更真，而且從同體大悲中流露出來的真情，實非世間以「家」為情之出發點者所可企及。

頭陀的悲心過人，故筆下多帶感情，在他全部詩集中的好詩，皆屬於友情一方面的寄懷酬贈唱和之著。所以頭陀的詩是半出世半入世的。他自己也說過他不是個無情的人。如果以詩的立場而論，人之而無情感，則絕寫不出什麼詩來。頭陀在他寄范清笙舍人楊雲門明經一首詩中有序說

\*\*\*\*\*

道：

五夜一燈相對枯坐，忽憶甬上舊遊，殢謝殆盡，惟范舍人楊明經健存，因爲一絕句寄二人，使知我學佛者非真無情人也。

因爲出家無家，已無所親，而惟一的親人，就祇有友情。頭陀關於友情的寫作，在他詩集中特別的多，如還山懷甬上舊遊有云：「忽念平生親，遠隔天一方，思欲一見之，關路何茫茫？……」頭陀的一種純真親切的友情，從他的詩句中隨時都可以找得出的。

頭陀的詩友，不消說，出家的第一人就是精一，在家與他最先交往的就是郭菊蓀。

思君不可見，朝朝悵烟霧，衡陽雁已遙，遠書寄誰去？忽見黃鳥飛，出谷鳴高樹。躊躇東復西，幽情共誰語？

這是他懷精一上人（集二）的一首詩：後來精一圓寂了，他去爲山過精一的故居，他寫了一首爲山過精一律師故居并題其優羅花室日記，詩云：

\*\*\*\*\*

忽忽歲云暮，寒蟲鳴我牀。住茲曾幾何？四山青復黃。人生若浮  
漚，鬢髮忽已蒼！念昔素心人，憩此松下房。論道鄙章句，撫化證  
元常。豈惟數晨夕，亦欲同津梁。遠掛南海席，共泛東吳航。講筵  
析真義，四座聞天香。方期昏衢中，長瞻慧日光；高秋八九月，禪  
枝殞勁霜！生死一朝異，沈痛結中腸！孤雲思無依，獨鶴誰與翔？  
寧知泡影謝，復覩羅花香。追念平生親，墨跡猶數行；悲來不能  
語，涕下沾衣裳！

觀此結句，他的友情是何等的真摯？

頭陀初得「洞庭波送一僧來」的佳句，即得郭菊蓀賞識，并鼓勵頭陀  
學詩，所以在他的秋日得郭菊蓀司馬書詩中就說明了：

黃雲蒼莽雁來書，忽得秦中一紙書。提劍十年爲客久，論交廿載識  
公初。荒煙古戍啼山鬼，落日邊城策塞驢。聞道秋來歸思切，故山

風雨夢樵漁。——集三——

再看他懷郭菊蓀司馬的一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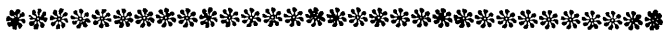


長安不見悵何如？雲白山青萬里餘；不識故人身健否？十年未報一封書。——集一——

頭陀不但對友人有一股真情，而他的態度也是逼真的，完全沒有一個字的虛偽，這一點使人讀到他的詩，懷着有絕大的同情；感人之深，匪言可喻！

愛友大概是詩人天賦的特性，一個詩人不愛交友的，在古今歷史上的確很少。頭陀以一個禪和的詩人，酷愛山水，又貪吟詠，行脚所至，留連天然佳景，發動詩思，輒爾寫作。同時在那些名山勝地就遇到不少的詩人，志同道合，自會一見傾心。所以頭陀的詩友，在當時的海內詩家幾無一人不與他交遊。而頭陀一顆大公的悲心，也正好藉此顯露。他的春山漫興云：

地勝遺塵事，心清妙見聞。琴聲微雨潤，花韻夕陽熏。樹樹啼黃鳥，峯峯生白雲。翻嫌幽賞足，欲覓個人分！——續集七——



頭陀連賞覽自然都不願自私，還「欲覓個人分」；於是訪友就成了一種賞心遣興的樂事，詩人的生活原來如此的。讀頭陀的：

過棲隱禪院訪懶愚上人

乘興問誰適？翛然獨訪君。爲求一字友，踏破萬山雲。古木當檐出，孤鐘隔水聞。遠來相問訊，無語立斜曛。——集一——

雪中題呂文舟居

扶病策疲蹇，言尋靜者居。天寒過客少，梅老著花疏。鳥啄檐前雪，風翻案上書。不知壩橋上，詩思近何如？——集一——

訪宗明州湘文

寂寂深山晝掩門，芒屨未忍破苔痕。今朝欲訪故人去，黃葉蕭蕭下

遠村。——集一——

訪尋詩友，一面得到快慰，一面則更增加離情，一朝把晤，俄爾又別，詩人的詩就因此而多了；頭陀關於這一類的詩也着實不少，現在祇能選錄一二，以見頭陀友情之一斑。

我們要知道頭陀晤會詩人的情景，可以讀下面的幾首詩：

贈陳伯嚴

陳侯亦洒落，對酒每高歌。好客黃金盡，論交白髮多。雲深三楚樹，夢繞九江波。乘興且行樂，浮生能幾何？——集三——

與淡雲和尙夜話

十年俱老大，一見一傷神！白髮幾人在？青山入夢頻。兩行燈下淚，三載病中身！何日嶽雲裏，與君還結隣？——集三——

海上與真人話舊

孤雲本無定，於此忽相逢。巖壑思前事，鬚眉非舊容。霜寒洞庭葉，風送海門鐘。明日一揮手，秋山又萬重！——續集三——

爲山與復初西堂話舊

二十餘年別此山，片雲無意又飛還；故人獨有初師在，萬壑松杉憶舊顏。——集八——



重晤陳梅根

故人二十七年別，今日相逢似隔生；多少離情不能語，急風吹雨打窗聲。——集二——

我們再來讀頭陀關於送別和話別的詩：

贈黃子賁

細雨微風裡，悽然一送君——他鄉貧作客，相贈祇孤雲。——集一——

別楊靈荃社友

唱罷驪歌思悄然，山含落日水含烟，卻愁今夜江頭月，獨照離人上客船！——集一——

虎岑送慈和上人歸衡陽

西風吹落葉，先向客中聞。已動悲秋意，那堪復送君？長辭虎岑月，高臥雁峯雲。此後松根石，何人話夕曛？——集二——

送雪溪上人歸雁峯

年少易爲別，此別淚沾衣！往事空回首，春山晚獨歸。白雲迷遠望，明月入禪扉。惟有相思夢，隨吾入翠微。——集三——

送豪素上人歸旗山

三年一彈指，相見鬢毛斑，歲月亦何速？身心殊未閒。幽情忻共話，詩債苦難還。明日晨鐘動，溪山悵別顏！——集八——

贈別李二翰林瑞清

涼風入庭樹，忽覺葉皆秋。念此歲月晚，增余雲海愁！故人江上棹，高柳雨中樓。相望情何極？殘陽下橘州。——集九——

余旣晤桂亭明府旋送其還新田重贈以詩

二十年爲別，逢君又送君，何堪一揮手？便隔萬重雲！嶽色隨帆轉，灘聲作雨聲。舟中對明月，應憶白鷗羣。——續集一——

羅順循大令將之燕臺余亦有四明之行作此志別

十載重逢鬢已絲，布帆明日又天涯。風塵擾擾向誰語？雲水茫茫安可期？海上鯨鯨方作窟，山中鸞鶴欲無枝。惟餘一片青天月，越嶠

燕臺照別離。——續集三——

復次，我們來讀頭陀寄懷一類的詩：

懷湘陰郭增頤

日落寒林萬樹烟，懷君此際倍悽然！秋風雁斷書千里，涼月光浮水一天。結社青山還憶昨，渡杯滄海已忘年。若耶溪畔雲門寺，何日孤燈對榻眠？——集一——

秋夜懷鹿門戒兄

去歲麓山寺，相逢笑口開。驚心復黃葉，行迹長青苔。鴻雁書難達，別離情易哀。寄聲湘浦月，好送夢魂來！——集二——

秋夜懷王伯諒

秋夜不能寐，秋蟲鳴砌間。疏鐘雲外寺，落葉雨中山。以我意不適，想君情倍艱！何時復相見，一笑破愁顏！——集二——

懷周燮堉蜀中

不見周公子，相思又幾秋！可堪千里別，還憶昔年遊！湘渚木初落，巫山猿夜愁。遙憐望鄉意，未敢倚高樓。——集三——

寄吳夢舟秀才

不見吳季子，蒼黃草木更。五年成小別，一紙見深情，長作片雲臥，遙憐孤月明。何時碧湖社？歸赴白鷗盟！——續集八——

寄水月法師

憶昔天台訪赤城，與師芒屨踏雲行；何堪一返衡山錫，草木蒼黃十四更！——集十一——

從上面的這些詩中可以看出頭陀的情懷，感慨的成分平均要沾十分之九；下面再引幾首具體的感歎詩來：

次豁然戒兄見贈元韻

悠悠長沙道，一別十七載！相對鬢毛斑，似覺山河改。榮名詎爲寶，愛結誰能解？太息同門者，而今幾人在？——集五——

重晤樓杞伯

十餘年不見，一見淚雙流！舊雨幾人在？孤雲獨自留。西風吹短髮，落日下高樓。昔別君方壯，今來成白頭——續集三——

陳師曾自日本歸遇於金陵感而有作

昔日陳童子，重逢鬢已蒼。萬千餘里別，十四度重陽。有口真難說，無言轉自傷！人間何限事，歷歷在滄桑——續集八——

何棠蓀觀察久官蜀中不通音訊逾二十年辛亥秋遇於滬上感而

有贈

長沙一別後，雲水久茫然。留滯三巴路，遲回兩浙船。驚看鬢髮改，始覺歲時遷。世事真難說，相逢且論禪。

遠從黃浦見，還憶碧湖遊。人事今來變，江河亦改流。無由歸白社，何處有滄洲？日暮欲誰適，閒雲也自愁！——續集八——

如果說頭陀多情是可以的，如果批評頭陀的詩未免不脫俗氣則不可。

佛法中稱娑婆世界爲一個苦惱的世界，無一人一事而不是爲衆苦所聚。頭陀因愛友之故，假詩來訴說人間世的愛別離苦；雖學佛者亦不得解脫，爲情所困，何況平常的人情和平常的事物呢？上面的許多詩，都是充分顯示的一種愛別離苦。此外則又更進一層受着老病死苦的逼惱；一個人上了幾歲年紀，因爲已近於老病期了，就時常要發生驚歎來。

這里先看他對「老」的感覺：

與君俱老矣，回首一沾衣！白下重爲別，青山獨自歸。晚年情更苦，舊社事多違。此後休相憶，孤雲無定依。——白下別陳伯嚴考功。

集四——

久恨水雲隔，相逢轉自憐！十年俱老矣，兩鬢各蒼然。西風白門柳，落日越江船。歸路滄江晚，澄波月正圓。——將天童別劉應洲。續

集四——

百城烟水一身還，三載暌違鬢已斑。夢醒剡溪殘磬外，詩寒台嶽片雲間。憐君好句清無敵，笑我浮生老未閒。安得相携陵海嶠，杖頭

星斗手同攀？——宗自四月還湘吳夢舟贈詩次韻奉酬·續集四——

劫火灰餘草不薰，天涯猶得一逢君；共聽黃浦江頭雨，憶踏朱陵洞口雲。（曩同遊南嶽有嶽遊唱和集）日月幾何人易老，江山萬里首重分。

碧波春水情無限，攜手殷勤話夕曛。

平生第一賞心人，論道論詩兩絕倫。最苦白頭還惜別，可堪滄海正揚塵！鶯花一濺憂時淚，香火寧留供佛因。此後相逢又何日？水雲

渺渺獨傷神——余既晤雁舟太守同遊數日公仍之黔余亦還甬爲詩二章以贈其

別·續集八——

昔時同住尚朱顏，今日相逢鬢已斑；四十年來知識盡，白頭垂淚話

岐山！——贈美律師送其入都請經十四章之一·續集八——

讀這些「與君俱老矣」「晚年情更苦」「日月幾何人易老」「最苦白頭還惜別」「白頭垂淚話岐山」的句子，想像一個老去的詩人回憶他的過去或少年的友誼，真是不堪回首了！

再看頭陀在病中憶友的詩如何？

尋山復問水，不記幾由旬。孤館逢佳節，寒鐙憶故人！秋風欺病骨，明月冷吟身。消瘦誰相似？黃花爲寫真。——重九病中寄勵季龍。

集一——

高枕不成寐，孤鐙暗忽明。一身常足病，萬事易關情。夜雨愁仍滴，草蟲寒更鳴。故人今夕夢，誰與話平生？！——秋夜寄張聽侯仲西昆

仲·集四——

風火爲災聚苦因，友離銷瘦病中身；五更鐘梵殘鐙裏，一息微微念故人！——病中憶徐小谷陳師贊·集十——

一個人在病中大概最會思念故人的吧？我們常常見到有家族的遊子一經病倒在逆旅中，就會想起他的親人來，因爲在與病結到不解緣的時候，舍藥鑪茶竈而外，的確需要能夠給予精神上安慰的人。這種事，出家僧是絕了緣的了；但幸而有二三故友生平引爲知己者，這時候也會在病中夢想出他們的影子，需要在他們的友情上得到些微慰藉。頭陀上面的三首詩也



就是由這樣而寫出的。有一次他大約病得久了一點，有很多詩友去看視他的病，他作了一絕病中喜尹和白謔立三陳梅根雷筱秋王愷琴饒十三左臺生聶襄才彭星階諸君子前後見過感賦一詩，詩云：

一牀方丈萬緣疏，落木涼生山雨初；最是故人交誼重，秋風肯顧病僧廬！——集十一——

「最是故人交誼重」，這是寫實的；這種交誼才是真情。頭陀一生愛友，而他的朋友也確特別愛他，在他詩中很多敘述到的，這裡可以抄得沅陵徐大令方泰書并寄鉢贖賦以答謝兩律，以見別人對頭陀的友情之一班：

祝融峯頂別，回首意茫茫！絕岫孤雲出，名山舊業荒。藤蘿高蔽日，松柏飽經霜。遠辱故人問，開函淚數行！

聞道沅陵縣，風烟近五溪；荒村山鬼怯，深谷怪禽嚇。石瀨橫流急，蠻雲落日低。猶勞分鶴俸，千里寄招提！——集十一——

這裡却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布施本爲佛教中通行的事，一個信徒供養大德高僧，也是種福田之事，不過在普通的人供養僧伽施與財物，大多含

\*\*\*\*\*

有交易的性質，如請僧說法講經等事，遇有這樣的因緣纔施供養；頭陀以能詩而得詩友寄贈鉢餼，不能不算佳話了，也足見頭陀以做詩的方便作佛事，以博愛爲悲心爲友情，是不可與一般虛受信施的人同日而語的。

生離死別，爲人情之最不能堪者；生住異滅，雖爲必然之事，但生死在個人可以達觀作如夢幻泡影，一旦處之於友情之間，就不能不使你黯然神傷了！

頭陀愛友好像成爲他的生命之力，到了老年，他的故交老的老了死了，他有無限的傷感，所以他說「多少故交零落盡，歸來翻似故鄉人」；「故人無一存，高塚俱纍纍」。這種生命途程中的障緣，如果在普通的人，或可付諸一歎了之；而在愛友如命的頭陀，對於友情的死別，怎未能漠然於懷呢？因此，在他的詩集中關於哀輓追悼的作品頗多，這裡祇抄他兩三首做一個代表：

哭興了和尚二首

\*\*\*\*\*

憶昔俱年少，岐山問道時；看雲同枕石，洗鉢共臨池。暫指青松別，仍爲皓首期。舊遊今寂寞，回首淚如絲！

五月瀟湘岸，含悽送汝歸，那知揮手去，永與賞心違！世事嗟難定，浮生念轉微。門前雙杏樹，猶挂舊禪衣。——第五——

冬月十一夜飯張讓三宅聞故人厲季龍於前數日病故明日往弔柩已出矣爲詩輓之

寒月西風颯鬢絲，故人云逝不多時；四明舊雨交尤早，一束生芻哭已遲！却對寒花思病骨，忍歌薤露戲哀詞。甬江吟伴今寥落，白首

青松祇淚垂！——續集七——

頭陀哭黃大令蓉瑞三首中有云：「夢裏相逢還似昔，贈衣應念老僧

寒」，他自己註着：「昨夢大令過訪贈衣話舊情致殊殷」云，友情到了這種地步，連在夢中都不能忘却了。他不獨「回首淚如絲」「白首青松祇淚垂」，他還說「哀時哭友無窮淚」，哭友之淚而至於灑落無窮，吁亦慨已！

前幾年我初讀頭陀的詩，我曾戲說過「八指頭陀的詩多情多淚」，這就詩論詩，并非故作綺語。可是頭陀的多情多淚，與蘇曼殊迥不相同：蘇曼殊的情與淚落在普通的情愛之中，頭陀詩中的情與淚乃是一種純友愛的和道義的；六七年前暨南大學的秋野雜誌上登載過一篇論蘇曼殊與頭陀的詩的文章，我出來為頭陀辯護，最重要點就是說八指頭陀的詩不能與蘇曼殊的詩相提并論的，因為頭陀的詩雖不完全是佛法的，至少總是以佛教為立場，而蘇曼殊可不不然了，他的詩全是文人的口吻，絲毫沒有衲子氣味。

談到頭陀的多情，他的朋友也說過，他自己也承認的，看他贈張讓三六絕句的序中說：

余耳讓三名，垂三十年，惜未一見，戊申孟冬，君自西江返棹，始得把晤於寒花瘦石間，語及故人，半君師友，不禁泣下！君笑曰：「禪寂人亦復多情，我幸識師三十年後，不然亦為汝薤露歌中

人矣。」其言雖戲，實傷心語也！君行將仍赴章門，馮中丞幕，感爲六絕句贈別，並訂明春天童之遊。君如不嫌山僧字醜，當作倒薤書以代桃符嚇鬼，但恐倉頡見之而哭曰：吃和尚吾不奈汝何，當退避三舍。君以爲然否？呵呵！

其詩云：

海內才名自昔聞，空山寂歷最思君；西風落葉滄江晚，一笑相逢話白雲。

甬上重來哭逝波，白頭那禁淚滂沱！喜君遲見山僧面，未入山僧薤露歌。

詩人海藏鄭蘇龜，與君味道是同參；不嫌老去風情在，却怪頭陀癡又貪。（蘇龜贈余詩有「癡而又貪佛所誡」）

曲江風誼薄雲鴻，笑我名心老未空；多少深山辟甲子，銷磨都在苦吟中。

相交太晚別彌難，雲際孤帆不忍看，一片離懷海天闊，西江烟月若

爲寬。

遙指雲峰落照邊，明春山笋正當年；歸舟應趁清明節，乘興來參玉版禪。

這可見頭陀一生愛友的風情是多麼的熱烈而誠摯啊！頭陀詩友之多，可以說當時滿中國有名的詩人無一不與他往來交遊，鄭蘇龕說他「癡而又貪」，張讓三說他「禪寂人亦復多情」，他自己都承認，拿三十年欲一見張讓三的一件事來就可證明。

## 第九章 頭陀之悲心

我不願成佛，亦不樂生天，欲爲娑竭龍，力能障百川；海氣坐自息，羅刹何敢前？髻中牟尼珠，普與粟與棉，大衆盡溫飽，俱登仁壽筵——澄清濁水源，共誕華池蓮，長謝輪廻苦，永割生死纏；吾獨甘沉溺，菩提心愈堅。何時果此誓？舉聲涕漣漣！——古詩八首之一。

佛法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菩薩發心，以自度度他爲修行，所以觀音大士以三十二應身現身說法，地藏願王願入地獄救脫罪苦衆生，皆是本慈悲度生的大無畏精神而難行能行的。頭陀有的是同體大悲之心，抱的弘法利生之願。頭陀生年，正是清末多事之秋，國家紛亂之時，頭陀生逢斯世，雖曰出世，可是他的悲心不允許他閉着眼睛去撥開現實，「道人觀世如浮雲，古今變幻何紛紛」？在頭陀一生的幾十年中，經過的內亂外患，使他對於時事憂愁得不得了；他說「憂時無寸補，慚愧事空王」！——這裡，我們不能不敬佩頭陀的菩薩心腸，另具隻眼！平常人都以爲一出家卽入空門，什麼國家大事都可不管，而頭陀却認爲時事的紛亂，出家佛子也要應該負點責任，所以他覺得雖說做了佛的弟子却慚愧不能夠去補救時事。話雖如此說，然而頭陀對於愛國憂民的悲心也就很熱烈了！在他的詩中，我們讀到上面的一首古詩和「儘有哀時淚未休」，「袈裟所漬淚，俱

是哭人天」等句，看他的心是如何底慈悲？

要知道頭陀的悲心，我們可以從幾方面去認識：

- 一 是憂時；
- 二 是憂國；
- 三 是憂民；
- 四 是愛物。

頭陀的生年，正是洪秀全在南方立太平天國的時候，等到曾氏弟兄復武昌拔金陵之後，接二連三的内憂外患，接踵而來：天津焚教堂，貴州有苗亂，雲南有回亂，俄人取基華浩罕，日本伐臺灣收琉球，法軍出兵安南；乃至爲剿朝鮮内亂與日本開戰，日割臺灣，德侵膠州，義和團擾亂，聯軍破津京，一直到武昌起義革命清廷爲止，在這六十年當中，真是滿目瘡痍。頭陀是一個具大悲心而且富於情感的人，看到這樣一個「國破山河在」的局面，他覺得「世態紛無定」，於是「禪心亦惘然了」！他尤其說得



好：「我雖學佛未忘世」。他一方面雖然覺得自己是個出世的頭陀，空灑憂時之淚而又恨與事無補，似乎還是自己去息心修行的好，所以有時也說「時事嗟何補，青山共息機」；可是他的熱情依舊使他「儘有哀時淚未休」，終至「不願成佛，不樂生天」，而一心擔憂着時事，總希望能夠有太平的一天！這就是頭陀的一種悲心！

頭陀關於憂時的詩可真多，這裏選抄數首於后：

感事二首（錄一）

吾儕亦何事，涕淚忽難收？鴉鵲真成孽，江河欲倒流！可憐豪俠氣，虛作杞人憂。鬱鬱夜難寐，西風月滿樓。——集四——

感懷二首（錄一）

我亦哀時客，詩成有哭聲！寒暄看世態，生死見交情。野鶴愁將侶，閒雲悔入城。會須冥物我，妙善豈能名？——集七——

吾生

蝸爭蠻觸任紛紛，時事於今漸懶聞；自拭一雙清淨眼，笑看孤月出

浮雲。——集八——

懷義寧陳吏部三立再疊前韻

聞君打漿返章門，拄杖時尋郭外村。襟上長餘山氣潤，花間微覺鳥聲喧。舊遊可憶白雲侶，近事應傷碧海魂！彈指滄桑紛萬變，中原一片夕陽存。——續集三——

太白山感事

欲舒老眼豁重昏，太白巍然海上尊。塵世滄桑看已慣，雲山寂寞道猶存。平沉大地復何事？粉碎虛空無一言。惟有哀時心尚在，白頭垂淚望中原。——續集五——

余別吳雁舟太守十三年矣丙午春公由日本還國遇於滬上感時話舊悲欣交集因爲七律一章贈之

長沙一別十三春，白首相逢倍苦辛。時事能令志士懼，高談轉使俗儂噴。我雖學佛未忘世，公乃悲天更憫人。各抱沉憂向滄海，茫茫雲水浩無垠！——續集六——

談到頭陀愛國，他簡直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愛國的志士。他說「國仇未報老僧羞」，看他是何等悲壯！他在自述一文裏記述他愛國的事蹟說：

甲申法夷犯臺灣，官軍屢爲開花礮所挫，電報至寧波，余方臥病延慶寺，心火內焚，唇舌焦爛，三晝夜不眠，思禦礮法不得；出見敵人，欲以徒手奮擊死之，爲友人所阻。

誰說和尚不愛國？「自憐愛國淚，空灑道人襟」！頭陀在當時愛國的情緒，我們實在難以用文字言語來形容，我們還是讀他的詩吧：

還山書懷二首（錄一）

覺皇邈矣余生晚，不見應真靈鷲遊。佛海深深誰悟入？世波汨汨競分流。雲中挂錫非無樹，澤畔行吟別有愁。回首中原堪涕淚，青山一髮夕陽留！——集九——

登太白峯絕頂眺海

何處登高豁遠眸？振衣直上亂峯頭。青天欲墜雲扶住，碧海將枯淚

接流——萬里烽烟連鳳闕，一時雷雨起龍湫。河山北望情何極，鯨浪

誰能靖五州？——續集四——

這時候頭陀的詩友，有的爲國事奔波，有的則逃隱深山，在頭陀從愛國的觀念上對於人的問題，以爲進則既不能效力國事，退則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以防止國內再多生出搗亂的份子來，也是好事。如其能够大家來學佛，從佛法中去求補救的方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在憂國熱度最高的思潮中，亦能隨順衆生去行化導；然而總還是忘不了國家的大事。讀他下面的幾首詩，便可知道他在當時哭笑俱非的一種愛國情緒了：

### 感事呈葉吏部

時事已如此，神州將陸沈！寧堪憂國淚，忽上道人襟！春色何高下？浮雲自古今。與君聊一笑，各寶妙明心。——集九——

### 陳子言由申江以詩見寄次韻奉酬

蛟龍戰苦陣雲深，黃浦猶聞白雪吟。大地烟塵無淨土，空林猿鶴有哀音。休誇返日金戈奮，忍見橫波鐵艦沉。願與高人長論道，萬重

寒翠肯相尋。——續集四——

和陳肥懷秋夜一首卽次其韻

臥看滄海欲揚塵，忍淚悲天更憫人！黃土青山骨未冷，（原註云：「此句實有所指，非泛語詞也。」）白雲蒼狗變何頻？興亡氣運誰能識？文字知交老漸親。石火光中吾與子，且留來去自由身。——續集七——

在國難期中，如何救國當然是成了很嚴重的問題，可是也有人不知道愛國的，這可看頭陀與友人遊張園感而有作：

滿地蒼紅盡綺塵，繁華隊裏獨沾巾！傷心蒿目此何世，嘗膽臥薪寧有人？商女琵琶還度曲，玉孫芳草尙迷春；却憐黃浦江頭月，猶照

滄桑劫後身！——續集六——

另外更有一種人不但不知道愛國，還要特別的在國內作亂，這就是所謂內亂了。看頭陀的一首聞蜀亂有感便是。

忽報蜀中亂，遙徵海上兵。幽花含露泣，落木感秋聲。魚腹書難達，蠶叢路不平。遙憐三峽裏，處處有猿鳴！——續集八——

由此可以想見國人對於愛國之漠然的態度，也並非從今日才如此的！

在頭陀愛國的悲心中尚有一種豪氣，那是更值得我們欽佩的！有一次寧波師範育德學堂的教員帶領學生入太白山去採集植物標本，頭陀對他們演說道：

我國以二十二省版圖之大，四萬萬人民之衆，徒以熊羆不武，屢見挫於島鄰；唇齒俱寒，遂自撤其藩屬。路礦之利，幾爲盡奪，金幣之債，無有已時。彼碧眼黃髭者流，益將以奴隸待我中華！

并且繫以詞曰：「……痛心國步垂危顛，力圖砥柱廻百川。熱血能將滄海煎！」頭陀這樣慷慨激昂的對教育界演說，鼓勵人要有熱血；你得要知道頭陀說這話的時候，是在三十年前講的，所以更覺得頭陀的豪氣不可一世了！

再來看他的書胡志學守戎牛莊戰事後五絕句并有序云：

胡君志學從左文襄積功至守備，乙未牛莊之役，胡君負責營主戶力殺數賊，中礮折足，遂擒羈海城，六月和議成，始還至上海；西人續

以木足。戊戌秋，晤余長沙，出木足及身上槍痕以示，爲之泣下，感爲五絕句：

折足將軍勇且豪，牛莊一戰陣雲高，前軍已報元戎死，猶自單刀越賊壕。

海城六月久羈留，誰解南冠客思憂？夜半啾啾聞鬼語，一天霜月曬骷髏！

一紙官書到海濱，國仇未報恥休兵！回看部卒今何在？滿目新墳是舊營！

收拾殘旗入漢關，陰風吹雪滿松山，路逢野老牽衣泣：不見長城匹馬還！

彈鋏歸來舊業空，祇留茅屋惹秋風；淒涼莫問軍中事，身滿槍痕無戰功！

讀這些「回看部卒今何在」「不見長城匹馬還」「身滿槍痕無戰功」的句子，可以想見甲午戰後我國海陸軍慘敗的情狀是多麼可痛！而尤其是乙未

三月和議告成，頭陀最不贊成，他所以說「國仇未報恥休兵」——頭陀如果看到現前所遭受的國難，更不知要怎樣的痛哭呢？！

因為國事不安寧，影響人民生計的苦厄非常之大；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既不和，而天時地利再一起變化，就得不到人力  
的維繫。這樣，民生自然感到無限的疾苦——國家所有的財源力量均已用之於對內對外的政治軍事方面去了，也就難顧到民生的疾苦。頭陀有一次冬天他對着大雪，他的悲心忽有感動，他說：「老禪憂世畏年荒，詠絮無心苦民疾」——在一個國家裏面，最苦的事是無過於人民生活的窮困——試問在一個家庭中如果看到有幾人沒有職業，或雖有田地為災害所侵，到了無以為生的時際，那種情況是多麼的傷心？而況有時遍地哀鴻，嗷嗷待哺，雖想樹皮草根來充饑亦不可得；稍有慈悲心的人看到那種情狀，是怎能不有動於衷呢？更且遇到悲愍衆生的頭陀，他如何能不傷感痛哭呢？請先讀他的  
江  
北  
水  
災  
一  
首  
：



\*\*\*\*\*

客從徐州來，未言淚先垂——江淮今歲災，迥異往昔時。一自海禁弛，米貴等珠璣；窮簷那得飯？持豆以作糜。還期秋稼熟，猶可遂其私，豈知六七月，大水淹沒之——廬舍既漂蕩，農具罕見遺。死者隨波濤，生者何所棲？相携走泥濘，路滑行步遲。飢來欲乞食，四顧無人炊。兒乳母懷中，母病抱兒啼，倉卒骨肉恩，生死終乖離，不如賣兒去，療此須臾饑，男兒三斗穀，女兒五千貲；幾日糧又絕，中腸如鳴雷。霜落百草枯，風凋木葉稀，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飢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餓死路隅，無人收其屍。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續集八——

人民一方面遭天災，一方面受人禍，國家政府是應該要負責任的。頭陀對於當時政府官吏的不滿意，只有一句五字詩就是「人瘦狗獨肥」。固然因為人民凍餓以死，獨有狗子可以大啖其屍，養得肥肥的，然而比狗子養得史肥的還大有人在，頭陀是一個明眼知識，豈有不識時務之理，故祇輕輕的說到「人瘦狗獨肥」的方面去，如果不信，再讀他的古詩八首之一：

\*\*\*\*\*

\*\*\*\*\*

秋雨已成霖，晚稻猶未穫。茅茨斷炊烟，啼饑喧鳥雀。盜賊恐縱橫，王風益蕭索！客塵昏擾擾，元氣隱凋削。升人術雖神，安能填漏壑？苟令邦寶充，何辭混沌鑿。悵望蒼天高，浮雲紛漠漠！

集九——

在「王風益蕭索」的一句，便够我們回味着當時的政治了。

一個大家庭的衰落，子弟流浪，誰也知道這是爲家長的不是；一個國家等於一個放大的家，國家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雖然有些也應歸之於天災，但無論如何，國家的政治和管理政治的人總要負相當責任。頭陀他雖是一個出塵上士，可是他的悲愍之心不容易使他不說些公平話，他在鄭州河決歌中說道：「帑金萬鎰鎮洪流，黃河之工猶未半」，看黃河河決，人民所受的傷害，應該要怪誰？我們再來讀完這一首歌吧：

嗚呼聖人千載不復生，黃河之水何時清？濁浪排空倒山嶽，須臾淪沒七十城。蛟龍吐霧蔽天黑，不聞哭聲聞水聲！天子宵衣起長歎，詔起師臣出防捍，帑金萬鎰鎮洪流，黃河之工猶未半！精衛含愁河伯

\*\*\*\*\*

怒，桃花春汛益汗漫。明廷下詔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吁嗟乎！時事艱難乃如此，余獨何心惜一死，捨身願入黃流中，抗濤速使河成功——集四——

「聖人千載不復生，黃河之水何時清」？一語雙關，何其悲壯！及至讀到「時事艱難乃如此，余獨何心惜一死，捨身願入黃流中，抗濤速使河成功」，頭陀這樣的悲心，簡直無法讚歎！那里知道頭陀的悲心雖不成爲黃河之水一死，却終歸爲衛教犧牲了他的色身！

頭陀的悲心，不僅限於同情人類，就是對於物類，亦復如是。讀他的「窺鉢縱饑鼠，營巢護乳鴉」，便可窺見一斑。對異類衆生視爲一體，這就是佛法中同體大悲超人的美德。頭陀有有客三首勸戒殺也云：

有客有客肆歡謔，白馬橫馳氣薰灼，捕雀僧寮僧豈樂？對佛傷生供火嚼，佛雖無言佛淚落！

有客有客胡爲乎？公然酒肉入僧厨，杯盤狼籍興有餘。又捕放生池

中魚，池魚欲逃池水枯。

池魚忽泣作人語，曰客曰客吾語汝：我亦曾作富家子，汝曾爲魚豎我俎，今我爲魚填汝肚。——續集八——

有一回頭陀在南京，李茹真送了兩隻鶴子給他，忽被野犬嚙傷一隻，還有一隻他把牠帶回天童，那餘下的一隻却哀鳴不食而死，頭陀把牠瘞在松下，誄之以詩曰：

故人新自海州歸，二鶴相貽近錫飛；羽族忘機應不死，雲霄失侶遂無依。哀鳴竟爾聲俱逸，感事因之淚亦揮！瘞汝松根還作誄，千秋華表事依稀。——續集六——

這事如任旁人不過視爲風雅，行的一件瘞鶴的韻事，然而在頭陀却爲悲心所使，所謂「感事因之淚亦揮」，他覺得物類尙且有那樣的同情心，何況人類？這里正是表明一個生死的大問題。

頭陀的悲心，靠我這枝未禿的筆寫也寫不盡的，總之，頭陀的一種悲

願是無盡的，虛空有盡，界生界盡，衆生業盡，而頭陀的悲願也是無盡的；這，在他的詩中處處都顯露着他的悲心。這里來引他一首詠懷做本章的總結，詩云：

步出城西門，高墳何纍纍？年深墳土裂，白骨萎蒿萊。墳傍哭者誰？云是白骨兒。生既爲死泣，死亦特生悲。哀哉億千劫，無有淚

絕時！——集四——

## 第十章 頭陀之愛好

我與青山有宿緣，住山不要買山錢；山中歲月如流水，纔看梅花又一年。——答吳燮堂·集一——

烟霞以外非吾友，山水之間是我家；閒拾枯松煮野菜，每於凍壑種梅花。——山中言志·嶠梅吟卷下——

我們如果要問八指頭陀有沒有什麼愛好，那末，請你把上面兩首詩多多的諷吟幾遍，便會使你知道他最愛好的：

一是「山」；

二是「梅花」。

一個人總有一種愛好的，愛好即通常所謂之「嗜好」。人的愛好有各種不同：如普通世人愛名好利，高尚的人愛清閒好風雅，政治家愛好做官，軍事家愛好用兵，資本家愛好收藏古董，文學家愛好飲酒吟詩（現在的文學家則愛好吸烟寫小說），哲學家愛好尋真理，科學家愛好想方法，佛學家愛好自覺覺人，這是從大處說起。總而言之，凡人都有愛好，愛好隨各人個性之不同，愛好的目標或好或壞，其愛好則一也。

八指頭陀在他的一個純潔的大悲心中，他的個性却極其矛盾；就是對人極熱，對自己極冷，這樣子去分析頭陀的個性是不會錯的。前一章敘述頭陀的悲心，是寫他的個性熱的一部份；這一章要叙一叙他的愛好，却是他的個性冷的一部份，這一部份的個性就是想說明他的愛好。



頭陀第一是愛「山」，是極其明顯的，看他的將之天童結茅一首說：

山僧性愛山，不樂人間住；欲持瓢笠行，更入山深處。——集一——

我們可以瞭然頭陀愛山的個性了，他曾說過「塵居性不適，又向巖雲歸」；所謂「更入山深處」，他有時簡直還恐入山不深，他又說道：「疇昔抱微尚，入山恐不深」。他雖然爲住持佛寺爲維護佛教，在他後半生的生活中。也常居都市，但他對於邱壑山水却是平生最愛好無時或忘的，他說：「平生愛邱壑，向晚此淹留」，「平生好山水，遇勝輒流連」。因爲如此，不但住山的日子特多，如他先在岐山住了五年，後來住南嶽山，住太白山，都是不大離開山居的。并且除去住居過的幾處山以外，海內的名山大川，他差不多都已到過；這看他的「踏遍千山復萬山」，「尋山復問水，不記幾由旬」，便可知之。再看他的「最好湖山看不盡，洞庭船載夕陽歸」，「爲愛湖山不歸去，一肩明月伴梅花」，看頭陀愛山的興味是如何的濃厚！



山居本來是每一個高僧所愛好的，不過也有徒託風雅的，有的却專爲辦道而願意山居。頭陀爲的什麼呢？他自己可以告訴你：

種蓮聊結社，悟理當看山。——閉關·集一——

登臨愜懷抱，飽看萬山川。——登華頂峯·集一——

第二種意思爲的「愜懷抱」而欲「飽看萬山川」，這可算是尋常的事。但是也要真正胸襟灑脫的人，才能得到那種「登臨愜懷抱」的情趣；如果遇到一個滿肚皮塵氛的人雖教他天天遊山玩水，其俗氣還是一點不脫。在他第一種意思把「看山」當做「悟理」的一把鎖鑰，倒是不可思議的了。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因看到人的生老病死，所以佛覺悟人生不能免去生老病死之苦的真理。頭陀說「悟理當看山」，究竟悟的些什麼道理呢？這，就要先去找頭陀的詩讀了然後才會知道。

### 山居二首

古洞雲深別有天，偶攜僧侶此安禪。數椽茅屋牽蘿補，一枕松風伴



鶴眠。習定每從巖腹內，生涯盡在鑿頭邊。山居寂寞無煩惱，火種刀耕效昔賢。

一住深山便學馱，通身有口也難開。著衣喫飯成多事，嘯月吟風自少才。掃地每嫌黃葉落，閉門長怕白雲來。惟將心鏡勤磨拭，不肯輕輕受點埃。——嚼梅吟卷上——

### 山居偶成

重巖我卜住，寂寞亦云佳。跡不因人遁，情原與世乖。裁雲補破衲，翦草結僧鞋。日夕焚香坐，經年不入街。——嚼梅吟卷上——

### 山中漫興

酷愛翠微間，風光分外閒。紅泥肥紫等，白石瘦青山。流水落花去，夕陽飛鳥還。終年無客到，寂寞掩柴關。——嚼梅吟卷上——

### 山居

我愛孤雲獨住山，孤雲應笑我心閒；欲將半偈顯巖石，恐惹詩人破我關。——嚼梅吟卷下——

春山漫興

溪聲鳥語是家常，本色居山道味長；一卷金經方讀罷，案頭風送野花香。  
嚼梅吟卷下——

山居遣興

自愛幽居道味深，禪餘聊復動清吟。白雲抱石有遠意，明月在天無高心。稚笋眼看頻解籜，錐松手種欲成陰。聞中不覺吾身老，坐臥青山白髮侵。  
——續集七——

在上面的幾首詩中，可以再概括頭陀愛山的原因：

- 一是「自愛幽居道味深」，「本色居山道味長」。
  - 二是「山居寂寞無煩惱」。
  - 三是「一住深山便學默」。
  - 四是「情原與世乖」。
  - 五是「終年無客到」，「恐惹詩人破我關」。
- 如此如此，「習定每從巖腹內，生涯盡在鑿頭邊」，「日夕焚香坐，經年

不入街」，這才是禪和本色。至於「一枕松風伴鶴眠」，「閉門長怕白雲來」，「風光分外閒」，「孤雲應笑我心閒」，「案頭風送野花香」云云，那不過是「禪餘聊復動清吟」的閒情罷了。

頭陀從住岐山起始就愛山，樂水愛湖是連帶着山的，一直到老對於山水還未能忘懷，關於頭陀記述居山和遊山一類的詩，在他詩集中很多，舉不勝舉，現在選讀他幾首吧：

杭州

欲把杭州當棧洲，閒身到處便勾留；此生不作還鄉計，飽看湖山到

白頭。——集一——

三遊雪竇

扶筇二上妙高臺，又欲題詩掃石苔；野鶴閒雲應識我：一年一度入山來。——集一——

將徧遊吳中山水

萬緣休歇付癡憨，山水娛人老尙貪；一片閒情何處著？淡雲微雨過江南。——續集六——

頭陀的第二種愛好是愛「梅花」。頭陀的詩名傳播出來，第一回是「洞庭波送一僧來」，其次就是他的幾首「白梅」詩的影響；洞庭雖只一句，當時在湖南就已經爲一班詩人傳誦一時；到了他做白梅詩的時候，嚼梅吟與白梅小集先後出版，他的詩名已傳播遐邇了。現在先來看他最爲人愛誦的五首白梅吧：

白梅

了與人境絕，寒山也自榮。孤烟淡將夕，微月照還明。空際若無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

梅癡子乞陳師曾爲白梅寫影屬讀三首

一覺繁華夢，惟留澹泊身。意中惟有雪，花外欲無春。冷入孤禪境，清於遺世人。卻從烟水際，獨自養其真。

而我賞真趣，孤芳祇自持。澹然於冷處，卓爾見高枝。能使諸塵淨，都緣一白奇。含情笑松柏，但保後凋姿。

寒雪一以霽，浮塵了不生。偶從溪上過，忽見竹邊明。花冷方能潔，香多不損清。誰堪宜淨理？應感道人情。

爲淨業上人題白梅

絕壑無尋處，高寒是我家。苦吟終見骨，冷抱尙嫌花。白業宜薰習，清芬底用誇。卻憐林處士，祇解詠橫斜。——白梅小集——

還有一首：

梅癡子爲豁然道人寫梅錄余白梅詩五首於其上因有餘紙復作此詩

人間春似海，寂寞愛山家。孤嶼淡相倚，高枝寒更花。本來無色相，何處著橫斜？不識東風意，尋春路轉差。——集十——

從上面的詩中，我們知道頭陀所以愛好梅花者，乃取其牠有「冷」「清」「淨」「潔」「澹泊」「清芬」的種種好處；而且梅花有孤高的品格，又

能耐得寒，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若欲得大徹大悟也非要有一番苦工不可，拿梅花耐寒來比喻用功辦道定要耐苦，頗確貼切。

頭陀愛好梅花，是愛好「對梅」與「看梅」，在他詩中寫的，如——

臥病他鄉誰是伴？一床風雪對梅花。——新春病中書懷，嚼梅吟下——

殘年飛雪出深山，欲看梅花也不閒。——還山別陸太史·續集五——

夜半溪聲疑是雨，起看明月在梅花。——冬夜漫興·續集五——

寂寞茅齋萬山裏，坐看凍雀啄梅花。——答顧居士·續集五——

愛看梅花存冷趣，懶翻貝葉喜僧談。——酬陸漁笙太史·續集七——

凍雀饑無語，梅花冷自看。——對雪贈梅癡子李二翰林·續集七——

對看梅花有什麼趣味呢？趣味有的就是「冷趣」。至於好處也不是沒有，頭陀他覺得：「禪心了無着，靜對白梅花」。可是你不到「禪心了無着」的境界，至多覺得對看梅花不過有點「詩意」而已，詩意而外至多也不過

覺着有些「冷趣」而已，說到梅花與禪心有什麼影響和關係，那就不是可以拿詩一類的語言所能說得明白的了，這種境界祇許在禪心與梅花之間去心領神會。

頭陀的詩，我在第一章中就評論過，在他的詩中，他有的是真情，他有的是實感，這是說頭陀的詩，並不如一般文人一樣地僅多是說誑；如他愛好梅花，確實因他領悟到梅花自有一種與禪心相契合的地方的。這，可看他的一首對梅有悟：

林園澄夕霽，靜對穆余襟。自寫清溪影，如聞白雪吟。三冬無煖氣，一悟見春心！寂寞欲誰語？微雲淡遠岑。——集十一——

再回看在前詩中所寫的：「冷入孤禪境」，「能使諸塵淨」以及「誰能宜淨理」，「白業宜熏習」，「本來無色相」等句，便可知這其中自別有一種境界了。

除去上面的白梅詩，還有：

對梅懷陳耆功

西江初解凍，東閣又敷榮。花伴枯禪發，根從死地生。風霜憐往劫，  
天地惜孤清。悞入何郎咏，無言淚暗傾！——集十一——

月下對梅

高冷不宜人，蕭然自絕鄰。四山殘月夜，孤驛小橋春。暫對翻疑雪，  
清香不是塵。逋仙猶認影，誰復識其真？

雪後尋梅

積雪浩初晴，探尋策杖行。寒依古岸發，靜覺暗香生。瘦影扶烟立，  
清光背月明。無人契孤潔，一笑自含情。

孤山尋早梅

傲霜猶有菊，破雪豈無梅？獨入孤山去，纔逢數朶開。清香還未足，  
粉蝶已成堆。欲步已公作，臨風愧少才。——嚼梅吟卷上——

這都是些好詩！合上前五首的白梅，是被稱爲「白梅十首」的韻事的。



頭陀的白梅小集一出，海內詩人爭相傳誦，一時皆呼頭陀爲「白梅和尚」；這時候樊山適做江蘇布政司，樊山有百首紅梅詩，所以清道人等就把白梅和尚與紅梅布政並稱，成爲美談；這也算頭陀愛好梅花的一件故事。頭陀贈樊雲門方伯四絕句云：

雲門方伯人中仙，百首紅梅海內傳；我愧白梅纔十首，吟髭撚斷不成篇。

洞壑高寒是我家，閉門獨自咏梅花；淡烟殘月橫斜態，爭敵羅浮萬樹霞。

白梅和尚出山村，來上紅梅市政言；（李梅庵提學囑余謁公云：「白梅和尚不可不見紅梅布政」。）桃李紛紛亂春色，暗香疏影欲銷魂。（原註云：「毗盧寺爲楚人出資建造近爲溫台僧所佔」。）

孤山門戶冷難支，全仗逋仙與護持；一樣冰心顏色異，春風同是最高枝。——續集七

之後，有夏伏雛又做了三十首綠梅詩；并做了一首七古寄給頭陀，於

白梅和尙紅梅布政之外，又頻添了一位綠梅公子，頭陀隨興答了夏君二絕：

公子前身綠蔓華，樊山應是赤城霞？老僧自抱冰霜質，碧霧朱塵沒一些。

紅梅太艷綠梅嬌，鬥韻爭妍寄興遙；應笑白梅甘冷淡，獨吟微月向溪橋。——答夏公子二絕句·續集七——

則更加有趣了！

「山」與「梅花」，成爲頭陀的平生兩大愛好。他說過「許與梅花共一山」；大概他山居的地方都不離種有梅花，看他說的「萬樹梅花繞一庵」，便可深信無疑。一直到他自營骨塔之時，他把塔造在太行山青龍岡上，題名叫做「冷香塔」，并且自題冷香塔的詩中還有這樣兩句：

青山過客家。

埋骨萬梅花！

## 第十一章 頭陀之苦吟

十年成一律，五字得長城。轉念心何苦？微吟淚卽傾！且愁荒道業，未必博虛名？我法看詩妄，能傳不足榮。——集八——

在這一首詩前，頭陀題序云：

余於丙戌年得「鬚易根根斷，詩難字字工」二句，至丁酉正月，瀉山對雪，始足成一律；蓋冥心苦索，已十年矣。誦賈閩仙「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語，而淚爲之流！及讀杜詩「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之句，覺世諦文字，真如寐語，因再成一首，用紀吾過，自爲懺悔。

所說「瀉山對雪」，是一律對雪書懷：

四山寒雪裏，半世苦吟中。鬚易根根斷，詩難字字工。心肝徒自

歐、言論有時窮。寂寂平生事，蕭然傳夜中。——集八——

頭陀的詩，「乃由苦吟所得」，他自己說過：

以讀書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成者。

這倒是真話，可是我以為頭陀的這種爲詩的苦心，雖說是「苦吟」，而其實是他一生「認真」的個性表現。我所以說他參禪認真，他做事認真，他作詩也認真，惟其認真，於是他樣樣有成就：參禪既有成就，做事也有成就，作詩更不消說了。因爲他認真，湖南葉德輝先生替他刻詩集的時候，他還常常跑到刻字舖子裏去改刻不休；認真到這種地步，實在可欽！十年完成了一首詩，真是所謂「得句抵黃金」了。

頭陀自從學詩以後，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參禪，一是作詩。他對於他的詩名已成的時際，也每每想擺脫詩魔，但是這怎麼辦到呢？我們要了解頭陀：他初參禪用功原是反對人家做詩的，一到他也學詩，由做

詩而成了詩癮，他又覺得不願意專爲做詩耽誤他的大事了，他在觀田家春耕晚歸（集六）詩中說：

詩文小道耳，壯夫所不爲。而我酷好之，豈非大愚癡？  
儻隨大化滅，榮名復何知？辛苦一生內，嘔血誠可悲！……

在書懷兼呈梁孝廉中又說：

結習惟餘文字存，每憑定力攝詩魂；  
鬚從撚斷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淚痕！

這簡直是做詩惹出煩惱來了！他無論怎樣地似乎翻悔，「多少深山間甲子，銷磨都在苦吟中」，「笑我枯吟久，詩成今白頭」，可是他的詩畢竟已成功了，他的人終到了白頭了，他縱不爲名，——「恥獨以詩名」，他的名也早已成了；這樣，使我們的頭陀在其一生苦吟生涯之中又好像爲詩所苦，我們應該要認清頭陀的詩實在由苦吟而得，但他並不會存心想假苦吟以詩名，我們要相信他的自白：

道人學道詎貪名？詩草刪除苦又生！

\*\*\*\*\*

詩這樣東西真奇怪，的確是有詩魔的。你如果不做詩倒也罷了，假如你能先吟上一二首，然後於花晨月下，或窮谷深山，或夜寂燈青時，都能使你走入詩的境界中去。起初你也許祇是愛吟誦古人的詩句，繼而爲詩魔所縛，自會不期然而然的使你也會想出幾句詩來，這樣，你由零句必求完篇，由一首而會再來一首；如是日積月累，俗說的詩興一發，全部詩韻的韻脚都在你眼前幌搖，不由你不爲他所轉，喉頭癢刺欲動，就吟哦出詩來了。

詩魔的力量一天一天的擴大，非硬把一個詩人逼得苦吟不休，唐朝的賈閻仙就是被詩魔戰勝頂有名的一位，直害得他「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你看賈先生（閻仙雖曾出家，後又回俗，與蘇曼殊一樣，不能稱作和尚。）「僧敲月下門」的推敲情景，是多麼的可笑？又是多麼的苦？所以閻仙在中國詩史上就成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苦吟家。八指頭陀的詩雖說由苦吟所得，但是他有詩的天才，苦吟而又并不十分苦；說明白點，在他的詩句中，並沒有

\*\*\*\*\*

苦味，縱然找得出，也是極少數的：

試照恒河水，已非疇昔顏。

水清魚嚼月，山靜鳥眠雲。

木脫山露骨，澗香藤落花。

瘦月黃生魄，肥雲冷作肌。

這些些由苦吟中所得的句子。至於他在書面上說出的苦吟：

苦吟孤月冷，靜對萬山寒。

苦吟常對月，冷夜欲生雲。

那是詩境的關係，又并不算苦了。在不懂詩的人，必以為作詩者既受如此苦惱，那又何必做詩呢？那里知道苦吟之中實有樂趣，作詩的人真是「得句抵黃金」，頭陀有一次「苦吟方得句，喜極欲鳴鐘」，看這是何等的樂趣？

話又要說回轉來了，頭陀委實是被詩魔魔了，然而絕不可以去評論詩魔

的好壞，比方頭陀的詩，在「法化」「衛教」「悲心」各章中我所選出的那些詩，不是詩魔，頭陀的一顆爲教爲人爲國家爲社會的大悲心又怎樣能够表現出來呢？

頭陀爲詩耗去的工夫着實不少，他一面努力寫詩，一面又似覺嫌苦，這也絕不可以評論頭陀的心理矛盾；我們要就詩論詩，頭陀的詩真太好了——就談苦吟，他有幾首具體的苦吟詩，在閻仙的長江集中還找不出哩。

不寐

禪房鐘梵歇，不寐聽猿吟。幽興老難遣，詩魔病益侵！移床就明月，得句抵黃金。早識浮名妄，其如此夜心。——續集五——

賀師旦來山賦詩次韻以答

山人山裡住，住久遂忘山。雲氣生衣上，泉聲來竹間。幽花解禪意，瘦石肖僧顏。苦被詩魔擾，沈吟殊未閒。——續集九——

酬夏劍丞

一笑相逢轉愧顏，六年詩債不曾還。自憐慧業隨時減，莫怪孤僧得



句慳。白髮苦吟秋雨外，黃花疎冷夕陽間。祇愁綺語磨難淨，贏得

禪心老未閒。——續集八——

這里有一件事還得注意：詩人一有了詩名，就頻添了多少的詩友，詩友一多，就要負欠詩債；頭陀當時的詩友遍海內，在他詩集裡百首中足有五六十首是還詩債的。所以養成他的苦吟生活，也可以說一半是詩魔，一半却是詩債。詩債也好，詩魔也好，八指頭陀已經成了歷史上有清一代的詩僧了，我們索性來多讀他幾首苦吟詩吧：

自題擊鉢苦吟圖（三首）

搬柴運水箇愚夫，文墨胸中一點無；忽解翻身作活計，詩名贏得滿江湖。

說法談經慚北秀，倩人書偈愧南能，青山喜可容疎野，作箇林間粥飯僧。

青年白髮小頭陀，嘯月吟風寄興多，精得梅花應笑我，不能降伏一詩魔。——嚼梅吟卷下——

感懷（二首）

生來傲骨不低眉，每到求人爲寫詩；畢竟苦吟成底事？十年博得鬢如絲。

得句曾鳴夜半鐘，一生心血在詩中；思量文字真糟粕，欲逼生蛇去化龍。——嚼梅吟卷下——

到這里，我們可以恍然大悟：頭陀的詩那里是爲詩魔所逼出來的，原來頭陀的「一生心血在詩中」。頭陀的文字又那里真是「糟粕」，實在都是黃金。我在第一章中就已說過：「在頭陀的詩中，處處見到有事有物，憂世憂時，有佛學，有經歷，有名言，有至理」；實際上頭陀一生弘法利生的心血，亦已盡矣。

頭陀的詩，葉德輝同王壬秋的批評他「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我覺得做詩并不一定所謂「吐唐茹宋」，祇應問詩的實質如何？我認爲頭陀的詩中有三種原素：一是「真情」，二是「實感」，三

是「佛教思想」；由這三種原素組合成的詩自然是好詩了。頭陀的詩還有一種好處，就是有個頭陀；依佛法講，要破除我執，可是詩中却不能無一個「我」，如果詩中沒有一個做詩的人，那末，這詩還有什麼價值呢？

頭陀的詩，各體俱好；最後，我來選他幾首各體的詩給讀這本評傳的人一讀：

(一)五古一首：

安貧吟代南溪上人作

平生甘淡泊。守拙安林泉。寒巖竈常冷。窮井雪難填。繩床不營尺，茅屋纔數椽。衣食雖不足。幸無塵事牽。貧賤可行樂，風月不論錢。有時遊興至，一身輕如烟。拄杖追白鶴，箬笠補青天；或坐古松邊，自撫伯牙絃；或臥梅花下，高咏秋水篇。胸中隨所適，孤雲與之然。——嚼梅吟卷上

(二)七古一首：

偶吟



山僧好詩如好禪，興來長夜不能眠，擊鉢狂吟山月墮，鳴鐘得意句欣然。廬山遠公與懷素，園種芭蕉池種蓮，種蓮開白社，種蕉成綠天，二者雖云遙，追隨如在前。君不見古來有志事竟成，我何執業無一全？但乞一指天龍禪，三生受用差安便。——嚼梅吟卷上——

(三) 五律四首：

重陽後一日偕水月上人登慈谿驃騎山

重陽後一日，結伴此登臨。萬壑白雲滿，千山紅葉深。寒潮明遠浦，疏磬散空林。憑眺斜陽裏，茫茫愁古今。——集一——

登天姥峯

久羨茲峯勝，登臨日欲西。鳥隨紅葉下，人與白雲齊。怪石立如鬼，巖巖斗若梯。不從高處望，誰信萬山低？——集一——

青山庵贈見上人

萬山青不斷，一徑入幽篁。破衲披雲冷，寒花墮砌香。繩牀容倦臥，玉版喜新嘗。為感高禪意，殷勤話夕陽。——集七——



雨後明州郡齋與喻庶三太守坐談宗乘忻然有作

一雨郡齋涼，煩暄忽已忘。與公談淨理，還似在清湘。高柳搖疏影，秋花生晚香。上方歸路近，鐘磬動斜陽。——續集六——

(四)七律四首：

人日重過茅山寺

心似飛雲思故山，又攜竹杖叩柴關。澗流碧水仍如舊，人逐青春去復還。看石忽驚禪影瘦，聽松殊覺野情閒。白頭老宿歸何處？惟有孤燈照病顏。——集一——

舟中秋莫

西風亂颭荻颼颼，欲擊孤篷不自由。落葉有情飛送客，秋山無語暗生愁。雲烟到處隨行脚，霜雪欺人欲上頭。我本無家任漂泊，又隨明月過滄洲。

過徐山人溪居納涼

愛此茅茨夏日幽，左松右竹映清流。菱花雨過魚穿鏡，楊柳風斜燕



入樓。二水自爭趨堰口，四山青約赴簷頭。主人疏冷頗好道，澹對忘言似野鷗。——續集六——

夜起

夜起寒階踏葉行，松陰涼月透微明。幽花爭向霜中吐，佳句偏從枕上成。頗覺山居閒有味，却憐世態薄無情。相交惟愛孤雲淡，不逐人間作雨晴。——續集七——

(五) 五絕四首：

與長沙袁俊良總戎過育王嶺

日暮烟鐘鳴，歸路西風緊；夕陽在寒山，馬蹄踏人影。——集一——

雪竹

風雪漫相欺，青青不改移；無人見高節，祇有白雲知。——集一——

途中漫興

颼然塵外人，一笠千山雨；身似孤雲閒，悠悠任來去。——嚼梅吟卷

下——



夜來得殘雲低入戶涼月冷窺人之句喜賦

擊鉢發狂興，深宵獨睡遲；吟殘半窗月，只得兩行詩。——嚼梅吟卷

下——

(六)七絕二十八首：

遊岳陽樓

危樓百尺臨江渚，多少遊人去不回；今日扁舟誰更上，洞庭波送一

僧來。(同治辛未得末句時尙未學詩)——嚼梅吟卷下——

送春

一枕煙霞睡味賒，不知春去野人家；數聲啼鳥幽窗外，驚起山僧掃

落花。——集一——

歸茅山

禪心不及白雲閒，荏苒風塵老客顏；一別林間驚歲晚，歸來紅葉滿

秋山。——集一——

逢祖印上人



百花深處一逢君，杖履翩然迴出羣；不改山中真面目，衲衣猶補嶺頭雲。——集一——

懷心泉長老禪房

萬山合沓路橫斜，老樹斜陽集暮鴉。猶記支公留宿處，一窗霜月凍梅花。——集一——

碧湖消夏

畫橋西畔柳陰東，十里平湖水接空；不似人間苦炎熱，衲衣閒坐藕花風。——集二——

南臺寺避暑

竇密萬個森禪房，田衣不脫心清涼；山鳥一聲新睡起，綠陰滿地藤花香。——集七——

七夕夢中偶作（丙申）

萬頃煙波一葉行，一波未了一波生；無端夜宿蘆花岸，錯認蘆花是月明。——集八——



\*\*\*\*\*

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題冷香塔（井序）

余既自題冷香塔詩二章，以代塔銘，活埋計就，泥田何營？一息雖存，萬緣已寂。忽閱邸報，驚悉日俄協約，日韓合併，屬國新亡，強鄰益迫；內憂法衰，外傷國弱，人天交泣，百感中來，影事前塵，一時頓現，大海愁煮，全身血熾！復得七截二十一章，并書堵波，以了末後。嗚呼！君親未報，象教垂危，觸慳將枯，虛空欲碎，擲筆三嘆，嚼矣長冥！

一丁不識箇村夫，祇把心田自力鋤；忽解翻身作活計，狂吟浪湧洞庭湖。

颯然雲水一孤舟，重到江南訪舊遊；吳越山川尋未遍，又攜明月過滄洲。

我是虛空無住禪，煙雲過眼少流連。如何一掃玲瓏石，面壁功夫九載圓。

牧牯爲山憶往年，崢嶸頭角劣難鞭；自從鼻孔穿純後，短笛橫吹牛背眠。

\*\*\*\*\*

\*\*\*\*\*

清關橋上氣澄清，悟得無生無不生；黃土穴爲文字塚，青龍岡作涅槃城。

六十年來老比丘，磨磚作鏡使人愁；何如無縫塔中去，心印光潛照用收。

佛海風波見已頻，慈心不咒毒龍馴。收帆到岸渾無事，了却浮生夢裏身。

四大原空一息存，黯然猶自對松門；生來死去無遺憾，惟有君親未報恩。

松關微月又黃昏，空爇爐煙一縷魂；杞氏憂天天不語，波旬謗佛佛無言。

落月哀猿不可聽，聲聲欲喚國魂醒；莫教遺恨空山裏，誰認嗚鶻望帝靈？

漫效先賢歌采薇，風雲變幻古今違；夷齊若使生斯世，何處西山叩馬歸？

\*\*\*\*\*

鯨吞蠶食各紛爭，未卜餘生見太平；石爛海枯真有日，生天成佛若爲情。

脩羅障日晝重昏，誰補河山破碎痕？獨上高樓一回首，忍將淚眼看中原！

聯盟無奈島夷強，合併何堪屬國亡？欲鞏皇圖憑佛力，白頭垂淚禮空王！

留願他生入轉輪，化爲摩竭大魚身；能將鐵甲藏鱗甲，始信神州尙有神。

欲膾樓蘭肉飼蛟，好興雲雨洗腥羶；一輪獨照諸天淨，列宿爭趨北斗朝。

茫茫滄海正橫流，啣石難堪精衛愁；誰謂孤雲意無着，國仇未報老僧羞！

法運都隨國運移，一般同受外魔欺；踏翻雲海身將老，獨立人天淚自垂！

\*\*\*\*\*

夢叩西方白玉扇，牟尼寶殿倚空冥；殷勤稽首蓮臺佛，請說仁王護國經。

大法垂危無力持，西風兩鬢颯如絲；何當早赴蓮池會，九品花中占一枝。

萬事都歸寂滅場，青山空惹白雲忙；霜鐘搖落溪山月，惟有梅花冷自香。——續集八——

## 第十二章 頭陀之年譜

六十二年夢幻身，惹人歡喜得人嗔。儘容箴戾車成隊，轉與阿修羅結隣。青鳳山前聊葬骨。白蓮花裏待棲神。虛空擊碎渾無事，大地何曾有一塵？——自題小像·續集八——

清咸豐元年

辛亥

(民國紀元前六一年)

八指頭陀生

\*\*\*\*\*

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頭陀生。俗姓黃，名讀山。父諱官杏，母胡氏，嘗禱白衣大士夢蘭而生頭陀。居湖南湘潭之石潭。世業農。

咸豐七年 丁巳 頭陀七歲

喪母。頭陀寄食鄰家。

頭陀自述云：「七歲，失母，諸姊皆已嫁，父或他適，則預以余及弟寄食鄰家，日昃不返，卽啼號蹤迹之，里人爲之惻然！」

咸豐十一年 辛酉 頭陀十一歲

就塾讀書。

同治元年 壬戌 頭陀十二歲

喪父。爲農家牧牛。

嚼梅吟自敘云：「年十二，失所怙恃。」

自述云：「年十一，始就塾師授論語，未終篇，父又歿；零丁孤苦，極厥慘傷！弟以幼依族父；余無所得食，迺爲農家牧牛，猶帶書讀。」

同治七年 戊辰 頭陀十八歲

頭陀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師賜名曰敬安，字寄禪。冬，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

嚼梅吟自敘云：「十七歲出家」。詩集自述云出家「時同治七年」，同治七年頭陀則年十八。

同治八年 己巳 頭陀十九歲

頭陀參恆志和尚於岐山（在衡州）隨衆參禪，專司苦行諸職。

詩集卷六岐山感舊詩一首序云：「問道岐山，初聞志老人說法，如日照高山，大喜，溫身，不知門外積雪三尺，老松僵折矣。乃乞侍巾餅，曉夕親炙。於灑掃舂爨，一身兼任。」

同治十年 辛未 頭陀二十一歲

頭陀至巴陵省舅氏，登岳陽樓，初得「洞庭波送一僧來」詩句。遂學詩。

自述云：「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余獨澄神

跌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蓀先生，謂「有神助」。且曰：「子於詩殆有夙根」，遂力勸爲學，授唐詩三百篇，一目成誦。」

嚼梅吟遊岳陽樓「洞庭波送一僧來」句下註云：「同治辛未得末句時尙未學詩。」

同治十二年 癸酉 頭陀二十三歲

頭陀開始作詩，有祝髮示弟篇。秋在衡陽。至長沙嶽麓寺。

集一（以下簡稱詩集卷一爲集一，次類推）有暮秋偕諸子登衡陽紫雲峯；宿嶽麓寺待笠雲長老不歸詩。

同治十三年 甲戌 頭陀二十四歲

住湘陰祖寺。

集一有春日漫興與師老人作詩。

光緒元年 乙亥 頭陀二十五歲

在鎮江金山寺結夏。曾小住常州天寧寺。經過蘇州：往南海。

續集六重遊金山次文待詔金山圖原韻二首序云：「光緒紀元，余住金山，曾侍大定老人巾拂。」頭陀作金山大定密源禪師塔銘則云：「……余年二十四，行脚吳越，首先結夏此山。」想係頭陀記誤？  
嚼梅吟客秋病中有感，註爲「乙亥常州天寧寺作。」

集一有楓橋夜泊和唐人韻；將之南海賦別詩。

光緒二年 丙子 頭陀二十六歲

春，到杭州。冬，在寧波。

集一有杭州，春日靈峯途中，莫遊玉泉寺，瑪瑙寺懷古詩。

嚼梅吟有丙子之冬予下榻四明煨芋精舍詩。

光緒三年 丁丑 頭陀二十七歲

住寧波西鄉茅山寺。遊天童及阿育王寺。於阿育王寺燒二指並剝脊肉，燃燈供佛。遊慈谿驃騎山。在天童玲瓏巖結茅閉關。

集一有遊三茅山普安寺，歸茅山；將之天童結茅，宿阿育王寺詩。

續集一自笑云：「割肉燃燈供佛勞，了知身是水中泡，祇今十指惟



餘八，似學天龍吃兩刀。」

集一閉關有「天涯倦遊客，築屋掩禪關」句。續集八感事二十截句附題冷香塔有「如何一掃玲瓏石，面壁功夫九載圓。」

光緒四年 戊寅 頭陀二十八歲

正月，在茅山。後又復至。至天童，育王。遊慈谿伏龍山。

集一有人日重過茅山寺，重宿茅山寺；重宿天童山寺，訪育王心長老作；秋日登伏龍山詩。

光緒五年 己卯 頭陀二十九歲

時至寧波跨塘禪院。

嚼梅吟有己卯春贈長沙孝子黃子賁茂才二首，引云：「……時來跨塘禪院少歇，將有普院之行，余感其孝，爲五律二章贈之。」

光緒六年 庚辰 頭陀三十歲

在寧波，住旅泊庵。五月，作嚼梅吟自敘。欲歸長沙，未果行。

嚼梅吟有庚辰臘月將歸長沙寄爛雲禪友書。

集一千午年作懷鄉曲有「久客他鄉思故鄉」句。

光緒七年 辛巳 頭陀三十一歲

在寧波。五月，游雪竇。頭陀之詩集嚼梅吟出版。冬，挂錫阿育王寺。

嚼梅吟次韻季蓉栽孝廉五首，註：「光緒辛巳在明州作」。

嚼梅吟有辛巳五月初六偕呂文舟處士與了上人游雪竇詩。

嚼梅吟序跋均爲辛巳所作，但吟中登天姥峯，登華頂峯，詩集則刊在

癸未年。

續集一重晤陸桂亭明府序云：「辛巳冬，余挂錫明州阿育王寺。」

光緒八年 壬午 頭陀三十二歲

在寧波。遊雪竇。秋。至杭州。

嚼梅吟有壬午立夏後一日陪秦篋笙明府遊雪竇四首。

續集一重晤陸桂亭明府序有「秋，余因事至杭州」句。

光緒九年 癸未 頭陀三十三歲

春，結茅太白山，習定玲瓏巖。秋，遊天台山。居雪竇。冬，又至寧波。

寧波知府宗湘文請頭陀住杖錫山寺，未允。

集一太白山居有「結茅凌絕頂，終日對前峯」句。續集一憶四明山水記云：「天童山……山有宏法寺，舊稱玲瓏，以寺西玲瓏巖得名，……余於癸未春習定巖中。」集一有題天台甲子老僧坐禪處，登天姥峯，登華頂峯，國清寺；奉化雪竇山居用王右丞香積寺韻，題雪竇中峯寺；甬江送子卿歸里。有辭明州太守宗公湘文請住杖錫山寺詩。

光緒十年 甲申 頭陀三十四歲

遊雪竇。仍住太白。曾至南京。八月，自寧波歸長沙，居南嶽烟霞峯。

集二三遊雪竇有「一年一度入山來」句。有登太白山；甲申八月自四明至長沙，卜築衡嶽烟霞峯詩。

光緒十一年 乙酉 頭陀三十五歲

住南嶽。春，回石潭省先塋。夏，避暑碧湖，雅集上林。至麓山寺，開福寺。

自述云：「省先塋，宿莽縱橫，不可復識。」

集二有過故居：碧湖消夏，碧湖亭晚眺，六月十三日與劉北固王君豫會重伯陳伯嚴陳伯濤雅集上林寺；宿麓山寺，開福寺懷古詩。

光緒十二年 丙戌 頭陀三十六歲

在南嶽。六月九月兩至長沙，壬子秋集諸名士開碧湖詩社，頭陀加入。秋，至武昌，下江東遊金、焦山。冬，還湘。

集二有六月十五碧浪湖看月遇雨用壬子秋社長韻，九月十九玉池老人招集碧湖展重陽因賦；武昌城晚眺，登黃鶴樓，焦山，登金山留玉閣；將還山貽寶覺居士詩。

光緒十三年 丁亥 頭陀三十七歲

春，夏，秋，冬，均遊碧湖亭。秋，往禮岐山恒志和尚塔，并遊祝融峯，空冷巖，懶殘巖，方廣寺，福嚴寺。冬，在麓山。

集三有初春游碧湖亭，丁亥三日陳伯嚴涂穉衡集碧湖，六月初二日吳雁舟招予及黃蓉瑞飲勤昆仲集碧湖亭餞常秋曹石鄰入都，登碧

湖樓，招王午樓碧湖齋集不至；禮岐山恒志老人壇；登祝融峯，登空冷巖和杜工部次謝靈運七里瀨韻，懶殘巖，尋蓮峯方廣寺，福嚴寺詩。集四有麓山對雪寄程六子大詩。

光緒十四年 戊子 頭陀三十八歲

辭上林寺法席。游寧遠九疑山。作詩集自述一文，八指頭陀詩集出版。

集四有辭上林寺法席呈法們諸公一首：將緣湘水探九疑諸勝慨然有作。

自述文云：「自癸酉始迄戊子，得古今詩若干首，付之手民。」  
光緒十五年 己丑 頭陀三十九歲

住持衡陽羅漢寺。六月，同白香翁游江寧。秋，重游天童寺；游雪竇。十二月，由浙歸衡陽。

集五有居羅漢寺，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浙歸衡陽羅漢寺示衆；六月望日同白香翁游江寧初發衡陽作，七月十九乘淮慶輪船發長沙，洞庭，望君山，黃鶴樓故址，望廬山，小孤山，九華山，東西梁山，莫愁



湖，夜游清涼寺登掃葉樓；重游天童寺，雪竇妙高臺宴坐有悟諸篇。

光緒十六年 庚寅 頭陀四十歲

在衡陽。正月，至長沙。九月，在麓山寺修法華三昧。旋歸衡山。

集五有正月二十六日由衡陽至長沙四首。

文集紀夢云：「光緒庚寅九月初八日，於麓山寺修法華三昧，晝夜

六時行道不臥。一夕，疲極，跌坐宴安身心輕利，如乘雲氣，蹶虛而往，見一山高峙海上，白如珂雪，山頂一金色人結跏趺坐，招余下。余問：「師何人？此何處？」曰：「勿多言，汝諦觀此山」。

余近視之，皆白骨聚成，方驚懼間，金色人曰：「此汝累劫六道受身時骨也」。又指余外囑，見十方皆雪山，曰：「此汝歷世冤親六道受身時骨也」。因而大慟，頂禮求說法濟度。金色人以杖擊一大髑髏曰：「諦聽諦聽！此皆因汝無始一念妄覺，失汝元常，於菩提中見不清淨，於解脫中自起纏縛，由是輪轉三界，往返六道，捨身



受身，無暫停息，與諸衆生互爲宛親，在生死中受諸熱惱，汝今於此火宅欲求出離者，但一念寂照，觀心無心，觀法無我，罪福無主，生死本空，視菩提涅槃如寐時事，復何依戀於器世間也？」語畢，起立握余手，愴然良久，曰：「吾與汝無量恒沙劫前，曾爲父子，於威音王佛象法中，同出家聽法華經。我精進，早得解脫；汝因懈怠，尚在輪轉，特攝汝至，令觀故身，應發深省！」言訖，推余墮石而覺，淚汗交迸，毛骨悚慄；時寒星欲墮，津鼓四下，九月二十三夜也。」

集六有庚寅秋將歸衡山精廬次武陵陳伯濤見贈原韻。

光緒十七年 辛卯 頭陀四十一歲

三月，至岐山，與諸苾芻結期坐禪，有悟。五月，歸衡陽。

集六有岐山感舊詩一首，三月朔日於岐山與諸苾芻結期坐禪越二七日時有契悟喜而詠之；五月初九郡守周公偕衡清兩邑侯駕臨大羅漢

寺茶話詩。

光緒十八年 壬辰 頭陀四十二歲

住衡陽。至湘鄉，長沙，南嶽。昭陵道俗請主獅子峯龍華講席，高山寺請住持，均辭卻。

集六有湘鄉過曾文正里居三首，長沙重晤秦子質侍讀，南嶽雜感四首；昭陵道俗請主獅子峯龍華講席作詩奉辭，高山寺僧持啟敦請入院以卻之。

光緒十九年 癸巳 頭陀四十三歲

住南嶽。游方廣寺，高臺寺，殘巖，已公巖。又至衡陽。

集六有吳中丞登嶽即贈；方廣寺，高臺寺觀念松庵，殘巖，已公巖。集七有衡陽國清寺感事八韻兼呈朱蕙卿明府。

光緒二十年 甲午 頭陀四十四歲

住南嶽。夏，居長沙，避暑南臺寺。欲入廬山，未果去。

集七有易熹生茂才偕友人登祝融峯詩以贈之；甲午夏余以事巒長沙適學使張子虞編修登祝融峯觀日訪余不值特錄舟中望衡一首留以示



意因依韻奉和，南臺寺避暑；將去南嶽入廬山一首。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頭陀四十五歲

頭陀因事欲離南嶽，意擬出國，但未果行，臘月，仍在長沙上林。

集七將由南嶽入海述所懷兼呈陳符戴文諸外護云：「……………名山休

再往，勝地漫相誇。易植貪墮草，難萌智慧芽，霧高常隱豹，澗險每驚蛇！久訟巴人芋，頻勞長者車。……………拂衣辭洞壑，灑淚別烟霞！

……………惟攜舊藤杖，仍著破袈裟……………」。前詩意有未盡因疊韻爲遊仙

一首，有「高吟辭五嶽，一葦去中華。……………貝闕凌雲日，琳宮臥虎

蛇……………冷風吹梵唄，清淚濕袈裟」句。又有臘月八日爲遜叟七句

誕辰素蕉法師招湘綺葵園兩先生李藝淵觀察黃正齡孝廉及余於上林

寺介壽詩。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頭陀四十六歲

住持寧鄉大瀉山密印寺。至長沙麓山。擬同易哭庵遊廬山，又爲事阻不

果。

集八有題大爲山密印寺四首，過寧鄉縣贈邑宰劉牧村明府，長沙重晤崔貞史大令，麓山晚眺；余將隨哭庵觀察遊廬山爲事阻不果感賦並寄歸宗修法師詩。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頭陀四十七歲

住爲山。八月，住白霞寺。

集八有滄山與復初西堂話舊詩。集九有八月朔白霞寺入院作。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頭陀四十八歲

住爲山。曾至麓山。頭陀剃度本師東林和尚寂。

集十有題麓山寺，還山書懷；哭剃度本師一首。

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 頭陀四十九歲

夏，主席萬福禪林。遊湘陰。

續集一贈陳六笙觀察序云：「公官浙久，歷任杭台諸郡；由杭嘉湖道遷湖南岳常澧道，旋權衡水道。己亥夏，權鹽巡道署側萬福禪林，爲公供養香火處，延余主席，感賦六絕以贈」。有過湘陰屈子

祠詩。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頭陀五十歲

至長沙，住持上林寺。

續集二有碧湖感舊詩一首；上林寺入院示衆。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頭陀五十一歲

住上林。十月，至五谷山掃師墓。

續集三有十月初五五谷山掃荆本師墓。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頭陀五十二歲

退上林主席。夏，赴甯波住持天童寺。秋，歸長沙，旋又回甬。

續集三有長沙上林寺退院將之天童辭衆二首，天童寺書感；自四明

歸長沙經洞庭作，將歸四明別朱八菊尊。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頭陀五十三歲

夏，去南京，旋歸天童。

續集四有重過石頭城登掃葉樓，俞恪士觀察招集後湖，白下別陳伯

嚴考功，金陵別李二翰林瑞清，將歸天童別劉應洲。

光緒三十年 甲辰 頭陀五十四歲

四月，還湘。八月，離湘，經過上海小憩。九月，至杭州，似爲開僧學堂而往。自梅小集出版。

續集四有余自四月還湘吳夢舟贈詩次韻奉酬。續集五有八月二十日與夏穗卿狄楚青黃益齋吳彥復陳鶴柴小集瀝瀆酒樓；甲辰九月朔重過杭州松風定能海峯諸長老邀余陪日本淨土宗伊藤賢道法師泛舟西湖感而有作；秋晚還天童留別陳鶴柴。

續集五次夏穗卿見贈原韻一首：「海波擁雪透襟涼，慧命如絲幾欲亡！我法金湯猶有賴，袈裟和淚拜錢塘。」原註云：「時將往杭州開僧學堂，君極贊成。」并有今秋八月廣東揭陽縣因奉旨興辦學堂驅逐僧尼勒提廟產時有老僧禿禪者年已八十不堪地棍衙役之擾乃斷食七日作辭世偈八首沐浴焚香誦護國仁王經畢即合掌端坐而逝余哀之次其韻以記法門之難詩八首。

白梅小集中最後陳詩一跋於「甲辰初秋」跋。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頭陀五十五歲

住天童。

續集五有太白山感事詩。

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頭陀五十六歲

春，至上海。遊鎮江金焦山。到南京。四月，還天童。六月，去普陀。八月，復至上海。九月，復回天童。頭陀之胞弟子成亡。

續集六有余別吳雁舟太守十三年矣丙午春公由日本還國遇於滬上感時話舊悲欣交集因爲七律一章贈之；重遊金山次文待詔金山圖原韻二首，泛月至焦山追懷芥長老；重至金陵毘盧寺陳伯嚴吏部步月見顧話及亡弟子成凄然賦此；四月天童道中卽事；覺道同參於普陀深處結茅庵安禪丙午六月余渡海相訪喜巖壑之勝作此贈之；八月五日海藏樓主人招余及陳布衣奉陪朱侍郎晚齋賦此敬謝，滬上晤鄭蘇堪京卿作此奉贈；次世退庵廉訪九日偕友人登太白山出示五律四章次

韻奉答諸作。

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頭陀五十七歲

住天童。春，遊揚州平山，遊鎮江金焦，遊常州天寧，遊蘇州虎邱靈巖鄧尉太湖。六月，至上海。秋，回天童。是年，頭陀住持天童六年期滿，連任之。

續集六有將徧遊吳中山水，維揚懷古，平山堂懷歐陽公；贈金山秋崖長老即題其拈花圖，登焦山絕頂；重過常州天寧寺愴然有感；虎邱，曉登靈巖山，題鄧尉香雪海，太湖舟中遣興；海上重晤陸廉夫。

續集六余住天童六載將滿陸漁笙太史作詩相留爲七絕句一章酬其雅意云：「六載離湘鬢已斑，身如倦鳥苦思還。忽傳仙客瑤函至，留住孤雲不出山。」陸漁笙詩云：「七十三年鬢已斑，相逢安肯放君還。題詩願乞如來佛，踪跡長留太白山。」

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頭陀五十八歲

二月，之南京，還長沙；小憇，仍歸天童。六月，偕易哭庵遊普陀及洛迦山。甯波僧教育會成立，頭陀任會長。冬，復至南京一次，經過蘇州。

續集七有二月一日金陵對雪；由四明還長沙途中雜感七絕十首，長沙小憇仍歸天童感事四首；月夜舟中與哭庵觀察話舊，普陀山次易哭庵觀察原韻二首，登洛迦山次哭庵觀察原韻四首；甯郡僧教育會成立有以匿名函省垣總會者作此奉寄以代解嘲用釋疑謗；前年歲杪朱古儂侍郎遊天童許題詞相贈遲遲未報戊申殘臘余由白門還甬取道姑蘇奉訪戲投一絕句以代索逋之役詩。

宣統元年 己酉 頭陀五十九歲

住天童。二月，曾至官橋浦，羅江。

續集七有己酉二月由甬江乘舟至官橋浦過陳妃懷孝廉居二首，由二六市行至羅江登舟有作。

宣統二年 庚戌 頭陀六十歲

正月，至南京；旋回天童。夏，頭陀之徒普悟歿於上海，頭陀往滬封龕。六月，又回甯波，懃接待寺。七月，頭陀營造冷香塔成。八月，又至南京。九月，還山。

續集七有正月二十夜登掃葉樓作示星悟禪弟，毘盧寺贈諦閑法師；四月十三日桑鐵珊兵備偕一友一僕輕裝入太白山賦詩四章奉贈；普悟自南嶽祝融峯從余剃染將二十年力學不倦近因患心痛之瀝就醫歿於旅舍余往封龕余呼其法名血淚交迸爲二詩哭之。續集八有接待寺納涼感舊並速圓公還天童二首。

續集八自題冷香塔二首序云：「庚戌孟秋，余卜天童青龍岡營造塔波，爲將來大寂滅場。松竹之隙，補種梅花，顏曰冷香。書白梅舊作於壁。題二詩紀事。」

續集八有庚戌八月南洋勸業會場湖北會館觀樊山布政督鄉人摹搆黃崗竹樓因題，重陽前三日登掃葉樓有感；九月晦日還山夜坐憶君木天仇慘佛得四絕句。



宣統三年 辛亥 頭陀六十一歲

春，至杭州，憇白衣寺。八月，在上海留雲寺養病。後回甯波。

續集八有杭州白衣寺苦雨不寐；仲秋余養病滬上留雲寺譚萊生公子見訪出詩索題；甬上書感三首。

中華民國元年 壬子 頭陀六十二歲 圓寂

二月，遊寶華山；至蘇州，常州。三月，回浙，至茅山。湖南旅甯同鄉會請頭陀主席毘盧寺，邵之。四月，頭陀倡創之中華佛教總會成立於上海，頭陀任會長。九月，爲中華佛教總會事及湖南攘奪僧產消毀佛像事至北京向政府請命。十月初二日，頭陀圓寂於法源寺。

續集八有遊寶華山慧居寺贈浩淨律師二首；西園放生池觀魚二首，常州重晤莊醒庵中丞奉贈五絕句；三月十四夜宿茅山寺楊岷伯贈詩次韻奉酬；湖南旅甯諸君啟余主席毘盧寺詩以奉酬。

馮毓孳撰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天童寺方丈寄禪和尚行述云：頭陀「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倡中華佛教總會；赴南政府，親

謁孫大總統，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太陽曆四月，是會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推師爲長。乃以靜安寺爲總機關部，改原有布政司轄地僧教育會爲支部，府爲分部。」

中華佛教總會公函云：「……臨時政府移住北京後，本總會未與接洽，且召集國會在卽，僧界屬國民份子，亦應籌畫進行方法，冀享民教平等權利；敬安和尚以本總會正會長資格代表全體僧界進京與袁大總統磋商一切。……」（見佛學叢報第四號）

寄禪和尚行述文云：「湖南寶慶有攘奪僧產消滅佛像之舉，寶慶僧侶聯名狀內部求回復，民政司長抗不行。師以湘僧之請，定計北上，擬以湘事再求內部懇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陽曆）抵京師，寓法源寺。……越九日，始偕道階見內務部禮俗司長某君。

（四川人杜蘭）是時，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調查僧產，分別官公私諸目。師見某，據約法相詰難；又以令中有「佈施爲公 募化爲私」語，師謂「在檀那爲佈施，在僧侶則爲募化，界說不明」，斷



斷與某爭辯。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師。師遂憤然而出。

（民國元年十二月一號有正書局出版之佛學叢報第三號載有北京民報通信，云：「司長杜闕四川人，其人固帶有抄沒寺產之性質而來，適爲禮俗司司長，遂以內務部名義，通行各省調查廟產將實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寄禪適以此事向之交涉，遂大受其擲掄；寄禪與之辯論，杜氏持之甚堅，且多凌蔑。」）道階爲通袁大總統趙總理，約期往謁，冀收回司令，並以湘事爲請，又勸師赴文讌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車，卽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歸寢。明日昧爽，往視，已作吉祥臥示寂，實舊曆亥默困敦之歲十月二日。」

## 八指頭陀評傳

（終）



## 後跋

我最初知道八指頭陀的歷史，是在十幾年前，在一冊天荒雜誌上讀到的太虛大師做的一篇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當時的印象很模糊，我似乎把頭陀看作同一般的佛教會會長一樣看待了，所以并不曾十分去注意。

隔了兩年，在南京偶然有一次與一位道友談到八指頭陀，那時候很閒，就想到要讀一讀頭陀的詩，於是買了一部八指頭陀詩集，纔翻讀了不到一卷，就病了，沒有能夠讀完。

民國十八年，暨南大學出的秋野雜誌上登載了一篇關於八指頭陀詩的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把頭陀與蘇曼殊并論的，我爲頭陀做了一篇辯護的文章，也登在秋野上。這時候，我纔注意到八指頭陀的思想及其生平，就又翻讀過一回他的詩集。

二十一年，海潮音欲爲頭陀出逝世二十周年紀念號，我本想編述頭陀的年譜，旋因事又未能下筆。



二十二年的秋天，我來到武昌佛學院，編輯了一本海潮音之後，打開書箱，與我眼睛首先接觸的是一部八指頭陀詩集。在一個蟲聲唧唧滿院秋風的深夜中，我忽然想到寫述這樣一個題目「八指頭陀評傳」，等到把子目一分，覺得非寫成一部書不可了。第二夜，開始讀頭陀的詩；讀完了他的全集，就先把年譜一章寫出。繼續在九月一個月中又寫成了第一第二兩章。滿擬在三個月內必可完工的，那里知道自己的事也有許多不能預定的。攔了半年，到去年二月間才寫出第三章頭陀之道行。此後又延宕下來了。

去年閉關半年，意想無論如何在閉關期內總可以寫好了，可是因循懈怠，一直到九月要了了才又動筆寫，寫成第四第五兩章。因為有遠方的道友們頻相來函催問之故，自己也覺得這部評傳如果不趕快寫出，以後將不能再編寫別的書了。陰曆年前年後又經過長期的耽誤，至二月半後乃下決心非於最短期內寫完不可，自己限定自己，縱然三天兩日無暇執筆寫評傳稿，每夜睡眠前也必需痛責自己一番提醒一番；所幸在近一月之中，已將



第六章至十一章全部脫稿。

還未脫稿，前幾章就已先付排印，因為這樣的做法會使我無法再拖延了。不過用極其粗心與忙迫的時間來寫這種評傳，對於頭陀的生平一切，忽略的地方一定很多；比如明明曉得在與頭陀往來的詩友的詩文集中，總有不少關於頭陀的史跡，但是全沒有工夫去搜集參考，這在我是一件憾事！

我編著這本評傳的因緣，大略如此：

倘然有同參道友或曾與頭陀交遊現尚健在的高賢，能以頭陀的史蹟本書未曾述及者賜示見教，則當另作補遺，以期補此編之不足。

大醒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八指頭陀評傳 定價九角 外加郵費一角

著作者 大 醒

發行者 行 願 庵

印刷者 漢口武漢印書館

代售處

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  
武昌佛學院佛經流通處

作 有  
權 著





本書著者編著書

高僧選集	慧遠大師集	蓮池大師集	紫柏大師集	憨山大師集	蕩益大師集
二角半	三角半	三角	五角	三角半	三角半

日業集

定價一元  
寄費一角

地藏菩薩本願經說要

定價二角  
寄費一分

空過日記

定價五角  
寄費一角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  
武昌佛學院佛經流通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004B

